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54期
2020.4
【上半月】

青衣
赝品奇人
抓只蚂蚱去碰瓷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众志成城（中国画）/ 祁海峰



第一节课

◇文/董川北 图/段明

华灯初上，季永成正在急诊办公室值守。突然听到凄厉的救护车声，两副担架随即被抬下来。

“季主任，今晚就您一位医生值班，刚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个是肇事者，一个是受害者，您先救哪一个？”护士跑过来焦急地问。

季永成脱口而出：“救受伤更严重的！”

“那您进1号抢救室！受害者是位老人。”

季永成看到浑身是血的受害者，眼眶瞬间红了，急忙喊：“快点！呼吸有没有？心跳有没有？”

助手无奈地摇摇头。

季永成急忙翻开老人的眼皮……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

“赶快救肇事者！”沉默了几秒钟，季永成命令助手与护士。

护士刚要推2号门，就被一群激动的人拦住：“医生，肇事者是醉驾！我们家老人只是饭后出来散步，却遭此横祸，他要一命偿一命！你不能救杀人犯！”

“保安！拉开他们！”季永成大声喊道。

一个小时后，肇事者脱离生命危险，季永成疲倦地对助手说：“你做好记录，有问题随时叫我，我去1号抢救室。”

进入1号抢救室，季永成关上门，对着受害者深深三鞠躬。

“我进大学上的第一节课，是与同学们探讨一个医学问题——一个死刑犯被送往刑场执行死刑，突遇车祸。此时，医生救还是不救？”沉浸在回忆中，季永成泪流满面，“我记得老师说，身为医生，只有救人的天职，没有审判的权力，此时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救人……吴老师，我牢记着您给我上的这一节课……”

选自《金山》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4（上）【总第554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第一节课　董川北　1

惊险故事

不靠谱的摄影师　左文萍　4
传艺遇险　宋利民　8
飞叶子　陈志国　11



拍案惊奇

赝品奇人　胡言　14
神医投案　杨莹　17
刘白菜回乡　刘柳　19
绝弈　谈歌　22
梅花嫂锄奸　刘伯英　26

世说新语

天降机器人　魏炜　30
抓只蚂蚱去碰瓷　郭肖青　34
老杨头之死　胡正彬　36
罗一鞭　何万洪　38
走眼　行吟水手　40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寻金奇遇 孔燕 44

寿棺之谜 张省如 48

开心岛

千万别惹猴子 杨力 52

改名 蜗牛慢慢爬 53

劝架妙招 宋广杰 54

著名头骨 庞启帆 54

战疫时刻

孙猴子碰壁 刘学柱 56

外婆的护身符 王鹏程 严蓉 59

隔离有爱 秦加倪 61



古今异事

插队 白五儿 65

鲁班符 阴阳眼 67

会下雨的树 兰风 71

修道迷津 陈允岚 73



侠客传

青衣 美鱼 75

武林刀客 朱章华 77

铁佛少年护国行 蒋延珍 79

故事段子

三缺一 夏人 10

雇工 查老三 21

欠钱 凌风 29

我们是一家人 张培智 47

八戒笑坛

力气大了 等 42

不靠谱的摄影师



◇文/左文萍　图/段明

新搭档

格陵兰岛的夏季，还在极昼。这个北极圈内的小镇一天到晚都是明亮的。到了理论上的夜晚，居民们只得挂上深色的遮光窗帘，制造出一点睡眠的气氛。

远处的天和海分界很明显，因为海上漂浮着巨大连绵的冰山。也许是视线内的白色太多，小镇居民喜欢把房子刷成彩色。有红色、绿色、蓝色、黄色，像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此时，林语就在一家蓝色的酒吧里。酒吧很清静，科考队员们在这里做最后的放松和休整。林语是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曾多次到极地考察，这次要到冰川上钻取几根冰芯。对林语来说，任务并不太难，但她却有种莫名的预感，这次会发生点什么不顺利的事。

林语晃晃脑袋，把精力集中在手里的咖啡杯上，驱散着杂念。这时，队长老宋走了过来，他身边还跟着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男人。这个男人显得和队员们不同，穿着一身朋克风格的外衣，嘴角还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看上去很随意，像是对什么都不在乎。

老宋对他倒是挺客气，拉着他来到林语面前，介绍道："这位是林语，别看年轻，资深地质学家。"转过头，又对林语说，"这位是黎冰，咱们的随队摄影师。"

黎冰的笑容更明显了："没想到，在北极做地质这种苦差事，还有美女肯来啊。"话虽然没什么，但语调里却带着点油滑。

林语心里泛起一丝不悦，客气地说："哪一行都要有人做。"

黎冰夸张地拍拍手："为美女科学家的牺牲精神点赞。"

林语很难再掩饰自己的不愉快了，转向老宋："咱们这次的随队摄影师不是老陆吗？"

老宋还没说话，黎冰又抢着说："老陆

刚到极地，心脏就出现了不适。刚好我结束了上一个任务，还没走，就只好鸠占鹊巢了。”接着自认为幽默地笑笑，“这词用得对吗？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老宋看出了林语的情绪，调和说：“老陆身体临时出现了问题，我正愁着呢，还好小黎愿意帮忙。”

黎冰摊摊手，做了个乐意效劳的姿势。

为了给老宋面子，林语勉强笑笑，借口去端甜品，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老宋也过来了。

老宋说：“林语，你对这位小黎，是不是印象不太好啊？”

林语吁了口气：“说实话，感觉有点……不靠谱。”

老宋无奈地说：“没办法，这次科考有摄影任务，老陆身体不行，来不及再调人。人家黎冰愿意帮忙，这算很不错了，咱们得对人家态度好点。虽然小黎看着有点……但你网上看看资料，履历相当厉害。”

林语理解地说：“好吧，支持你。”

老宋挠挠头：“还有个事，你能不能……和他搭档？”

林语一口咖啡差点噎着：“我？”

老宋又露出了惯有的无奈笑容：“男同志都有设备要管理，所以……”

林语看向酒吧中央。黎冰坐在卡座上，跟着背景音乐晃来晃去，不时抿抿头发，在一众中规中矩的科考队员中，自我感觉很闪亮的样子。

林语自言自语道：“我就觉得这次有点什么事。”

生死航拍

直升机的下方，就是北极的艾斯火山。它是一座活火山。

火山的内部有永久呈熔融态的岩浆湖，还不断地冒出灰色的炙热烟雾。在冰塔下方，火山的侧翼上，有因为热气融化出的冰洞。

黎冰的情绪很高昂，大声对林语说：“你看，多美的火山，像不像曙光女神？”

林语今天没有科考任务，受老宋委托，美其名曰陪同黎冰航拍，其实是监督他是不是靠谱。老宋心里毕竟也没多少底。林语不太情愿地答应了。

此时，林语倒不后悔，因为冰川上的火山，实在是太壮丽了。

飞机的噪声很大，黎冰几乎是吼了起来：“你知道吗，火山旁的冰洞，美得像仙境。上次我去做绘图取样，天哪，里面的冰晶，就像精美的羽毛结构，标准的六边形！”

林语不得不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指指下方：快到火山口了。

黎冰明白过来，赶紧操作起航拍相机，贴近玻璃，开始拍摄活火山的图片。这时，天气状况开始有了变化，风力渐渐变得强劲了起来，直升机开始左右摇晃。

黎冰着急地对飞机驾驶员喊道：“保持稳定！这样我没法对焦！”

驾驶员咬咬牙，努力维持着飞机的平衡。但是，风力越来越大，火山烟也开始严重干扰视线。直升机在熔岩之上，简直像只在风中摇摆的蜻蜓。

林语也感觉到危险，对黎冰喊：“情况不好，先回去吧！”

黎冰毫不理睬。驾驶员操纵着飞机，在空中环绕了好几圈。火山口的上方，空气稀薄，直升机根本无法悬停。驾驶员也大声说：“实在不行了，太危险，回去吧！”

黎冰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云层上方有个空洞，你往那里飞，在那里稳住飞机！”

驾驶员无奈地摇摇头，心一横，按黎冰说的，冒险朝云层中飞去。

空气越来越稀薄，林语感觉自己没法呼吸了，耳膜也快被震破了。她很想愤怒地对黎冰破口大骂，难道你是疯子吗？我们的下方是火山，万分危险！但是，林语说不出话，大口喘着气，颤抖着拿起氧气面罩。

黎冰眼里却闪烁着兴奋的光，完全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地，不停操作着航拍相机。不知过了多久，黎冰才挥挥手："可以了，走吧！"

浓烈的火山烟渐渐稀了，风力也开始缓了下来，飞机不再大幅度上下颠簸。在这北极的超低温下，林语的后背被冷汗湿透。

直升机降落在冰川的边缘。这里有几座木制的猎人小屋，年岁很久了，早已无人居住，有科考队员会把这里当作临时的落脚处。

安全落地之后，驾驶员的手也在发抖，他说："两位今晚先在这里暂住吧。飞机有点小故障，我需要到附近检修，不能冒险回科考站了。"

林语道过谢，双腿发软地走下飞机，走到猎人小屋里。

遭遇北极熊

小屋里有两张松木床，还有一张白色的松木桌子，看上去很旧了。有一个小壁炉，炉前堆着一些还算干燥的木柴，像是不久前有人使用过这里，又体贴地为后来者准备了柴火。

林语坐在壁炉边，双腿还在惯性地发抖。

黎冰跟在后面进来了，毫无倦意，而是一脸兴奋："你知道吗，这次拍的照片很成功！"

林语再也按捺不住："你是不是疯了？为了拍照，你在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

黎冰一怔，又讪笑着道："没有那么夸张吧？有一回我拍南极火山，飞机绕了26圈才拍成。"

林语真想扑过去狠狠地给他两耳光，但她强迫自己镇定再镇定，努力把他当成空气，自顾着把壁炉点燃。屋里的温度开始有了一点暖意。

林语从背包里掏出一包压缩饼干，就着水壶里的水吃了起来。

黎冰凑了过来，讨好地说："就吃这个啊？"

林语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黎冰忽然站起来："为了向林老师表达诚挚的歉意，我去捉条鱼，请你尝尝正宗的北极鱼汤！"

说完，黎冰真的大步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关上。林语忍不住抬起头，朝他的背影看了一眼，心想，捉鱼？

现在已经到了理论上的夜晚。可是，外面还是白茫茫的一片，没有暖意的白色阳光仍然在雪原上闪光。

这时，黎冰突然又跑了回来，紧紧把门关上。

林语看他空着手，忍不住想挤对他两句："鱼呢？"

黎冰的脸上浮上了一层紧张，做了个嘘声的手势："外面有熊！"

林语也顿时紧张了起来。北极熊是这片冰原上最凶猛的生物。如果非要说一个更凶猛的，那就是饥饿的北极熊。人类对北极熊来说，虽说比不上海豹更美味，但在关键时刻，填填肚子还是可以的。

林语在屋里快速翻找，额角上都冒出了冷汗："我们没带防熊的闪光枪！"

这时，木门边突然传来了抓挠的声音。在这北极寂静的白夜之中，听起来格外令人胆寒。

林语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门外的不速之客并没有打算放弃，用更大的力度撼动着门。木门已经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林语只抱有幻想，这个木门足够牢固。可实际证明，这只是个幻想而已。不到三秒钟，木门就倒下了。

一只硕大的北极熊出现在门口，它的眼里闪着饥饿的光芒。

林语连挪动脚的勇气都没有了。说时迟那时快，黎冰一把将林语拉到身后，又向北极熊的方向，使劲丢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颗闪光弹，炸燃的瞬间，北极熊的脸被照亮了。这只庞然大物受到了惊吓，迅速向远方逃去。转眼之间，就消失在冰原之中。

黎冰扑过去，想迅速把门关上，可门已经被北极熊整体摇晃了下来，只能勉强立住，遮遮风而已，防不住任何东西了。

这时，黎冰和林语才都觉得浑身发软，两人瘫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

过了很久，黎冰才打破了平静："我得为今天航拍火山的冒险道歉。但你知道吗，北极的天气瞬息万变，像今天这么靠近火山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我不把握好这次机会，就等于浪费了一次宝贵的飞行机会，我们的经费和时间都很紧张。所以，让你受惊了。不过这对我来说，真的只是常态。极地的冰川在迅速消融和消失，很多我们拍摄的照片，很可能就是最后一张。所以，每一次拍摄机会，我都会极力把握住。"

林语听完了，说不出什么话，只是无力地点点头。

黎冰眼睛又亮了起来："不管怎么说，我也算赶跑了熊，就算扯平了对吧？"

林语吁了口气："谁能保证熊不会再回来？"

黎冰听了，也有些紧张起来，如临大敌，跑到门边观察着。

林语忽然觉得，这位不靠谱的摄影师，此时显得有点可爱。

还好一夜无事。

不听话的海豹

在冰川之上，林语指挥着两位年轻同事，用机器钻取大冰芯。眼见着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林语又拿了一个手动螺旋钻，去一边钻取两根较小的冰芯。

不远处，冰上有个可供一人出入的小型洞口，洞边还搭了一个小棚子。那是摄影用的。一早林语在这边忙活时，看见黎冰带人在这里钻开了一米多厚的冰层，给自己打出一个水下摄影的洞。

黎冰要拍的水下世界，在厚厚的冰层覆盖下，却有着异常绚丽的色彩。水下有五彩缤纷的巨型海绵、软珊瑚、海葵和海星。每次黎冰进入这个奇异的世界时，总会忘记了时间。

可这次时间已经过去有点久了，超出了平时的水下作业时间。林语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忍不住走过去，问等在洞口的摄影助理："黎冰还没上来吗？"

助理也露出了焦虑："还没有，时间是有点久了。"

这时，水下忽然冒出一股气泡，助理高兴地说："来了！"

可是，来的却是一只海豹。海豹显然找到了一个好玩的休闲场所，悠闲地从洞口探出脑袋，惬意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而且，毫无离开的打算。海豹圆胖的身躯，已经把这唯一可供出入的洞口堵严实了。

助理着急地说："糟了，海豹把口堵住了，黎老师出不来了！他带的氧气肯定不够！"

林语也着急起来："这样很危险啊！怎么才能把海豹赶走？"

助理也显得束手无策。

林语急得直跺脚，恨不得上去把海豹按到水底。海豹却忽然往水底一沉，不见了踪影。随即又一个黑影浮了上来，这次是个穿黑色潜水服的人。林语松了一大口气。

黎冰爬上岸来，兴奋地说："极地水下的世界太美了，你们无法想象……"

林语却说："刚才有只海豹堵在了这，你差点就上不来了！"

黎冰爽朗地笑笑："我知道呀，所以我假装是另一只海豹，吐出一大串气泡，意思是，我也想用这个洞口呼吸。还是海豹兄弟够义气，立马就起身让位了。"

助理说："黎老师，刚才林老师也很担心你，以为你遇到什么意外了呢。"

黎冰眼睛里闪过狡黠的笑意，看着林语："真的吗？"

林语莫名觉得有点心虚："行了，忙你们的，我去工作了。"

林语转身离开的瞬间，都能感受到黎冰的笑容在身后荡漾开来。

背 影

在这短短的夏季之中，北极也有生机盎然的景观。林语虽然多次到过极地，可除了工作外，很少有机会单纯观赏一下极地的风景。

在冰雪覆盖之下，露出了一些褐色的地面。地面上，零星点缀着橙色、绿色、灰色的地衣。这是一些介于海藻和真菌之间的植物，生命力十分旺盛。

再往南一点，甚至能见到淡黄色的罂粟花和紫红的虎耳草。

林语站在这里，被眼前的景色深深吸引，心里也无比宁静。

听到快门的声音，林语不由回过头，看到黎冰正拿着相机，也在对着眼前的景色出神。

林语粲然一笑："很美，对吧？"

黎冰点点头："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拍过最美的一张照片了。"

林语也不由好奇了起来："最美的一张？为什么？"

黎冰不好意思地笑笑："因为，因为拍到了你的背影。"

林语转过头，忍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心想，果然是不靠谱的摄影师。

选自《上海故事》

传艺遇险

◇文/宋利民　图/段明

十八岁那年，我从省林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八里哨林场当一名伐木工。虽然我没有干过林场的活儿，但是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林业工人，特别是爷爷，堪称"老木把"了，在山里干了一辈子，林场的活儿哪样也难不住他。采伐，他是放树师傅；烧炭，他是窑把头；抬小杠，他是领号的"头杠"；拉大锯，他又是负责放线的"上锯"……我打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跟在爷爷屁股后头转悠，自认为林场那些活儿没啥了不起的，样样都能手到擒来。

爷爷见我自鸣得意，便说我在书本上学的是理论，和实际操作隔着十万八千里呢！爷爷坚持要为我开"小灶"，在我正式上岗之前，先把我领到"林班"里，手把手地把他积累了一生的伐树技巧传授给我。林班就是编了号待采伐的林子，我拗不过爷爷，只好极不情愿地和爷爷上了鸡冠山。

我们爬到鸡冠山2号林班，爷爷坐在树墩上抽了袋旱烟，让我先去选棵树，确定树的倒向后，再开始伐树。我明白爷爷是在考我，就选了棵一抱多粗的杉松。

我为啥选它？再简单不过了，这棵杉松的树干有些倾斜，好确定倒向，即使拉锯的动作有些不标准，树也不会向别的方向倒。

爷爷八成看出了我的鬼心思，朝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树锯了三分之一左右，我就开始锯另一边。树原本有些倾斜，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叫匝"的声音。叫匝，就是树在临倒下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我加快动作，屏住呼吸，一锯接一锯，大杉松带着一阵风"轰"的一声倒下了。



树倒下了，我才想起来，太紧张了，竟忘记喊山了，急忙补了一句：“树倒了！顺山倒！”

爷爷开始点评了，他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树，还是这么粗的大树，木材没损毁，还不错。不过，毛病也不少，第一，树才锯了三分之一，就锯另一边，锯得少了，“下匝”一定要拉二分之一以上，否则，很容易“打绊子”。打绊子是伐木人的行话，是说树干还没被伐倒，就从中间劈成了两半。木材一打绊子，就一钱不值了，给国家造成损失不说，放树的人也特别危险，很容易被落下的碎绊子砸伤；第二，树叫匝的时候就该喊山，好让周围的人尽快离开危险区域，而不是在树倒了之后再放马后炮。

爷爷一语中的，我心服口服。

爷爷又亲自选了一棵樟子松，比我刚才放的那棵还粗。爷爷让我抬头看看树干、树头，再观察风向，确定树的倒向。我看了半天，都没法确定倒向，就问爷爷：“树干笔直，树头不偏不斜，天上又没有一丝风，这树会朝哪里倒啊？”

爷爷笑道：“既然做一个伐木工，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树，难道你能只挑像刚才那样好伐的树？那不好伐的留给谁？”

爷爷一边指挥我拉锯，一边说：“这种没法确定倒向的树，就要人为设计它的倒向，利用技术让大树听从我们的指挥。”

我们爷孙俩替换着拉锯，用了四十多分钟，上下匝基本对上了，整棵树已被锯透。这时，我发现了问题：“爷爷，怎么还没听见叫匝的声音啊？”

爷爷的神色异常凝重：“孩子，树坐住了！”

“啥？坐住啦？”

树坐住，也叫“坐殿”，就是上下匝全拉透，树还是不倒，稳稳地立着。这对伐木工来说，是最危险的情况之一。

“爷爷，我们咋办？”

我知道，这不是爷爷设置的考题，而是老天爷给我们爷孙俩下的战书。

爷爷声音洪亮：“别慌，等风！”

我听爸爸说过，树坐住，最好的办法就是等风，这时候哪怕一点儿风也能把树吹倒。可是，我和爷爷等了两个多小

时，也没刮一丝风。

从发现树坐住的那一刻起，爷爷就眼睛不眨地盯着树根上的锯口，我明白，爷爷是要盯着锯口有没有欠缝，哪边锯口欠缝，大树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倒去，我们俩好躲。

我忍不住说："爷爷，几个小时过去了，一点儿风没有，再等天就黑了，不行我们赶紧走吧？"

"不能走！"爷爷说得斩钉截铁，"你没听人说过吗?树坐殿最忌讳乱动，有一点儿风吹草动都可能把树带倒了。如果咱们一走，大树正往咱走的那边倒，咱爷孙俩不挨拍了吗？再说了，如果咱们走了，上来个采药的、打猎的，树正巧倒下怎么办？"

"那咋办呢？"我心里慌了，说出话来声音都有些发颤。

爷爷想了想，说："我在这儿继续盯着树根的锯口，你去把那棵桦树拉倒，用那棵桦树砸这棵松树。记住，上匝高点。"

我明白爷爷的意思，上匝锯得高，树倒下的力量就大，就能把这棵樟子松砸倒。山里的天黑得早，再过半个小时就啥也看不到了，也就彻底麻烦了。我拼尽全力拉锯，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

这时，我听到桦树叫匝的"咔吧"声，我刚想告诉爷爷，树要倒了，突然听到爷爷的喊声："不好，树倒了，朝你的方向，孩子，快跑！快跑！"

随着爷爷的喊声，坐殿的那棵大松树也倒了，朝着爷爷站的方向。

"不好，爷爷，快躲！"我朝爷爷跑去，爷爷也朝我跑来，我们俩紧紧抱在一起。这时，两棵大树倒下了，它们的枝丫架在一起，在空中僵住了。我和爷爷正好站在两棵树的中间，如果我和爷爷不为了救对方跑到这里，我们真就遇险了！

我们脱离险境后几分钟，两棵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过后爷爷问我，林区工作这么危险，我会不会后悔选择这份工作。我回答爷爷，最危险也不过如此，爷爷不后悔选择这份工作，爸爸不后悔选择这份工作，我也不会后悔的，因为我是大山的后代。

选自《故事会》

三缺一

◇编译/夏人



夜里10点左右，明克夫斯基医师家的电话铃响了，夫人拿起话筒，听了听，把电话递给丈夫说："是戈尔德医师打来的，不会又是急诊吧？"

明克夫斯基医师接过话筒，说："你好，什么事？"

戈尔德医师说："别紧张，一切都很好。现在刘易斯医师和科斯纳医师都在我家，我们想打牌，三缺一，希望你来救场，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明克夫斯基医师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我马上就来。"说完，放下电话。

"怎么了？"夫人神情紧张地问。

"很严重。"明克夫斯基答道，"他们已经喊了三名医师了。"说完，抓起外套，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选自《特别关注》



飞叶子

◇文/陈志国　图/段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一带土匪刀客多如牛毛，恣意横行。那光景，真是夜夜闻枪响、村村有哭声，闹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土匪刀客惯用的伎俩是“拉票子、叫场子、飞叶子”。西峡口的大财主王子久，竟然在一天之内“三子登门”，大祸临头！——早上他儿子出门收账被土匪“拉票子”绑走，土匪索要赎金五百银元；晚上就有绑票的土匪在墙外野蛮地“叫场子”：“老子就是刘宝斌，限三天、拿花边（银元），过期爷们拉火鞭（烧房）！”叫骂声刚停，全家人惊魂未定，家丁又呈上匪首别廷芳的“飞叶子”。什么叫“飞叶子”？说穿了就是土匪事先把勒索信写好，再用一把匕首把信扎在事主的大门上。

说起匪首别廷芳，在西峡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别廷芳长期盘踞在他的家乡老虎寨，打富济贫、心狠手辣，是众多土匪中的另类。咋叫另类？单说他“飞叶子”的手法，就与众土匪不同：别的土匪是用匕首传信，信内恶言冷语、直言不讳地索要财物；而别廷芳的信是用牛皮纸大信封装好，然后让喽啰恭恭敬敬地送上门。王子久急忙拆开信封观看，别廷芳在信上客客气气地说，为治当今乱世，保一方平安，特于明日拜见王财主，商量借钱买枪的事。王子久看着别廷芳的“飞叶子”，心里就像吃下二十五只老鼠——百爪挠心哪！他叹息道：“唉，这张‘飞叶子’，又是咱王家的一道催命符啊！”

王子久的弟弟王子佐说：“哥呀，眼下是乱蜂蛰头，兴许是该咱王家破败啦？依我看咱一仆不事二主，一家不惹二匪，不如把赎金交给刘宝斌，先把侄子赎出来再说。”家里一干人等都附和王子佐的话，全都主张不理睬别廷芳，先交赎金救人要紧。王子久

阴着脸，沉吟良久，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是儿不死，是财不散，我豁上了！明儿咱就按照‘飞叶子’的约定，先招待别廷芳吧。”

第二天，王子佐为防不测，瞒着哥哥，悄悄安排几名家丁，掖好家伙什儿，早早埋伏在室内。王子佐事先对家丁们交代：如有不测，就以他咳嗽为号，先下手为强！晌午时分，王子佐见别廷芳与他的副司令刘顾三赤手空拳来到王家，心中暗喜。

不料刚在客厅坐定，别廷芳就对王子久拱拱手说：“王大财主，我是属狗哩，鼻子特别灵，一进门我咋就闻见生人味、火药味啦？弟兄们可别擦枪走火伤着自家人哪！”

室内空气骤然紧张，王子佐正准备咳嗽，不料哥哥王子久大喝一声：“混账，都给我滚出来！我有贵客在此，谁让你们这帮蠢货来给我添堵？”几名家丁灰头土脸地从屏风后走出。王子佐非常尴尬，推说是下人自作聪明，惊扰了司令。其实，别廷芳完全是凭直觉感到屏风后有人，便随口一诈，就使王子佐精心策划的一场杀局失败。

一场虚惊过后，别廷芳开始侃侃而谈，述说他这次“飞叶子”的初衷。他开导王家弟兄说，王家的土地连着内乡接着淅川，生意连着襄樊接着武汉，挣的银元能堆成小山。可是，只要刀客在门外放上几枪，王家的银元就起码得有一半属于刀客是也不是？王家虽有几杆土枪，贵府公子不是照样被绑了“票子”？可见土匪刀客根本就不尿你是也不是？说得王子久只有点头的份儿。

接着，别廷芳话锋一转，对王子久说：“王大财主啊，我别廷芳不学你挣万贯家产，只想着保一方平安，我要扫平世间的大小刀客，让西峡口人活得安生些。要剿灭刀客，就需要枪，需要钱。我不说疙扭拐弯的话，今天是专门找你借钱买枪拉队伍的。”

王子久眨巴眨巴眼睛说：“好说，好说！别司令您是稀客，今儿个我特备薄宴，咱们边喝边聊！”说话间，八个菜四壶酒端上了桌。四个人四壶酒，每人面前放一壶，酒壶里面会不会有啥路数？刘顾三眼珠子一转，假装摆弄桌子上的菜盘，顺手就调换了四壶酒摆放的位置。别廷芳骂刘顾三：“你呀，真是狗肉不能上席面，咱防小人还能防君子？王财主能给咱们上两样酒？”

不料听了别廷芳的话，王子久反而哈哈大笑：“别司令您真是神机妙算，我们上的可真是两样不同的酒啊！”刘顾三沉不住气儿，正要发飙，不料王子久把两样酒分别倒入两个碗里，两碗酒的颜色的确不一样：一碗酒颜色深些，散发着醇香味儿；一碗酒颜色浅些，能闻出寡淡味儿。王子久接着说：“好酒是专供坐月子婆娘及贵客喝的，淡酒是我们王家兄弟自个儿饮的，两样酒的价钱差着一大截呢！”

别廷芳万万没有想到，富甲一方的王家，竟然也节俭到这种程度！刘顾三在心里嘀咕：遇上了把钱串子拴在尾巴骨上的抠门财主，我们今天还能捋到钱么？

别廷芳站起身来，把两样酒掺和着倒入碗内，然后高高举起一碗酒，爽快地说：“好哇，王大财主，你这个朋友今天我交定了。来，咱们干！”

几壶酒下肚，大家都有点头大。王子久意味深长地说：“别司令，我今早起来，就两个眼皮都在跳，一个跳财，一个跳崖，罢罢罢，是坑是崖我王子久跳定啦！”说着，他站起身来，朝门外拍了三下巴掌。

刘顾三见状大吃一惊：这“鸿门宴”上的杀手“项庄”该出场了！只见他“呼”地站起身来，“噗”的一声把一只匕首扎在酒桌上，满脸通红地咋呼着：“咋，想跟俺老刘过过招啊？司令您一边儿呆着，我一个人对付他们一群！”别廷芳稳坐不动，血红眼珠儿瞪着刘顾三，喝令他收起匕首，老实坐下。这时，从门外进来一胖一瘦两位管家，各端着一个大托盘，托盘内分放着银元。王

子久惴惴地说：“别司令，仓促之间，我就准备了五百块大洋，敬希见谅！”

别廷芳站起身来惊叹一声：“哎呀，巧啦，简直神啦！王大财主，您拿出的数目，咋就与我心里想借的分毫不差呢？在来之前，我已经把借条打好了，连同利息也算好了。来，您收着。”别廷芳说着，从身上摸出一张用“哈德门”香烟包装纸写就的条子，双手递给王子久。

王子久接过纸条子，看也不看就撕碎扔进废纸篓里：“别司令，别说您不是西峡口的一条龙，起码也是老界岭上的一只虎，您一个‘借’字，本身就值五百块大洋！”

别廷芳把大洋塞进褡裢里，然后朝王氏兄弟拱拱手：“你们能看得起我别廷芳一个泥巴橛子，我老别要是干不出个样子，让老百姓过上安生日子，就是人渣子！哦，我忘了告诉你啦，贵府公子已经被我们搭救出来，顷刻间就能回府。告辞！”

送走了俩匪首，王子佐不停地埋怨哥哥：“明明是他们来讹钱，你还装得像孙子一样；明明咱四个家丁足能放倒他俩，你缩手缩脚不敢开罪他们。这样一来，咱们算是敲着铜锣找娃子——丢人打家伙什儿！”

王子久一言不发，拉着弟弟就上了高高的寨墙。他们居高临下远远望去，只见山坳坳里停放着两架滑杆，八个抬滑杆的彪形大汉，身穿清一色的黑衣，肩背一色的“汉阳造”快枪，在滑杆旁候着。待到别廷芳与刘顾三刚刚坐进滑杆，令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王子久被绑票的儿子从树后面钻出来，朝众人鞠躬后，飞也似的向村子奔了过来。王子佐大喜过望：“我大侄子被救回来了！”

王子久淡淡地说：“看见了吧，肯定是别廷芳灭了刘宝斌，救了我儿子！等到那些‘汉阳造’再指着我们‘借’钱时，还有一丁点儿人情么？兄弟呀，我观别廷芳的麻衣相，虽然满脸杀气，却是个讲情重义的汉子。此人日后必成气候，震动一方！”

弟弟心有不甘：“那张借条你为啥看也不看就撕碎扔掉呢？”哥哥诡秘地一笑：“你糊涂呀，你真当那是一张借条啊？依我看，那无非还是一张‘飞叶子’，不看也罢，看了添堵！”

别廷芳事先算好写定留给王子久的那张“借条”，也就是王子久所说的那张另类的“飞叶子”，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呢？

转眼几年过去了，别廷芳用“借”来的钱买枪，迅速扩充了队伍，壮大了实力，几年时间里，就剿灭了西峡口大大小小的土匪刀客团伙。随后，他又联合淅川、镇平等县的实力派人物，在豫西南搞社会改良，使这一带成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世界。到抗战初期，别廷芳已经成了宛属十三县的联防司令，成了名震一方的人物。1939年5月，在日寇犯境时，别廷芳带领南阳民团，消灭日寇3000余人，取得“新唐大捷”，打得日寇几年内不敢侵犯南阳，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当初慷慨解囊资助别廷芳起家的王子久，成了别廷芳麾下掌管经济大权的财政局长。

这一天，别廷芳到财政局与王子久唠嗑儿，谈起了当年“飞叶子”的往事，别廷芳问：“我就纳闷了，当年我留下的那张借条，你为啥看也没看就撕掉了呢？”

王子久答：“不撕掉的话，咱俩都尴尬！”说着，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经过拼贴后的“哈德门”烟盒纸条，递给别廷芳说：“当年您就是拿这玩意儿哄我的！不过，看看眼下的世事境况，您的这出戏，演得也真是太值啦！”别廷芳接过纸条子一看，自己当年的“手迹”仿佛还在挤眉弄眼：“三子临门戏，老别一人演，大功告成后，人情加倍还！”

好一似“飞叶子”的语言，好一副土匪的嘴脸！两人看后，同时哈哈大笑。

选自《故事林》



赝品奇人

◇文/胡言　图/段明

献画救子

天津卫马场子有一个做假古董的，姓贾。贾公子曾是世家子弟，颇懂些古董字画里的门道儿，他手里出来的东西能以假乱真，天津的古玩圈子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贾亦真”，真名反倒是无人提起了。

这天，贾亦真在家中闲坐，忽然有客人登门拜访，是任大先生。这任家与贾家是同乡世交，论辈分，贾亦真得叫任大先生一声叔父；讲情分，任大先生对他也颇有恩惠。任叔父素来极少光临，眼下却携了八色礼物亲自登门，必是有来意。贾亦真奉上清茶细问端详，任大先生愁眉苦脸地说出了一桩麻烦事：数日前，任家少爷在“大盛华”戏园子里，受了旁人的撺掇，为着一个当红的花旦与人争风吃醋，动手打伤了人。“大盛华”戏园是日租界的地界，租界巡捕立刻将任家少爷逮进了巡捕房。

任大先生听到信儿后，马上就揣了一笔银洋要去把儿子保出来，哪知却碰了钉子，他连儿子的面都没见到。那些平日里见钱眼热的巡捕们这次半点儿风声都不敢透。

任大先生惴惴不安地回到家中，发现家中已经有客人在候着了。来客是天津卫古玩圈子里的一位大拿，姓牛。他受人之托，特地来给任大先生递个话：任家少爷打伤的是一位大人物的公子，大人物很生气，派人给巡捕房传了话，任家少爷的下场怕是堪忧。这位牛先生又说，事儿虽然棘手，但巡捕房的华人总探长黄三山倒是愿意帮忙。

这位黄探长娶了七八房小妾仍是膝下无子，听闻任家有一样传家宝——唐代“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极为神妙，只要虔心供奉，便能求子得子。黄探长想让任家出“借”此画，由他把这幅画“请”到自家正堂供奉几年，待求得了儿子，再将原画完璧归赵。黄探长也明言，只要任大先生肯借画，任家少爷的案子他愿意出面摆平。

话听到这里，任大先生是品过味儿来了。所谓“供奉神图就能求子得子”，那是没影没边的事。说“借”那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



还，这摆明就是要挟勒索。

儿子要紧，传家宝也非小事。任大先生不敢鲁莽决断，只托词说此画眼下藏在江苏老宅，需打电报叫人送到天津来，得费些时日。

送走传话人，任大先生踌躇之下，猛然想起贾亦真这个世侄，在天津卫古玩圈子里也算是一号人物，便携了礼物亲自登门，想找他讨个主意。

听完前因后果，贾亦真连连摇头："叔父，此事着实可疑。巡捕房的那位黄探长，我也听说过，原是个跑码头出身的地痞，这种人浑身上下没半根雅骨，又哪会对书画有兴趣？倒是他身后的那位日本领事藤田原，是天津卫古玩圈子里有名的中国通，一直在变着法子搜刮中国的古董珍宝，知道你们任家藏有吴道子的名作，怎么会不垂涎三尺？恐怕这事九成九是他暗地里在指使黄探长，任少爷在戏园子犯事，只怕也是黄探长设下的局。"

任大先生登时恍然大悟，觉得所有蹊跷都说得通了。这下他更愁了，眼巴巴望着贾亦真，等着这位混江湖的世侄拿主意。贾亦真态度决然地说："叔父，那幅《天王送子图》不光是任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中国的传世国宝，决不能叫东洋人夺了去。"

"道理我明白！"任大先生哭丧着脸道，"可我就这么一个骨血啊！"贾亦真思索了片刻，说道："您要是信得过我，这事就交由我来安排，我来做一幅可以乱真的赝品，您再拿去献给黄探长，换回少爷。"

任大先生原本就有这意思， 他一咬牙，说了一句"就这么办"，随即问起制作赝品的费用。贾亦真说按行情规矩，做这一桩大活计的工费要两千银洋。

反目成仇

任大先生吃了一惊，数目不小啊，这不免就有些狮子大开口趁机宰人的意思了。当然，他心头虽有些不快，也还是一口应允了。

当天夜里，任大先生趁着夜色悄悄地将《天王送子图》的真迹送到了贾亦真手里，供他比照。

几日后，贾亦真便把一幅足以乱真的《天王送子图》赝品和原画真迹，一同交到了任大先生手里。两幅画从画色、绢料到装裱，乃至历代藏家盖在画布上密密麻麻的收藏章，几乎都一模一样。任大先生仔细端详了半天，才瞧出了真迹与赝品之间的一处极其细微的差别。

"手艺没得说，肯定能成。"任大先生对贾亦真直竖大拇指。

任大先生救子心切，当晚就托人将赝品画作送到了黄探长府上。孰料过了一天，他并没有如愿等到儿子平安回到任公馆。

又过了两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黄探长派人把那幅赝品画作狠狠地摔在了任大先生的脸上，还警告他放老实点儿，别指望着拿"西贝货"糊弄。来人还特别奉送了一件"回礼"——任家少爷的一件衣服，上头是血迹斑斑，触目惊心。

事到如今，也顾不上什么传家宝了，儿子的性命要紧。任大先生只能颤巍巍地将那幅《天王送子图》真迹捧了出来。

第二天，任家少爷终于囫囵个儿地回到了任公馆。任大先生却因怄气吐出一口老血，他既痛惜传家宝为人所夺，更愤恨那姓贾的小子徒有其名，害得儿子平白受了一茬儿罪。他越想越气，就跑到贾亦真家门口，指着屋里破口大骂。贾亦真闭门不出，也没回嘴，由得他骂。

光是骂还不解气，任大先生索性雇了些地痞上门闹事，后来甚至让人趁夜往贾家院子里投掷火把，险些烧了屋子。很快，天津卫人人都知道制作古董赝品的第一人贾亦真手艺不精，自己砸了自己的招牌。贾亦真原本生意是应接不暇，这么一来，很快就门前车马稀了。

如此过了两三个月，风波终于算是过去了。这天，贾亦真却拿着拜客的帖子"啪啪啪"地拍响了任公馆的大门。这动静不小，门前很快围拢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任大先生听说是贾亦真登门，险些把午饭都喷了出来，他冷笑道："他还有脸登门？怕是落魄得连盘缠都没了吧！也罢，看在同乡的

分儿上，打发他几个铜钱。”

门房领命而去，很快又回转了来，禀报道：“老爷，他说，让您一定打开拜帖看看。”

真假皆空

任大先生耐着性子打开拜帖，不由得眼皮一跳，拜帖内页赫然写着四个字——“真画还在”。他来不及多想，吩咐门房放贾亦真进门。

贾亦真大踏步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解下背上的一个破旧包袱，从里面取出一幅画卷来，“哗啦”一下展露在任大先生跟前，正是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

任大先生凝视片刻，嗤笑了起来：“又想来糊弄我讹几个钱了？你说这是真画就是真画了？”

贾亦真淡淡地说道：“不怕假，就怕比。任叔父，黄探长派人还回来的那幅赝品应该还留着吧？拿出来比照着看看就知道了。”

任大先生吩咐仆人把那幅赝品取出来，与贾亦真带来的画放在一起鉴看。两幅画非常相似，但在神韵气象上还是显露出了差别。任大先生的额头上很快冒出了冷汗，果然贾亦真带来的画才是真迹原画。

贾亦真这才告诉任大先生，当时他是制作了两幅赝品，第一幅穷尽心血做到了九成九的真，第二幅却故意做得稍稍逊色些。同时拿到这两幅画时，任大先生心中先是存了这两幅画一真一假的念头，在第二幅赝品的衬托之下，便觉得第一幅是真画了，这个就叫先入为主。

能成功骗过巡捕房的黄探长靠的也是这种障眼法。黄探长背后那位日本领事藤田原和被派来传话的中间人都是颇有眼力的行家，单凭一幅高仿的赝品，很难从他们手里混过去。所以交上去的第一幅画，很快就被看出是赝品。后来，任大先生心疼儿子，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第二幅画捧上去，日本领事再看那画确实比第一幅要高明，自然就信了。这是贾亦真从一开始就算计好的，既可以保画又可以救人。任大先生呆了，心头既惊喜又惭愧，他嗫嚅道：“你、你怎么不早说，害我一直错怪你。”

贾亦真微微一笑，说道：“我要是提早给您透了底，您交画时，神色言语能不露破绽？您事后成天在我家门口破口大骂，变着法儿寻我的晦气，这也不是坏事。您越是心疼、怄气，黄探长与日本领事便越是坚信不疑。只是不免砸了我的招牌，害得我下半辈子没饭吃了。到今日风平浪静了，我就来登门讨取应得的那两千银洋的工费。”

任大先生一愣，立马明白了贾亦真当初为何开口要价那么高昂，这两千银洋哪里是工费，简直是买断了他下半辈子的生计呀！

一声吩咐下去，任公馆账房很快就捧了两千银洋过来。贾亦真把银洋扫进带来的破包袱里，连着带来的那幅《天王送子图》真迹也一起装上，背上包袱转身就往外走。

“慢着！”任大先生拦住贾亦真，“画不还我了？”

“任叔父，原是想还您的，只怪您太不仗义。”贾亦真头也不回地说，“您不明内情，心里气恼上门骂我、雇人到我家闹事，这都情有可原，可您还指使人半夜往我家扔火把，险些烧死我一家老小，实在歹毒！念在咱两家是世交，我忍了，这幅《天王送子图》就算是您给我的赔礼了。”

任大先生急眼喊了一声，几个壮实的仆人拦在了跟前。贾亦真懒得看一眼，说：“您要想强夺这画，我出去把事宣扬一通就拍屁股跑路，自然有日本领事和黄探长来找您要真画；您要想杀人灭口，刚才有不少看热闹的人瞧着我登的门，您有胆子把我弄死在这儿？”

任大先生一下子就蔫了，再不敢让人阻拦。贾亦真大踏步走到门口，忽然回过身，冲着任大先生嘲讽地笑了笑：“任叔父，其实您刚才要是真的把画抢了去，我也并不会把事情宣扬得叫日本人知道。我虽是不成器的江湖子弟，也还知道这是国宝，不能落到洋人手里。可您没这份胆气魄力，就不该当这东西的主。”言毕，他扬长而去。

选自《故事会》2019.12 上

神医投案

◇文/杨莹　图/段明



清道光年间，双山县有位姓李的大夫，大病小症可谓药到病除，附近村民都尊称他是“李神医”。

一天下午，李神医正配一剂加有砒霜的外用药。他随手把用下的砒霜包好放在柜台上。

这时，突然闯进来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对李神医说：“我老婆她得了重病，李神医请……请您快点去看看吧！”李神医一听，立即随年轻人来到他家。

夫妇俩以卖馒头为生，家里只有一间屋，十分简陋。一进门，只见床上躺着一个全身浮肿的年轻女人，隆起的肚子大得吓人。

年轻人痛苦地说：“她怀孕七个月了，突然得了这肿胀病，神医您救救她吧，我一辈子也不会忘您的救命之恩啊！”

李神医仔细问了病情，摇摇头说：“病势很重，先服剂药看看吧！”

李神医开了药方，年轻人又跟随他回到药房取药。

李神医将配好的药放在柜台上，对年轻人说：“今夜喝下这剂药，如不见效，你就再请别人看吧！”年轻人听了，难过地点了点头，交了药钱，拿起药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早，李神医起床后突然想起昨天没配好的外用药，朝柜台上一看，昨夜给年轻人配的药仍放在柜台上，自己包好的砒霜却不见了。

显然年轻人拿错了药。李神医只觉得天昏地暗，但事已至此，怕也无用了。他顾不上洗脸，急急朝年轻人家奔去，想看个究竟。

当他刚踏进村口，就看见一帮人抬着棺材，后面跟着许多哭哭啼啼的送葬人。他全明白了，显然是病人昨夜喝下砒霜死了。

李神医心存愧疚，因为自己粗心大意而害死了人，便来到县衙大堂供认自己害

死一尸两命的罪行。县官一听是人命要案，就把他暂押南监，待事情查明再审。

李神医坐监半个多月了，仍不见县官升堂理事，他问狱卒为何不理事。狱卒告诉他："县官的儿子染了重毒，四处求名医问药都没用，现在快要死了，哪还顾得上升堂理事！"李神医听后本想自告奋勇去试试看，可自己刚因失误闹出了人命，心有余悸，便作罢。

这日，狱卒告诉李神医说有人来探监，等人进来后一看，竟是那日来求医的年轻人和他患病的妻子。年轻人说，他妻子喝了李神医开的药后，第二天肿胀就消除了，等身体痊愈后两人便带着礼物去感谢李神医，谁知到了药店却听到他投案的消息，便赶紧赶了过来。

李神医全身发抖，盯着女人声音打颤地说："那天晚上你喝下的是毒药砒霜啊，怎么会还活着？而且第二天一早，我还到你们村里去看过，眼见一群人从村口抬棺送葬，难道是假？"年轻人说："抬棺送葬是真，但那死的是我家隔壁的王叔。"

李神医十分疑惑："她喝下的是剧毒砒霜，可为什么人没死，反倒病给治好了呢？"突然，他想到他去夫妇俩的家里，当时感觉屋内蒸气弥漫，闷热难耐，不一会儿就浑身是汗。

李神医顿时明白了，大笑道："看来，这次是你们家那白嫩白嫩的馒头救了你妻子的命啊！"

"白嫩的馒头能救命？"夫妇二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些莫名其妙。

李神医解释说："你妻子是因为体内毒素淤积导致腹胀，砒霜的毒可能刚好与她体内的毒相克。我一开始想通过排泄的方法将她体内的毒逼出，没想到误服砒霜却歪打正着，成了以毒攻毒。然而，直接服用砒霜的危险性很大，屋子里的热蒸气在这儿帮了大忙。砒霜毒因受到热蒸而分散至全身，一部分与体毒相克，其余的砒霜毒在热蒸气的作用下挥发，通过汗液排出，避免了二次中毒。"

听完李神医的话后，夫妇二人恍然大悟。

这时，李神医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狱卒说："请你转禀县太爷，他儿子的病能不能让我试着治一下？"狱卒忙去禀报。

县官正在着急，听说前阵子自来投案的郎中要给儿子看病，只好心怀侥幸答应说："那就请他来看看吧！"

李神医观察了孩子的面色，并把了脉，然后对县官说："这病是毒在腠理，往往九死一生，不过，少爷的病尚还有救！"接着，他要县官差人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大猪，宰了后掏出五脏，把孩子放进猪肚子里，重新缝合，只露鼻孔出气。不到一个时辰，久无动静的孩子果然哇哇哭出声来。

李神医说："老爷和夫人可以放心了，少爷是体毒憋在腠理，现在毒已逼出，并吸进了猪肉里，这病已经好了一大半，再调理些日子即可。"

等到把孩子从猪肚子里抱出来一看，猪肉都变成了青紫色。几天后，孩子的病果然痊愈了。

这一天，衙门升堂审李神医的案子。县官最后定案：李神医因粗心误将砒霜给病人服用，这确实是很大的过失，但念在最终不但没闹出人命，反倒治好了病，李神医还受此启发救了另一条人命，就判了他无罪释放。

李神医回到家后感慨：行医之事关乎人命，万不能有丝毫疏忽大意；治病当要对症下药，要根据病人的病理采取合适的治疗方法，经验固然重要，但也要有变通，经验不是万能的。

从此，李神医博览医书，行医开药每一步都谨慎万分，年过七十还写下"医无止境"以自勉。

选自《民间文学》



刘白菜回乡

◇文/刘柳　图/段明

故城民间有句顺口溜：刘白菜，韩家汤，没尝到嘴心里慌。这刘白菜，就是我爷爷刘满仓。我爷爷不种白菜，他是开饭馆的，最拿手的就是做各种白菜菜。就这白菜，他能做出三十六道菜来。

日本人投降那会儿，故城来了一位接收专员，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我爷爷的名声，就把他叫进府里，当上了内府厨师。从此以后，故城街上的刘家老饭馆就关了板。

这位接收专员后来当了县长。一天晚上，县长忽然叫醒了我爷爷说：“你给我做几道菜吧。”我爷爷揉着惺忪的睡眼问：“现在做菜？”县长说：“就是现在。我特别想吃你做的菜，想得睡不着。”

我爷爷就爬起身，进到厨房里。忽然，外边响起了枪声。他一愣神的工夫，枪声就结束了，两个解放军战士冲进来，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威严地命令道：“不许动！”我爷爷听话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两个解放军战士向他报告：“报告连长，这里还有一个！”连长打量了我爷爷一番，问道：“你叫什么？”我爷爷说：“我叫刘满仓。”连长又问他：“你是干嘛的？”我爷爷说：“做饭的。”连长这才注意到桌上摆了两盘刚做好的菜。他皱皱鼻子，长吸着气闻了闻，馋得吞了吞口水，问道：“这菜是你做的？”我爷爷点了点头。连长过去尝了一口，不觉赞道：“好吃，真好吃！你给咱们连队做饭去吧！”

我爷爷看到解放军，手里都拿着枪，真心害怕呀，没敢说啥，就点头应了。就这么着，跟着部队走了。到了部队上，他还是做饭，在炊事班。

我爷爷跟着孔连长，先是参加了华北的几场战役，然后就过了长江。孔连长这时候已经升任副团长。解放完南方的一座城市后，孔副团长就留下来建设城市了，他也把我爷爷留了下来。我爷爷也算是干部，不再当厨子做饭了。

待得形势稍稍稳定点儿，我爷爷回老家去探亲。那年他是突然跟着部队走的，并没跟家里打招呼。第二天一早，人们知道了解放军夜袭县政府的事，还死了几个人，我太爷爷带着

几名亲戚来拉尸，扒拉了半天也不是，找也找不见，等也等不来，心里就没了指望。

我爷爷忽然现身了，一家人乐翻了天。他们更没想到我爷爷不仅活着，而且还当了干部，真是天佑我们老刘家呀。那时候，我爸爸也好几岁了。晚上，我爷爷就跟全家人商量："跟我走吧。我是干部，得听国家的，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们跟我去了，我才好照看你们。"太爷爷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南方人睡木床，屋里还不生火，一到冬天，冷得跟寒窑似的，我这老寒腿可受不了。你们谁爱去谁去，我是不去！"奶奶小声说："我去！"

爷爷再走时，就带着奶奶和我爸爸。

这座南方小城，安然静谧。奶奶本是北方人，从没到过南方，想不到来到这里后，她竟然没有丝毫不适感。她很快就和周围的人们混熟了，也学会了做南方菜。爷爷是干部身份，他的家属也得到照顾，很快就给安排了工作。爸爸也到小学里读书了。一家三口，生活得和和美美。

一晃十年过去了。我爸初中毕业，该找工作了。那时候工作不好找啊，奶奶一再劝爷爷，还是去找找孔书记吧，他给垫个话儿，工作没问题呀。爷爷本来是不想去的，可他拗不过奶奶，也真不想看着儿子没事天天晃着，就去找了孔书记。孔书记就是当初的孔连长。

孔书记当时怎么说的，爷爷回来没说。反正，爷爷连着去找了孔书记一个星期。过了一个星期，爷爷回来了，黑着一张脸，很沉重地对奶奶和爸爸说："咱们走吧。"

奶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还以为是听错了，问道："你说啥？"爷爷说："回老家吧，咱都回去，这里不是咱待的地方。"奶奶跳起来，问道："为啥呀？"爷爷摇了摇头，没说话。爸爸也问："是不是孔伯伯没答应帮我找工作？"爷爷摇了摇头说："他答应给你找了。"爸爸惊得目瞪口呆："那为啥还要走？爸，咱的日子多好呀，同学们都羡慕死了！"爷爷仍是执拗地说："走，走吧。"

爷爷决定的事，那是万万改变不了的。更让奶奶和爸爸不明白的是，爷爷没有请调，而是要辞职回家，他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交了房子，折变了家具，像十几年前一样，爷爷带着奶奶和爸爸又回到了老家故城农村，仍当他的农民。

爸爸的工作彻底没了指望，也只能回村里劳动。可以说，爷爷这个唐突的决定，彻底改变了爸爸的命运。爸爸心里气呀，从此跟他心存芥蒂，很少说话。

一天晚上，爷爷叫过爸爸："涛啊，你十八岁了，爸该传你手艺了。传手艺前，爸先教你怎么做人。不管到了啥时候，做人都得本分。心里要有杆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明白不？"爸爸点了点头，爷爷就开始教爸爸刀工。

爸爸心灵手巧，又兼着爷爷亲传，进步很快，做的菜也是模是样了。尤其那味道，果真是老刘家的嫡传，别人想仿都仿不来。味道这东西瞒不住人，更何况老刘家早已名声在外，谁家再娶个媳妇嫁个闺女的，要办几桌，都请我爸爸去掌勺。他虽年纪轻轻，但却很受尊崇。

几年后的一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我爷爷的老战友。爷爷就让爸爸整了几个菜，一壶酒，俩人边喝边聊。起先就聊到孔书记，老战友一拍桌子，气愤地说："他不光害了自己，还害了咱们两个战友。陈光达、费大方，都跟着蹲了号子！"爷爷忙着细问端详。老战友就讲起来。那孔书记当上了大领导，嘴巴也馋起来，老想着吃山珍海味。他那点儿工资哪够呀，就想到了歪门邪道，让两位负责采购的老战友给他李代桃僵。结果前段时间露了馅，上面派人来查，数额很大，三个人都进去了。三个老战士啊，没被敌人的枪炮打中，竟倒在了嘴巴上，真是可惜。

那天晚上，爷爷喝多了。送走了老战友，他回到房里就捶打着自己的脑袋，懊悔不迭地说："我浑，我好浑呀！"奶奶和爸

爸都过来劝他。爷爷难过地说：“我对不住孔书记，对不住他呀！”奶奶忙着问他是怎么回事儿，他这才讲了。

孔连长吃惯了爷爷做的饭菜，再吃别人做的饭菜就很没滋味了。到了小城后，孔书记还时常叫爷爷去给他做顿饭吃。做饭的时候，爷爷发现，孔书记给他的食材越来越高级，有些则是需要花很多钱才能买来的珍馐。凭孔书记那点儿工资，根本买不起。他忍不住问孔书记，这些好东西是哪儿来的。孔书记说，人们知道他好吃，就想办法弄来送给他。爷爷劝孔书记，不要被人家的糖衣炮弹打垮。孔书记就笑爷爷多虑了。现在都解放了，哪儿还来得糖衣炮弹。爷爷越想越怕，这才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家老小回了老家。

爷爷说：“那会儿我该去举报他，不该当逃兵啊！”奶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爸爸却给爷爷跪下了：“爸，我错怪你了。你没能给我找个好工作，却给了我清白的一生啊！”奶奶一拍手道：“就你跟孔书记的交情，他要让你给买啥，你抹不开面子，肯定得买，那查起来就是罪啦。你要不带着我们回来，兴许现在进监狱的有一个就是你了。”爷爷看了奶奶一眼，没说啥。他扶起爸爸，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来，我爸爸又在故城街上租下门面，开了一家“刘家饭馆”。他最拿手的，可不是白菜了，而是很多种菜。正像我爷爷说的，那时候日子苦啊，一到冬天没别的菜，只有白菜，可不就得想辙做好了嘛。

刘家菜馆，依旧顾客盈门。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1 上

雇工

◇文/查老三



老李是个财迷，彩礼要得太多，三个女儿老大不小了，都还没嫁出去。

这年秋天，老李的果园进入盛产期。因为山坡太陡，啥车都上不去，老李就让女儿们帮他往山下挑果子。三个杨柳细腰的姑娘，哪干得了这活儿？老李一看，一咬牙，到劳务市场雇回一个能说会道的壮小伙。

一个月后，果园的果子担完了，小伙领上工钱走了。晚上吃饭时，老李夫妇才发现大女儿竟然不见了，后来看到了大女儿留下的一封信，说她和这个小伙走了……老李为这事上了好长时间火。

第二年，老李吸取了教训，雇回一个老实木讷的青年。可干完活儿后，二女儿竟然跟这青年私奔了。

第三年，老李说啥也不敢再雇年轻小伙了，要是三闺女也被拐走了，不是要了自己的命，还给人家笑死？他来到劳务市场，正左右为难之际，眼睛一亮：一个壮得像举重运动员似的女人闯入他的视线。

老李便跑过去问她：“大妹子，你能不能干挑果子下山的活儿？”

女人衣袖一撸，露出比茶杯都粗的手腕，说：“只要工钱到位，就没有我干不了的活儿！”老李大喜，当场谈好工钱，然后把她领回了家。

老李老婆远远望见了这二人，拎出一把劈柴斧子，一言不发冲进果园，发疯般地砍起果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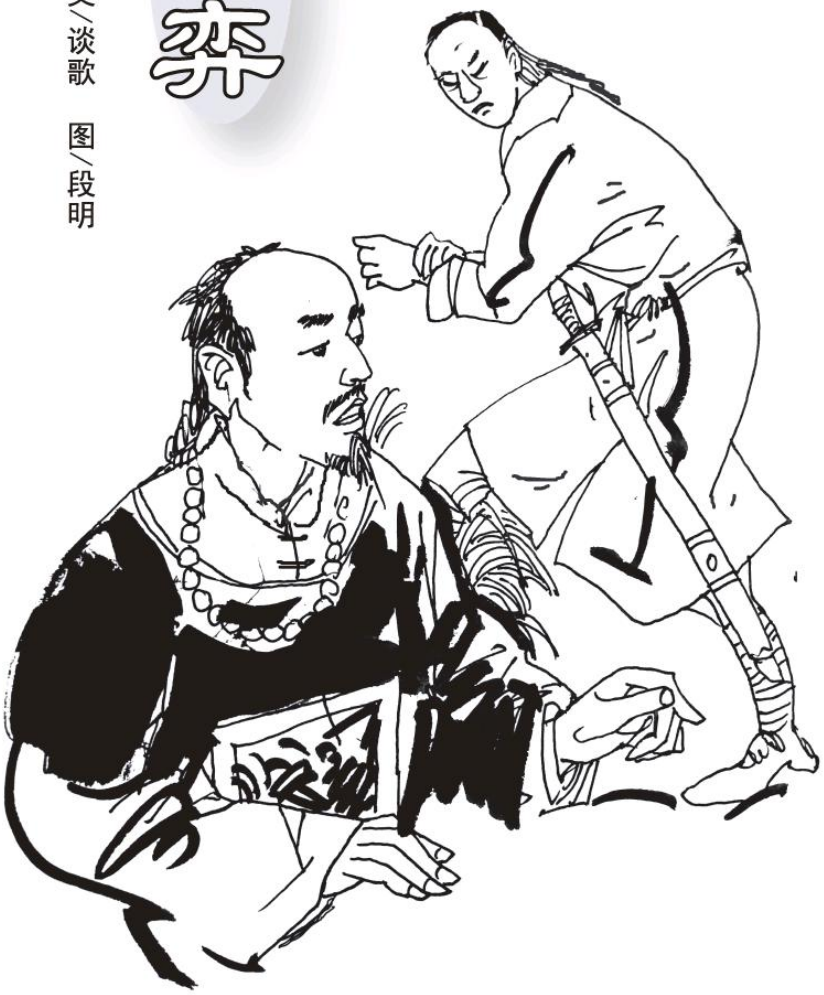
老李蒙了，跑过去一边抢斧子一边说：“你这败家娘们儿，着魔了还是疯啦？为啥要砍果树？”

老婆边砍边委屈地说：“这该死的果树俺是坚决不能留啦！被拐走了两个闺女，难道还等着今年果子收完，让这个胖女人把你也拐走吗？”

选自《喜剧世界》

绝弈

◇文/谈歌　图/段明



光绪三年，查明在保定满城做知县。

查明，定州人，原是捕头出身。做捕头时，办案利索。一双祖传飞刀使得风雨不透，百步之内夺魂索命，十几个人难得近身。那年间，满城街面上甚是慌乱，盗贼很多，城西太子山的一股山匪常常来城内骚扰。查明便率县衙的捕快与山匪恶斗，身先士卒，舍生忘死。山匪深惧之，唤作“查亡命”，就不再来满城搅闹。后来，保定府大帅富桂来满城巡视，十分欣赏，便保荐查明做了满城县令。

查明做了县令，仍是带人上街巡逻。久了，人称“捕快县令”，富大帅也曾多次下令体恤表彰。这一年，富大帅让人做了一块“神刀”的牌匾，派人送到满城，街上敲锣打鼓，一条街都快掀翻了。

查明为人不善言辞，不喜交往，平日闲了，便上满城东街的望山酒楼，要一盘卤花生豆，一壶老酒，有了几成醉，便与人下棋。查明棋力劲猛，城内无人与敌，久了，便觉寂寞，常在酒楼独自摆下一局棋呆呆地看，自拆自解。

这天，查明在街上捉了几个抢劫的匪盗后，押进了县衙，锁在牢内。公干后，他觉肚子空了，便去了望山酒楼。上得楼来，要一壶老酒，一盘卤花生豆，伙计就把棋摆上了。查明笑笑，独自挪动棋子。只听有人哈哈大笑：客官好兴致，竟是自弈自乐，如何不与人捉对杀上几个回合？

查明抬头看去，见一个壮硕的汉子站在身旁。汉子一张紫色脸，一身粗布衣，却透出并非寻常人物的气派，眉宇间闪着机警。脚下一双麻鞋，沾着泥土，似赶了不少脚程。查明微微一笑，起身抱拳道：查某棋力俗得很，听先生口气，定是会家子，还望指教一二。

那汉子并不搭话，细细看过查明摆下的那局棋，眉头一皱，就笑道：查大人果然棋道高深。

查明笑道：先生谬赞了。愿闻指教。

紫脸汉子笑道：心之躁者，不胜而烦，不负而喜，无所胜而怒，无所负而悦，无听取而起。棋道高深者，莫大于

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正其志，莫若正其心。其心既定，棋胜则无喜，棋负则无躁，无所喜、无所躁、无所取，胜负犹是，进退犹是，所谓声色不动，心之态也。大人这局棋似无疏漏，红黑双边各得章法，进退有据，只是这楚河汉界之上阴云密布，杀气逼得太紧，浮躁之气太重，所谓百密之一疏，双边便是各有破绽了。

查明听得呆住，深施一礼：查某今日得遇对手了。

紫脸汉子忙拱手笑道：在下姑妄言之，查大人姑妄听之。

查明道：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紫脸汉子笑道：浪迹江湖，闲云野鹤。不说也罢。

查明不好再问，笑道：恕查某冒昧，能否与先生手谈一局？

紫脸汉子笑道：在下正有此意。就坐下。

二人就在酒楼对弈。这一局棋直下到月上中天，二人竟是各自不伤一子，和了。

查明笑道：先生果然棋力过人。

紫脸汉子也笑道：不瞒大人，在下自幼学棋，从未遇到对手，今日得遇大人，真是不负平生了啊！

查明送紫脸汉子下得楼来，只见满地月光，水水地在街中流动。夜风飒飒吹过，已是人定时分了。

紫脸汉子笑道：大人莫再送了，在下告辞。

查明就不舍道：不知何时再能得遇先生？

紫脸汉子笑道：在下闲云野鹤，行踪不定，他日若在满城歇脚，定会再找大人弈上几局的。留步了。就拱一拱手，大步走了。

查明看到紫脸汉子脚下轻快，转眼已经不见了踪迹，心头一紧，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仰头看天，一轮明月白得正银。

日子飞快过去，满城地面上日渐安静下来。百姓们就笑传：查大人威风凛凛，山匪定是吓得胆破，不敢再来寻衅。

查明无事，仍是日日到望山酒楼，吃一天的酒，摆一天的棋，县衙内的公务索性一概交与师爷胡进去办了。

那天，查明仍去酒楼，刚刚摆下棋枰，就听得楼下有人笑道：查大人到了吗？

查明一怔，慌忙迎下楼来，正是那紫脸汉子。

查明笑道：先生果然来了，快快上楼一叙。查某每日都在想念先生。说罢，眼睛就亮亮地看着紫脸汉子。

紫脸汉子哈哈一笑：查大人果然是个重情义之人啊！就牵了查明的手，上得楼来。查明就喊店家再上酒菜。

二人边饮边叙。紫脸汉子笑道：今日得闲，特来与查大人一弈。

查明笑道：最好最好，查某盼得眼穿。就重新摆上棋枰。

二人对坐，边饮边弈，一局未了，天已经暗了。夜色如水，悄悄地涌上了棋枰，棋枰上已是残局。店家就掌灯上来。紫脸汉子声色不动，盯着一局残棋苦思冥想。

楼下传来巡夜的喊声。窗上黑黑沉沉一无所有，只有几颗昏昏的残星，看得眼碎。

查明笑道：对弈有三戒，开局之时，棋气未定，戒之在贪；及其中盘，杀气旺壮，戒之在斗；及其残势，大势既去，戒之在得。先生与我皆已经途穷，勉强支持，尚能自保，何必再有图谋啊！

紫脸汉子一怔，哈哈笑了，一扬手，推了满桌的棋子，拱手笑道：查大人果然棋理透彻。

查明盯着紫脸汉子道：恕查某直言，适才与先生一弈，观先生棋力不济，应手之间，有涩滞。我恐先生体内有疾，还望早医。

紫脸汉子呆呆地听了，长叹一声：不瞒查大人，在下果然是心病久矣。

查明笑道：心病可有心药医？

紫脸汉子低头不语。

查明猛地站起，大叫一声：方伯年。

紫脸汉子一怔，旋即笑了：查明，你如何竟认出我了？

查明笑道：我日夜与盗匪周旋，岂不知绿林中出了一个叫方伯年的书生，琴棋书画样样了得。我只是不解，你如何竟投身匪巢自

污？想必其中必有隐情啊！

方伯年脸色暗下来，长叹一声：不提也罢了。眼睛就湿了。

查明一怔，呆呆地看着方伯年。伙计端茶上来，查明挥挥手，伙计忙退了下去。

楼外一片死死的寂静，只听得虫儿单调地乱叫，暑气胀满着涌进酒楼。查明感到一阵闷闷的压抑。

二人怔怔地对视了良久。突然，方伯年哈哈笑了：查大人，如果我二人每日只在这酒楼上饮酒博弈，该是何等的人生快事啊！

查明也笑：我一生只好此道，得遇方兄，如鱼得水。如果方兄金盆洗手，查某便也卸去这一身官衣，做一个市井百姓。你我二人便可了此一生了，方兄以为如何？

方伯年眼睛一亮，高声道：果然如此，我即一个月后来此候着大人的消息了。

查明哈哈笑了：查某决不食言。一月之后，便是中秋，你我便在这酒楼上再弈。说着伸出掌来。

二人连击三掌。方伯年哈哈大笑：查兄，中秋之夜，方某来此与查兄弈上一局。说罢，就拱手，下楼去了。

查明直送下楼来，看方伯年没进了暗夜，不禁眉头皱起，似有无限心事，长叹一声，转身去了。

过了两天，查明就将一纸辞呈递到保定。总督富大帅惊了，问属下：查明辞职为何？

有人笑道：听满城县师爷胡进讲，查大人每天不理政务，只在酒楼下棋，还与一个紫脸人交往密切。

富大帅笑道：查明不理县务，也在情理之中。他一介武夫，能将满城匪患抑制，已经十分不易。走火棋道，并无大碍。

手下笑道：大帅不知，有眼线报知，那紫脸人乃是山匪头领方伯年。

富大帅一惊，勃然大怒：如此说来，那查明辞官与山匪有关了。就令快马传查明到保定问话。

当日，查明就到了保定。进了府衙，只见富大帅一脸暗色端坐在堂上。查明心头一紧，刚要说话，富大帅一拍公案，忽地站起。

富大帅怒道：查明，本府视你公正，念你多年捕匪有功，才不问出身，将你提携为一县之尊，你自当好生为国家效力，怎敢私通山匪方伯年。现在县里有人将你告下，你还有何话可讲？

查明一愣，苦苦笑了：我与方伯年乃性情交往。那方伯年与在下交往以来，并不曾到满城寻衅滋事，在下也不曾与其同流合污，只是坐而论道，并未妨碍公务啊！

富大帅恨道：休要巧言令色。本官看你多年巡捕有功，今日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中秋之夜你务将那姓方的匪首抓捕，本官便不再追究你通匪的大罪了。

查明呆住。

富大帅道：届时，你一家老小将留在保定。如若你仍对方贼心慈手软，那本官将依通匪之罪，严办你一家。何去何从，你三思之。

查明苦苦道：大帅明察，看那方伯年饮学诗书，并非甘心为匪之人。

师爷笑道：查大人，你还是做这县令的好。

查明苦苦一笑：查某今世只求寻一对手，在棋中求一境界。

富桂恶笑：你莫要强辩，与贼人对弈，便是通了匪。届时将那个姓方的匪首抓来，本帅自有处置。明日便把你的妻小送到保定，也算做个人质。你若对那姓方的匪首手软，便怪不得本帅了。去吧。

查明还要再争辩些什么，富桂已经退堂。查明长叹一声，出衙去了。

中秋那天，查明满腹心事去了望山酒楼。不出县衙，就有衙人喊他。查明停住。

衙人送上一壶酒，笑道：富大帅担心那方伯年手段强猛，特备下了壶毒酒，让大人带去，届时见了那方伯年，大人哄他饮下，便可了结，也省了许多事务。

查明苦笑：大帅想得果然周到。就接过酒揣起，大步走了。

到了望山酒楼，查明步子有些缓滞。喘一口气，刚刚踏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有人哈哈笑道：查大人，方某在此等候多时了。



查明一听，心花怒放，脚下生风，上得楼来。果然见方伯年正在楼上端坐。一局棋已经摆上桌案。

二人拱手见过，方伯年就笑道：查兄请了，今日方某陪查兄弈出上下。

二人就摆上棋子。查明刚刚举子，楼外竟然狂风大作，楼板震动，似如剑鼓之声。查明手一颤，手中的棋子落了下来。

方伯年笑道：果然是天有不测风云。方某观此怕是不祥之兆啊！就盯着查明。

查明笑道：老弟莫要分心。就在棋枰上下了子。

窗外的风雨声大了起来。方伯年看查明，查明竟是全神贯注在一盘棋上。不觉一个时辰过去，二人竟是下得和了。

查明哈哈笑了，从怀里取出那壶酒来，端在手中，苦苦一笑：方兄，想我查明寂寞人生，与方兄相遇，自觉如沐春风。今日……

方伯年泪水涌下来：查兄，莫要再瞒我，我已然了解。是我方某带累了你啊！

楼梯间乱响起来，几个差人闯上来，方伯年起身道：尔等退下。众人不肯退，方伯年大吼一声，抓起一把棋子，扬手飞出去，那棋子就似一阵箭雨，那几个差人额头上就中了棋子，血冒出，有几个当场毙命。余下的发一声喊， 奔逃下楼去了。

查明喝彩一声：方兄果然好身手。

方伯年苦笑道：承蒙查兄夸奖了。

查明长叹一声：事已至此，方兄何必再开杀戒。

方伯年笑道：查兄休要再瞒在下，你已被富大帅撤职查办，今日只是要你来取我性命的。你还不早早下手，还等什么?莫非你真的置一家老小的性命于不顾么？你手里的那毒物就让小弟饮了吧。

查明呆呆地看方伯年一眼，流下泪来：方兄，你我相交已经三年，查明何等心肠，你怎的不知？我如何会把朋友的性命拿去交差请赏？我本欲辞官下野，终日与兄切磋棋艺，以度余年，不想上峰竟不放过你我。事已至此，查某也就顾不上许多了。今日这事，我只求与伯年兄手谈一局，心下再无憾事矣。说完，仰天大笑，就把一壶酒灌了下去。

方伯年伸手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眼睁睁看查明饮尽了毒酒。他心里一酸，滚下泪来，颤声道：查兄，你又何必如此啊！

查明扬手抛了酒壶，那酒壶咣咣地滚下楼去。查明脸色苍白，惨然一笑：方兄，查某今生与你交往一场，便不虚此生了啊！说着，眉头紧皱，似有无限痛苦，身子一歪，就软软地滑到桌下，嘴角淌出鲜红的血来。

方伯年扑过去，一摸，查明已经断气。方伯年大吼一声：查兄啊！

楼梯一阵脚步响，几个蒙面大汉闯上来，为首的一个恶声笑道：方伯年，你竟敢勾结官府，背叛山门，明年今日便该是你的忌日了。说罢，就拥上来。

方伯年恨道：一定是你们勾结官府通报了消息，才害了查大人的性命。

为首的汉子笑道：自然是我了。山主有令，凡与官府勾结者，格杀勿论。

方伯年脸就寒了，微微恶笑：几位还是回去与大王复命，就说方伯年已经金盆洗手，从此浪迹江湖。

汉子笑道：怕是依不得你了。一招手，几个大汉就围上来，刀光闪闪。

方伯年长叹一声，泪水涌出来：查兄，这世间竟无你我一片净土啊！

几条大汉一声喝，刀顺势劈下来。只见方伯年腾空跃起，那几把刀劈在了桌案上，一张桌子登时被劈得碎了。方伯年一声喊：休怪方伯年无情无义。一把棋子扔出去，竟如雨箭，噗噗地钉进了大汉们的身体。大汉们便发出惨叫声，扑倒在楼上，登时毙命。

方伯年慢慢背起查明，大步走下楼去。

楼外已经风停雨歇，刚刚那场狂风暴雨，像被打伤了的怪兽，怒吼着逃得远了。月明星稀，只听得夜鸟在空中乱叫，叫得慌乱。

选自《市井奇人》



梅花嫂锄奸

◇文/刘伯英　图/段明

梅花嫂是一名抗联女交通员。1934年，抗日游击队战略转移，到辉发江以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红石砬子一带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敌后斗争，梅花嫂被留了下来。

腊月的一天早晨，天上飘着小清雪，嘎嘎冷。梅花嫂的男人刘祥，在柞叶岭上打柴，突然听到汽车的响声，心想，又是小鬼子进山了吧？他急忙跑下山去，回到家里。梅花嫂坐在炕上，一针一线地给女儿小梅做鞋。刘祥慌慌张张地说："小梅她妈，快，小鬼子的汽车从沟外上来了，说不定有来头，你快躲一躲！"还是梅花嫂镇静，想到温老六一时半刻难以脱身，一定要想方设法稳住不速之客，让刘祥前去通风报信才好。刘祥前脚刚走，小鬼子的汽车就停在了她家门外，从车上下来几个人，径直来到她家。前头带路的她认识，是汉奸李五，梅花嫂和他周旋："李五兄弟来我家有何贵干？看你穿戴这样阔气，一定是高升了吧？"

李五得意地笑了笑，说："谈不上什么高升，只不过是在城里找了个差事。"

梅花嫂端过烟笸箩，装了一烟锅旱烟，递给李五。李五摆摆手，掏出一根香烟点着了。梅花嫂说："有个差事就比耙垅沟子强。这不，旱烟都不爱抽了！"她拿起抹布擦擦炕沿，又说，"李兄弟，请坐吧！"李五没有坐下，在屋里转了一圈说："日本人叫我请你去一趟，有件事商量商量。"

梅花嫂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说："好吧，请你到外屋等一会儿，我换换衣裳。"

李五退到外屋。梅花嫂关上里屋门，拉开木板柜的柜门，把给小梅做的一套新衣服找出来，放在炕上；又把刘祥的棉背心拿出来，放在柜盖上；又找出只有在年节时自己才舍得穿的一件深绿色丝绸长衫，套在小棉袄的外边。这时候，外面的日本鬼子不知是



冻的还是着急，直跺脚。李五伸出舌头，舔破门上的毛头纸，不放心地偷偷往里看。他见梅花嫂的鞋还没穿上，就拉开房门，催促道："大嫂，不早了，快点收拾吧！"

梅花嫂端起铜脸盆，舀了瓢水，倒进盆里，回答说："你再等一会儿，我洗一把脸。脸上一层灰去见皇军，叫皇军多笑话呀！你说呢，李兄弟？"李五没吱声。

梅花嫂洗脸、梳头，描眉打鬓，又从梳妆匣子里找脂粉和口红。当然这是当交通员有时候用得着的，何况今天又为了磨蹭时间呢！

李五急得不行，再次推开门，说："大嫂，快走吧，去晚了，皇军要发火的！"

梅花嫂一边翻梳妆匣，一边说："我心里也着急呀。皇军请咱们有事，哪能不快去呢。可这脂粉盒哪去了呢？不抹点脂粉就进官厅，也不好看哪！"

李五说："你快点吧，别磨磨蹭蹭的了！掰了脸就不好了！"

梅花嫂赶着答应赶着找，找了一阵子，找出脂粉盒，往脸上抹了一层。她约摸这工夫，刘祥找到温老六以后，那五六个人也安置得差不多了，就拿起笤帚，扫掉布鞋上的浮灰，说道："走吧！"

李五跟在她的身后，门口的两个日本鬼子也把明晃晃的刺刀调过来。梅花嫂走到汽车旁边，感到北风刮脸，棉袄袖精瘦，抄不上手，她说："太冷了，我去把狗皮套袖戴上。"

李五生气地说："我去拿吧，你去又不知得用多长工夫呢！"他进屋把放在炕沿上的狗皮套袖拿来，交给梅花嫂。梅花嫂戴上狗皮套袖，爬上汽车，汽车向村子开去。

汽车停在村里十字街口。两个日本鬼子直挺挺地站在汽车旁，看着梅花嫂。李五领几个日本鬼子奔温老六家去了。他们在温老六家房前屋后、左邻右舍、柴火垛、苞米楼子翻了一个遍，连温老六的影儿也没抓着。李五又领日本鬼子进了几个抗日骨干家，也是啥没翻着。日本鬼子气得叽哩哇啦骂李五，李五垂头丧气。他心里纳闷："温老六他们怎么都跑了呢？按说今天汽车来得突然，十拿九稳准能把他们抓住，为啥还走漏了风声？奇怪！"

日本鬼子骂骂叽叽地上了汽车，把车发动起来。

这时，刘祥恰好赶了回来，心不由咯噔一下，不过他只能强作镇定，拿来两块苞米面大饼子，递到梅花嫂手里。梅花嫂勉强笑着，又把饼子推给了丈夫。刘祥难过地望着梅花嫂。梅花嫂心里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温老六等几个人保住了，难过的是小梅才五岁，还不懂事就要失去妈妈。她强忍住眼泪，说："小梅她爹，你领孩子好好过吧。炕上有一套新衣裳，给小梅穿上；我给你做了一件棉背心，放在柜盖上了。小梅找我，就说我上她二姨家串门子去了。"

刘祥听到这里，眼泪流下来。他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点了点头。

汽车开走了。梅花嫂被拉到县城，押在监狱里。当天晚上，李五陪着日本人开始审讯。他们逼梅花嫂交代出温老六等人的下落，梅花嫂一口咬定不知道。日本鬼子把梅花嫂吊起来，用皮鞭子抽，打昏过去，又卸下来，用冷水浇。浇醒以后，再灌辣椒面，压杠子。梅花嫂被折磨得昏过去三次，她一个字也没说。

第二天，刘祥领着小梅来到监狱门前，要进去看看，站岗的鬼子不让他们进。监狱院子有一面是用柞木条子夹的障子，顺着障子缝能看见院里。刘祥和小梅站在障子外边等着，寻思放风的时候，梅花嫂会出来的。等了好长一阵，才放风。从监狱里出来一帮人，可是没有小梅的娘。小梅一边哭，一边喊："妈呀，妈，你出来看看我呀，我想你

了！妈呀！妈……”叫了几声，没人回答。

李五认出是梅花嫂的孩子在叫妈妈，奸笑了笑，走到障子外边，把小梅和刘祥领进来，说是让到监狱里见面。李五把小梅领到梅花嫂面前，小梅扑在妈妈怀里哭起来。梅花嫂心里明白，李五把小梅领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无论如何不能叫孩子吃苦！她亲了亲小梅的小圆脸，给孩子擦擦眼泪。李五说：“大嫂，孩子没有妈不行啊！你快说了吧！说了好领孩子回家呀！”

梅花嫂抱着小梅不说话，眼睛狠狠地瞪着李五。

李五又劝道：“大嫂，说了就可以回家去过团圆日子。为了一句话，闹得母子分离，家破人亡，哪多哪少，你掂量掂量！”

梅花嫂还是不说话。李五一跺脚，从里屋出来两个小鬼子，手里端着刺刀，瞪着血红的眼睛，一把抓住小梅的袄领，提起来，要用刺刀挑。

刘祥上来抢小梅，被小鬼子踢倒在地上。梅花嫂起来护拉小梅，也被小鬼子踢倒了。小梅吓得没命地哭叫。

李五冷笑了一声：“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是要小梅还是要温老六？快说吧！说晚了，小梅就没命了！”

梅花嫂从心里恨死了李五。她眨了眨眼睛，说：“我说是说，你得先把小梅他们爷儿俩放出去。”

李五心想，小梅他们爷儿俩是笼中之鸟，想放就放，想捉就捉，现在放出去也飞不了。他给两个日本军官递个眼神，把小梅放在地上，叫刘祥把小梅领走了。李五催促道：“这回该说了吧？”

梅花嫂又停了一阵，说：“这事我不能跟你说。”李五说：“那好，对太君说。”

到了日本人那里，梅花嫂又不说话了。李五说：“搪不过去了，说吧！”梅花嫂故意装出想说又怕李五的样子。日本军官看出了门道，一摆手，叫李五退了出去。

李五退出去以后，日本军官说：“你的大大的漂郎（亮），丈夫的有，孩子的有，统统地说了，回家的有哪！”

梅花嫂趁机对日本军官说：“李五过去向来和温老六是单独联系。他花过温老六不少钱，温老六跑了就是他报的信。他向我借五斗苞米，我没有那么多，没借给他，他就想坏我，抓我来当垫背的。我一个女人能知道啥？”

日本军官听了一愣，据别的外勤揭发，李五确实有敲诈行为。可是他眼珠一转，逼近梅花嫂，突然说：“你的撒谎！”

梅花嫂坚定地说：“我要撒谎，你打死我！”

日本军官心里有些疑惑，就把李五叫进来。日本军官问：“你向她借粮的有？”

“她没借粮给我。怎么的？臭娘们！”

“你向温老六借钱的有？”日本军官怕他不敢承认，故意说成借钱。李五有点儿发慌了：“啊……那是去年我家……”

“嗨！”日本军官看出有那么回事，一摆手，没有让他说下去，紧盯住不放，“温老六的跑了的，你的知道？”

“不不，太君，这个我可不知道。”

“我问你，李五！”梅花嫂插上了嘴，“抓我那天，汽车一到我家门前，你为什么不马上领人去抓温老六？”

“太君，太君，你不要信她的！”李五转过身奔向日本军官。日本军官狞笑了一声，李五赶忙解释：“太君，这个娘们心眼儿太多。那天我是怕皇军上她当，我在外屋催着她换衣服，她故意磨磨蹭蹭，所以抓温老六的时候就晚了一些。”

“笑话！”梅花嫂步步紧逼，“你分明是给温老六他们让工夫。我问你，你嘴里口口声声说太君请我，我为什么不梳梳头、洗洗脸？再说，那么多皇军都在外面，你为什

么不请两位到屋里照看我，你领人去抓温老六呢？是我磨蹭，还是你存心？”

“不对！”李五拼命似的喊了一声，“温老六是你通风报信让他跑的，那天刘祥为啥不在家？”

“李五你这个混蛋！穷人家里谁的男人不去找活儿干？你说我通风报信，我问你，汽车在我家门口一个劲儿地轰轰，到底是谁通的风？是谁报的信？”

李五答不上茬儿，脸上冒汗，身子哆嗦。其实，日本军官原来就不很信任李五，只不过想利用他一下，这下他心里有了数，于是，一指梅花嫂：“你的话的，我的不信。李五的我的亲信的有。”他又对李五说，“她的撒谎的有！”

“她血口喷人！”李五缓了一口气。

日本军官又假装亲热，拍一拍李五的肩膀：“你的，三天之内，温老六的抓来的有！”

“太君，太君，我……”李五吓出一身冷汗。

日本军官没理李五，拖着长音对梅花嫂说：“你的良民的，回家吧！”

梅花嫂瞪了李五一眼，走出监狱。

李五喊道：“太君，不能放她！”

日本军官说：“良民的，一个不杀。”

一个小时以后，站岗的日本鬼子回来报告，说李五从小门溜走了。日本军官仰头大笑起来，没有派人去抓。

李五从小门溜出去以后，大步带小跑向梅花嫂追去。他想要杀死梅花嫂，活捉温老六，表示他对皇军的一片诚心。

李五追出去三十多里路，在柞叶岭下追上了梅花嫂。他端起枪刚要打，几个穿便衣的警察拦住他：“不能打，太君用她钓大鱼呢！”李五这才醒过神来，原来日本军官放走梅花嫂的时候，派出几个便衣跟踪。

他们继续往前跟踪，登上柞叶岭，梅花嫂突然失踪了。在他们四处寻找的时候，枪声响了，李五和几个便衣警察倒在树林里。

选自《民间故事》

欠钱

◇文/凌风



小王是个月光族，常向朋友借钱，好在他时不时就把欠人钱这事提一提，给人家一颗定心丸。

有一回，小王向大李借了一千块钱，过了段时间没能还上，于是发微信给大李：“欠你一千块钱。等手头方便了就还。”大李挺够朋友，回复说：“没事儿，别放在心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王还是没钱还，再次告诉大李：“还欠你一千块钱，我记着呢。”大李还是大方地说：“不急，等有了再还。”又过了半个月，小王再次提起，大李仍然回复说：“不要紧，方便时再还不迟。”

终于，小王攒够了钱，把一千块钱还上了。可不一会儿，大李电话打来了：“兄弟，搞错了吧？你问我借了三千。”小王气得差点跳起来：“兄弟，开玩笑吧？我知道还得迟了些，可你不至于这样吧！你摸着良心说，到底多少钱？”

大李肯定地说：“三千，你微信上说了三次一千，不是三千吗？”

选自《河源晚报》

天降机器人

◇文/魏炜　图/段明



这天下晌，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了，村主任陈永光喊道：“孙继祖，老蔫，村委会有你的快递，是个啥机器人，赶紧取走，别跟这里撂坏了，可没人赔你啊！”

他怕孙继祖没听清楚，特意广播了两遍。

这下，不光孙继祖听到了，全村人都听到了。啥？有人给老蔫快递了个机器人？村里人都没见过机器人，好奇得要命，纷纷赶到村委会来看稀奇。结果，老蔫还没到，村委会门口已经围着十几个人了。

乡亲们好奇地问陈永光：“那机器人长啥模样啊？你给我们看看呗？”陈永光朝他们翻了个白眼说道：“人家主人没来呢，我咋能打开包装？”乡亲们又说：“那就把包装盒拿来给咱开开眼呗。”陈永光就把包装盒拿了过来，让大伙儿扫了一眼，不屑地问道：“看到啥了？”大伙儿面面相觑。

那个包装盒跟个洗脸盆差不多大小，怎么能装下人？可包装盒上写着呢，里面放的是扫地机器人，要轻拿轻放，不可挤压。其实陈永光接到快递后看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个子丑寅卯来，他相信乡亲们不比他见多识广，就更猜不出来了。这时，有人讥讽地说道：“不会是写错了吧？老蔫哪买得起机器人啊！他就差把自己当机器人卖了。”乡亲们听了，一阵哄笑。

也是，老蔫哪有钱买机器人呢？他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早几年，他老婆得了白血病，把家底都耗尽了，可还是走了。紧接着他儿子孙悦又考上了大学，每学期

几千元钱的学费让他愁死，他连卖肾的心都有了。多亏陈永光跑到镇上为他争取来了一笔奖励金，村委会又给他家发了困难补助，加上乡亲们的捐款，总算保着他儿子上了大学。他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十天半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哪有钱买机器人呢？

老蔫听到广播后来了，凑到跟前，小心地对陈永光说道："主任，你不会是看错了吧？我哪会有快递呀，更买不起机器人这么高级的东西。"陈永光把盒子递给他看："你看清楚，孙继祖，没有错吧？"老蔫认真看了看，收件人确实写着他的名字，这才满腹疑惑地接过盒子，转身就走。

乡亲们拦住他，七嘴八舌地说："老蔫，让我们开开眼，看看机器人长啥模样。"老蔫放下盒子，就要打开，却听吴桐喊道："别打开！"乡亲们扭头看着他。吴桐刚刚从手机上搜到了机器人的相关说明，就大声说道："机器人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不然，它会找不到家的！"有人好奇地问："咋？机器人还有家呀？"吴桐煞有介事地说："充电器就是它的家呀！"乡亲们就说："老蔫，咱到你家去看。"老蔫抱起盒子往家走，乡亲们簇拥着他，好不热闹。

二十多个人，一下子就把老蔫家的客厅挤满了。

老蔫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从里面掏出一个圆盘一样的东西。他看着那东西，一时手足无措。乡亲们探头看着，也一脸惊讶，小声议论着："这哪像人呀？""递给它个扫帚，看它咋扫地。我看它连胳膊和手都没有，咋拿得了扫帚啊？"有人捂着嘴巴乐："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吧？蒙咱农村人哩。"还有人在旁边说风凉话："真要有机器人能扫地能做饭再能生孩子，还娶媳妇做啥？"乡亲们听了一阵笑。

吴桐拿过说明书看了一会儿，然后寻了个有插座的地方，把充电器插上，又把圆盘放到上面充电。接着，他把遥控器安好，看到机器人显示电是充满的，就对乡亲们说道："都往边上站站，咱该让它干活儿了。"

乡亲们都听话地退到墙边，屏气凝神，睁大眼睛看着。吴桐按下了扫地键，那个圆盘就扫起地来。不光把面上都清扫了，还钻到沙发底下，扫出了两只臭袜子。老蔫红着脸，忙着捡走。有人感叹道："真干净啊！比我媳妇扫得都干净！"谁知他老婆也赶来看热闹呢，听了他的话，就笑道："有本事你也买个机器人给咱扫地呀！"那人就说："机器人还得充电，我媳妇不用，省钱啊。"他老婆倒说："天天猫着腰扫地，腰真疼呢。机器人这么好，不如咱也买一个。老蔫，这机器人多少钱呀？"

老蔫吭吭哧哧地说："这又不是我买的，我不知道啊。"

吴桐说："四千多。"

乡亲们一阵惊呼："天哪，这么一个小东西四千多元钱呀！"吴桐白了他们一眼说："这属于高科技，当然贵了。"他又指着一个键，对老蔫说道："老蔫叔，你要觉得地扫干净了，就按这个键，机器人就会自己回家去。"说着，他示范了一下。

机器人立刻停止扫地，果真回到了充电器上的家。

乡亲们又是一阵惊呼。

机器人表演完毕，乡亲们都散了，陈永光却没走。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对老蔫说："你这儿子呀，真不懂事儿。你家都用上机器人了，甭说是咱村，在咱们镇上，恐怕都是头一份。你说说，这困难补助，还怎么给你？老蔫，不，孙继祖，今年你就不要再提申请了。"

一听说不给困难补助了，老蔫急了，他一把拽住

了陈永光的胳膊，急切地说道：“我给小悦的那点儿钱，刚刚够他吃饭的，他绝对没钱买机器人呀！”陈永光问：“那机器人是哪来的？”老蔫结结巴巴地说：“兴许是别人寄错了呢。”陈永光被气乐了：“咋没人错寄给我一个？继祖大哥，咱别捂着耳朵偷铃了，好不？”老蔫赌气地说：“你给小悦打个电话，我问问他！”

老蔫没有手机，家里也没电话，但凡有急事找孙悦，他都是借陈永光的手机用。孙悦用的手机，也是陈永光淘汰给他的。陈永光说在那么远的地方上学，万一遇到啥急事想找家里人联系却没手机，那可不行。

陈永光就给孙悦打了电话。孙悦很快就接听了：“永光叔，你好啊。有事儿吗？”陈永光说：“小悦，我替你爸告诉你一声，那个机器人收到了。”孙悦愣住了：“啥机器人？”陈永光说：“你不是给你爸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吗？你爸收到了，还演示给我们看，挺好的。乡亲们都夸你孝顺呢。”孙悦迷惑地说道：“我没买呀。”陈永光生气了：“你没买？那是谁脑子进水了白白送给他的？小悦，咱说啥话要摸着良心！”不等孙悦再说啥，他就挂了电话。

因为电话开了免提，两人的对话，老蔫听得真真切切。老蔫说：“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没钱买，小悦也没钱买，怕是真有人寄错了快递。”陈永光一摆手，不耐烦地说：“你这话连三岁的孩子都糊弄不过去。是不是你们父子俩商量好了统一口径？不管怎么说，你家有机器人了，困难补助就没有了。不然，在乡亲们那里也说不过去！”说完，他就走了。

老蔫看着那个扫地机器人，也呆住了。

村主任说得有道理，平白无故的，谁会送来个机器人呢？四千多块钱呢。而且，包装盒上写得清清楚楚，孙各庄孙继祖。县里只有一个孙各庄，孙各庄里只有一个孙继祖啊！要说快递不是寄给他的，他就是把天说破了，也没人信啊！

两天后，孙悦把电话打到陈永光那里，老蔫接了电话。孙悦告诉父亲，卖家不肯透露买家的信息，他也没办法了。老蔫叹了一口气，对孙悦说道：“儿子，这两天我盘算过了，村里不给咱困难补助，咱家就有了缺口。我怕是给不了你那么多钱了。”孙悦说：“爸，我知道了。”挂上电话，老蔫直想哭。

当天晚上，老蔫把家里的钥匙交给陈永光，说他要进城找事做，家里就托付给陈永光照看了。那几亩地里的庄稼先不用管，收秋的时候他就回来了。陈永光接过钥匙，没再说啥。

老蔫来到省城，坐公交车去找儿子。坐在车上，他听到前排的两个妇女在聊天。其中一个微胖的妇女说，她爸半身瘫痪，需要人照顾，可请来的保姆，看中了她家的大房子，总想色诱她爸，于是她就把保姆给辞了。她现在就想找一个有老公的妇女来给她爸当保姆，那样她才放心。刚刚她又去了一个家政公司，见了几个保姆，问人家是否有老公，人家都说没有，她哪敢雇。其中有个保姆不客气地对她说：“我老公要是还活着，我怎么会出来打工？还不如守着他过日子呢！”

老蔫听到这里，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那两个女人扭过头来看他。他就说：“那个女人说的有道理。”微胖的女人生气地说：“她有道理，我怎么办呀？”老蔫灵机一动，问道：“你看我行不？”微胖的女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又问他会不会洗衣做饭。打从老婆死后，家里家外哪样事不是老蔫干，洗衣做饭自然不在话下。老蔫点头说行。微胖

的女人就带着他回家，试工三天，完全胜任，老蔫就当起了保姆。每个月六千元的工资，每周还能休息一天。

休息日，老蔫去看儿子。儿子不在，他宿舍的同学说，他出去当家教了，要很晚才回来。老蔫就坐在门外等。等到晚上九点多钟，儿子回来了，但看上去情绪很低落。他把儿子拉到一旁，问道："你跟爸说实话，出了啥事儿？"

孙悦赌气地说："还不是因为那个机器人！"

老蔫蒙了："机器人咋啦？"

孙悦原原本本地跟老蔫讲起来。打从大二开始，孙悦就给人当家教，一天两个钟头，也有二百多元钱的收入。可他没跟老蔫说，因为他交了个女朋友，约会得花钱啊！前些日子，老蔫莫名其妙地收到个机器人，他家的困难补助取消了，他得省下钱来交学费，就不敢再带女朋友出去了。女朋友以为他对自己冷淡了，跟他吵。他只好说出了原委。女朋友听说他家还在吃困难补助，立马变了脸，扬长而去。

老蔫忙说道："你去跟她说，咱家不用吃困难补助了。我在城里找了活儿，一个月能挣六千元呢！"

孙悦摇了摇头，说这么认钱的女朋友早吹早好，不然，将来也有打不完的架。接着，他又低声说道："爸，对不起啊，我当家教挣钱的事，没跟你说，还让你节衣缩食地供着我。困难补助没就没了，以后我给你寄钱。"老蔫笑着说："不用你寄钱，我能挣。我原先以为进城来找不到活儿呢，没承想还没找呢，活儿就送上门来了。要知道是这样，我早来城里了。"

父子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腊月二十八，老蔫和孙悦一起回家过年。走到自家门前，却见大门虚掩着，两个人就推门进去，听到房里有动静，两人放轻脚步，来到房门口，只见陈永光和他闺女陈萌正在打扫房间，一边打扫一边说着话。陈萌说："爸，我给你出的主意不错吧？继祖伯人老实，思想也保守，要不是那样激他，他肯定不会主动去想赚钱的办法。"陈永光说："你这个办法真是好啊！不给他困难补助了，他被挤对得没办法，只好进城去。谁知道他命那么好，一下子就找到了工作。也不全是命好，还是他手巧。他这一脱贫，我心里就踏实了。哼，小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

陈萌问道："我有啥小九九？"

陈永光说："小悦跟他女朋友吹了吧？你们发展到啥程度了？"

陈萌脸上一红，继而得意地说道："那个女同学长得是漂亮，可太认钱了。刚听说小悦家吃困难补助，马上就翻脸了。我原来以为她是一个劲敌呢，想了三十六计，谁知道她这么弱，那三十五计都废啦。"她的语气里还有些失望。

陈永光略带醋意地说："我还没用上机器人呢，他老蔫倒先用上了。唉，你这闺女呀，还没过门呢，就先向着人家啦！"

老蔫瞬间啥都明白了。他转脸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低声问他："你跟小萌搞对象呢？"孙悦见瞒不住了，只好点了点头。老蔫撇了撇嘴。孙悦小声问道："爸，你不愿意啊？"老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小声说道："这小妮子太精了。一个机器人，耍了咱父子俩啊！何止是咱父子俩，还有你那个前女友。我怕你将来斗不过她呀！"

孙悦小声说道："斗啥呀。她对我好，我听她的就是了。"

望着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说不出为啥，老蔫不但不生气，心里反倒乐着呢！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抓只蚂蚱去碰瓷

◇文/郭肖青　图/颜玮



林大春是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这天上午，总经理派他去郊区一家工厂谈合同，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轿车出发了。

半路上经过一片树林，林大春突然有些内急，看看四处无人，就把车停在路边，然后钻进树林里。解完手回来，汽车往前开了没多远，就看一位老大爷从路旁一棵大树后闪出来，双手叉腰往公路中间一站，拦住了林大春的去路。

林大春吓得脚踩刹车把车停下，然后轻轻摁了两下喇叭，示意老大爷让让路。谁知，老大爷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林大春见状，只好往左打方向盘，打算从老大爷的身旁绕过去。谁知老大爷一个箭步，再次挡在了汽车前面。

林大春无奈，只得熄了火，从车里钻出来，对老大爷说：“老大爷，您拦我的车干什么？我还急着去谈生意呢！”老大爷仔细打量着林大春，良久才开口：“小伙子，你认识我不？”林大春使劲摇了摇头。“难道你就对我没有一点儿印象？”老大爷又问。林大春还是摇头。

老大爷白了林大春一眼，弯下腰，低下头，往小汽车的车尾走去，好似在寻找什么东西。林大春被这个怪老头儿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好奇地跟过去，想看看老头儿到底要干什么。

老大爷在汽车左后轮旁停下来，然后蹲下身，用手从轮胎上取下半截死蚂蚱，冲林大春晃了晃，怒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还想驾车逃逸吗？”

林大春一下愣住了，这老爷子说啥呢？什么交通事故？什么驾车逃逸？老大爷带着哭腔告诉他，那只蚂蚱是他家里养的一只宠物，已

经养了一个多月，刚才带着它出来放风，结果被林大春的汽车给轧死了。

林大春听完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是遇到“碰瓷”的了。他在城里开车都是万般小心，车里还装有行车记录仪，没想到今天在这荒郊野外着了别人的道。他稳了稳神，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老大爷，您凭啥说这只就是您养的宠物？您是不是想讹我？”

老大爷撇了撇嘴，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果园：“我家种着上百棵苹果树，一年的收入少说也有个十万八万的，我用得着讹你？你也太小瞧我老汉了！”说完，他把拴在蚂蚱身上的一根白色细线绳提起来让林大春看，“看到了吧，这是我用来拴蚂蚱的细绳！”

林大春知道，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不能造次，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可他又不甘心，他看了老大爷一眼，掏出手机打算报警。他想，老头儿见他报警，说不定吓得溜之大吉。

让林大春失望了，老大爷见他要报警，不但没走，反而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林大春举着手机，自己倒先打起了退堂鼓。警察来了又能怎样？人家硬说那就是他养的宠物，警察有啥办法？如今养另类宠物的人多了，养蜘蛛的，养蛇的，养蝎子的，还有养蚂蟥的，养只蚂蚱还算啥稀罕事吗？轧死了人家的宠物就得赔钱。

林大春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离与客户约好的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第一次见面，可不能给对方留下不守时的印象。这样想着，他把心一横，对老大爷说：“老大爷，您开个价吧，我赔钱给您！”

林大春原以为一只破蚂蚱顶多也就值个几十元，谁知老大爷却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只见他伸出十根手指头，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也不多要，你给一千元吧！”

林大春听罢，气得差点儿蹦高：“我说大爷啊，这只蚂蚱是金的还是银的啊？都赶上一只肥羊了。这不是讹人吗！”

老大爷却眯缝着眼撂下一句狠话：“你甭管我这只蚂蚱是金的还是银的，也甭管我是不是讹人，反正不给一千元你就甭想走！”

林大春刚压下去的火又被老大爷的话给挑起来了，一千元钱对他来说算不了啥，但他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事到如今，不想报警也不行了，他再次拿出手机准备报警。老大爷一看林大春真要报警，有些害怕了，他歪着头想了想，说道：“算了算了，我不和你计较了，你就给我九十六元吧！”

林大春心想，这个老爷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刚才还狮子大开口要一千元，现在转眼降到了九十六，你要个整头儿也行啊，偏偏还带了个零头儿，真搞不明白他是咋想的！这样想着，林大春从衣兜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老大爷，说道：“给你一百元，剩下那四元不用找了！”

老大爷却倔强地把头一抬：“不行，多一分我也不要。我就要九十六元，你给我零的！”

林大春拍了拍脑门儿，无奈地说：“老大爷，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年头谁兜里还带那么多零钱啊！要不这样，咱俩加个微信好友，我通过微信给你发个九十六元的红包，如何？”

老大爷掏出手机冲林大春晃了晃，没吭声，那是款老人机，接打电话发发短信还行，没法玩微信。“那咋办？”林大春耐着性子问道。

“我管你咋办呢！”老大爷没好气地说，“反正我就要九十六，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

林大春火了，把钱往老大爷怀里一塞，急赤白脸地说：“就给你一百，爱要不要！”

老大爷拿过钱往汽车引擎盖上一拍，乜斜着眼看着林大春，气呼呼地说：“我

就是不要！万一你再给我一张假钞，我到哪里找你去？”

林大春一头雾水，他觉得这其中或许是有什么误会。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老大爷，然后对他说：“老大爷，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以前我也从没见过您，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老大爷仔细端详着林大春，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在林大春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讲了实情。

原来，老大爷的儿子种了一大片果园，今年大丰收，就搞起了苹果采摘。由于游客比较多，每到周末老大爷就去帮忙。上个周末，有个和林大春长得一模一样的小伙子，开着和林大春相同牌号的车来果园采摘。老大爷给称了重，一算账，一共九十六元。小伙子拿出一张百元大钞，还说剩下的四元钱不用找了。由于当时来采摘的人比较多，老大爷也没顾上仔细辨认，之后才发现那张钞票竟然是张假钞。今天上午，老大爷又去儿子果园帮忙，走到半路看到路旁停着一辆车，车牌号有些眼熟，仔细一看，正是那天那个小伙子的车。于是，老大爷从路边抓了一只大蚂蚱，又从兜里掏出一段细绳拴在蚂蚱身上，再把蚂蚱塞在汽车的左后轮下。

林大春听罢恍然大悟。他回想起来，上个星期六，他把自己的车借给了他的孪生弟弟林小春。一定是这个家伙干的好事！

林大春马上拨通了弟弟的电话。面对哥哥的质问，林小春支支吾吾半天才说了实话。有一天他去送货，客户给了他一笔现金，由于当时身边没有验钞机，就没辨验，回家后才发现那笔钱中有一张是假钞。他本想把假钞销毁，可想想又没舍得，刚好那天他到老大爷的果园采摘苹果，就来了个“鱼目混珠”。林大春听完，在电话里把他好一顿训斥。

林大春把情况跟老大爷解释了一番。老大爷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你这么一说我才看出来，你好像比你弟弟胖了那么一点点。”

林大春把那张百元大钞递给老大爷，跟他说算是替他弟弟还的。老大爷死活不要，说不打不相识，那些苹果，算是他请客了。

两人望着汽车引擎盖上那只死蚂蚱，不由得相视大笑。

选自《民间文学》

老杨头之死

◇文/胡正彬　图/段明

阳春三月，天气暖和，地里没活儿，家里也没活儿，正是乡下最好的一段时光，唯一的缺点，就是村里的人太少，找不到人玩。

吃完早饭，杨光荣就拉着邻居李德水到村口大槐树下下棋，两人都是臭棋篓子，别人下棋看三步，他们只能看一步，也不会用计，上来就厮杀，三五分钟就是一盘，各有胜负，胜不骄败不馁，享受过程。

半上午的时候，来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远远地就停了，下来两个人，穿得都很讲究，西装革履的。

李德水说：都不认识，好像不是咱庄的亲戚。杨光荣说：要是找我们家的，你千万不要吭声，让我来对付。

车里的两个人走了过来，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棋，一盘结束，戴眼镜的那人掏出一包烟，每人递一支，点上火，说道：大爷，请问，

杨厅长家在哪？

李德水没吭声，杨光荣抬起头，皱起了眉头，很迷惑地说：你找错了吧，这个村没有叫杨厅长的人。那人连忙道歉：对不起，杨厅长不是人名，是官职，他名叫杨昊天，省民政厅副厅长。

杨光荣恍然大悟：你们还是找错了，这个村没有叫杨昊天的，也没有当副厅长的。

戴眼镜的坚定地说：没错呀，这不是杨岗村吗？杨光荣说：不错，是杨岗，既然他在省里当厅长，你就去省里找他呗，他又不在村里办公。

戴眼镜的友好地笑了笑：我们是朋友，我是外地的，办事路过这里，顺便看看杨厅长的父亲。杨光荣理解了：原来这样啊！可是，这个村真的没有一个叫杨昊天的人，你去周围其他几个村打听打听吧，这一带姓杨的多。

戴眼镜旁边那个小分头笑着插话道：想起来了，高中以前，杨厅长不叫杨昊天，他叫杨发财，杨发财您知道吗？

杨光荣哈哈大笑：你说的是狗蛋啊！他是叫杨发财，当了这么大的官了，都没听他说过。不过，你们来晚了，他爸爸老杨头早就死了，他家里没人了，其他的人，都跟他去城里享福了。

戴眼镜的大惑不解：不会吧，据我所知，杨老先生还健在，要是仙逝了，我们应该知道的。



杨光荣说：全世界每天死那么多人，你都知道？你又不是阎王爷。

那人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杨光荣急了：都是左亲右邻的，我能拿人家生死开玩笑，不信算了。

说完，指着棋盘，对李德水说：下棋下棋。

两个人还不甘心，想再找个人打听打听，四处空荡荡的，家家大门紧闭，真找不到人，只好叹一口气，走了。

两人一走，杨光荣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把棋盘都踢翻了。

李德水说：老杨大哥，你真是的，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说自己死了哩？这不是咒自己吗？

杨光荣说：不这么说，他们能痛快地走吗？无利不起早，这两人既然认识我儿子，为什么不去找我儿子，找我干什么？肯定没好事，对付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死了，人都没有了，他们就死心了。

李德水笑了：也是也是，儿子当大官，爹也不容易。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2 上



罗一鞭

◇文/何万洪　图/段明

县城的三人病房，通常狭小，总给人一种紧迫感。而满屋清白色，纯净得常常让人局促不安。

罗老汉的床前和病房门口聚拢着一群孙男娣女和亲戚朋友，个个面带忧愁，眼中含泪。

儿子紧紧托着罗老汉的手，轻飘飘如同托着一截枯干的树枝。他极力控制着眼泪，低声问：爹，您看看，大伙儿都来了。还想看谁，您还想说啥？

罗老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苍白的嘴唇只张开一毫缝隙却无法发出声音。他吃力地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对面冷色的墙。

大家扭头向墙上看，空无一物。儿子诧异片刻，忽然明白了老汉的意思，急忙唤过一人：小六，快回家去，把我爹的鞭子拿来。

罗老汉一生最大的欢喜就是他的鞭子，最大的骄傲也是他的鞭子。鞭子就是他的命。

年轻时候的罗老汉脾气倔，哈拉海沟村人管他叫“罗一鞭”。小孩子不解，问大人“罗一鞭”是啥意思时必挨一巴掌：混蛋玩意儿，这都不知道？

“罗一鞭”是小队队长，是队里最好的车把式。他赶车的手艺在大队里叫响，在十里八村也是头把金交椅。一提起“罗一鞭”，赶车的都会由衷地竖起大拇哥：嘿，那小子，鞭子玩得好，干脆利落，再烈性再难驯的牲口也怕他那一鞭子。

嗯，嗯。很多人都会点头附和：你说，九队那匹马，多难摆楞，十个八个棒小伙子都套不上车。好不容易套上了，不是一步不走，就是尥蹶子乱跑。多紧的笼头，多硬的棒子，屁事不管。人家“罗一鞭”来了，鞭子一举，腕子一抖，嘎嘎一响，他奶奶的，儿马老老实实的，让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们说邪不？

“罗一鞭”没事的时候就练鞭子，清晨在河套，两脚稍微分开，站稳了，冲着围观的人憨憨一笑，把鞭子攥紧了高高举起，向半空猛地打个旋儿，那清脆的回音在村里回响半天。

“罗一鞭”爱他的鞭子，视如珍宝。别人不用鞭子的时候都会随手扔在马棚，用的时候再找出来。他不行，使完了得刷得干干净净的，挂在炕头，闭上眼睡觉之前看一眼，醒了第一眼也得看鞭子。媳妇淑枝骂他“鞭子比媳妇还亲”，他憨憨一笑：你能自个儿照顾自个儿，鞭子不行，虽

然有灵性，但生活不能自理。

“罗一鞭”的鞭子不只是赶车，还能围猎。别人用枪打兔子，未必打得着，他用鞭子一抽一个准。大雪封山的时候，他爬上山，在雪窝子里撵兔子，见兔子跳起来，一鞭子下去，兔子打个滚，再也不动了。

大月亮地儿的夏夜，邻院王四眼儿惊叫，把左右乡亲都吵醒了，大伙儿披上衣服跑过去，“罗一鞭”自然不落趟儿。一问才知道，王四眼儿家的鸡架里，趴着一只狐狸，大概是偷鸡吃来了。不过，他仅有的一只鸡并没在鸡架中，狐狸啥也没捞到，却被王四眼儿用铁叉堵住了。

毛团儿，毛团儿。人们知道狐狸伤不到人，却也不敢上前去抓，只是围着说笑：王四眼儿，你怕啥，你不敢动，“罗一鞭”拿着鞭子呢，一鞭子就解决了。半年连肉星都没见到，这下好了，肉大伙分，皮归“罗一鞭”，做个垫子没问题。

“罗一鞭”没有理会大伙的起哄，他仔细看看瑟缩成一团的狐狸，挥挥手：散了吧，散了吧。别打了，让它走。

有人便问：是怕打着狐仙吧，鞭子软了？

“罗一鞭”一瞪眼：屁话，我可不信什么仙啊神啊的，你没看它没吃着鸡肚子还那么大，一定是有崽子了，咱不能吃命。

人们确信“罗一鞭”的见识，并不可惜没能吃到一顿美味，笑着散了。至于狐狸后来去了哪里，大家就不关心了。只是经常开玩笑说起“罗一鞭”和狐狸的风流韵事。

依旧是夏夜，依旧是王四眼儿家，依旧是呼喝声引来一群人。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瑟缩着躲在墙角，一手捏着半拉玉米饼子，一手拎着铁锹，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屈。有人说这是邻村的孤儿，常来村里偷吃偷喝，却总也抓不住，这次被逮个正着，一定得好好惩治惩治。人们便要“罗一鞭”拿鞭子抽这个小贼，让他长长记性。“罗一鞭”憨憨一笑：小兔崽子，别拿那玩意吓唬人。把那玩意扔了吧，不顶用。我这鞭子可不是吃素的。哈拉海沟人像哈拉海一样，有刺有毒但绝不会上赶着蜇人，赶上饥荒能救人命。以后缺吃少穿的，来我家，我给你，别偷东两，做贼这辈子下辈子都没出息。都散了吧，以后大家别拿这事磕打牙，给孩子留条路。

孩子愣了一会儿，见无人围了，扔掉铁锹，转身跑远，从此没了消息。

依旧是夏夜，依旧是惊叫，依旧聚拢了一群人。这次是村里的小学。“罗一鞭”照例拿了鞭子，赶到出事的地方，发现很多人远远地站定。“罗一鞭”挤进去一看，学校的小张老师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地坐在院子的石板上，一个胖男人站在院子里叼着烟卷，却没有点着，腿有些颤。

小张老师见“罗一鞭”来了，上前哭诉了经过：这个男人喝了酒，夜里闯进来要耍流氓。“罗一鞭”最看不惯这样的事儿，气得拎鞭子要打那个人，仔细一看，却停住了手。胖男人是社里的武装部长，平时很厉害，怪不得人们要站得远远地躲着。“罗一鞭”犹豫了一下，把鞭子放下。那人也看清了“罗一鞭”，见他放下了鞭子，镇定地点着烟，嘿嘿一笑：一个反革命的家属，就是破鞋，有啥金贵的？玩也是白玩。呸！他转身刚要走，“罗一鞭”猛地一鞭子抽在他的背上，疼的那家伙躺在地上直打滚。“罗一鞭”叫老婆淑枝和另外几个女人把小张老师带回家，他和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把武装部长抬着，扔到了荒郊野地。事后，“罗一鞭”的小队长被撤了，大车也不让赶了。不过，新任队长啥事都不做主，队里大事小情还得“罗一鞭”说了算。

罗老汉的鞭子拿来了，崭新的皮鞭，是那个孤儿送来的。他跑到外面打工，成了家，虽然过得一般，却总惦记着罗老汉，逢年过节都会拿些烟酒来。罗老汉什么都不要，只留下了他送来的一根皮鞭。

儿子并没有遵照罗老汉的遗愿，没有把鞭子和老汉葬在一起，而是把它端端正正地挂在老汉遗像的旁边，像极了一枚黑亮亮的徽章。

选自《热河》

走眼

◇文/行吟水手　图/周欣欣



教授是艺术学院的教授。教授平时喜欢收藏瓷器、木雕、字画、金石、玉饰等，但大多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找点乐子而已。

那天，教授从外地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回来，看见家门口的一棵梧桐树下蹲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乞丐，面前放着一个装满零钱的碗，身边靠着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小男孩。和其他乞丐不同的是，这个乞丐的手里捧着一本书，正在教孩子认字。孩子的一只手信赖地搁在他的肩上，他回过头耳语般地对孩子说了一句什么，孩子咯咯咯笑了起来。

那一刻，教授的眼眶湿润了。他想起几十年前在一个山村的农家小院里，做小学教师的父亲手把手教自己写字的情景。

教授情不自禁地走到乞丐跟前，蹲下身子，摸着小男孩的头，对乞丐说："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乞丐说："山南。"

教授说："那是个穷地方啊！"

乞丐说："就因为穷，孩他娘才跟着一个外乡人跑了。我年前害了场大病，没法再种地养家，就只好带着小孩出来乞讨……"

教授被深深地打动了。一个沦落为乞丐的人，在生活都难以保障时，竟然还教儿子读书识字，看得出，他们对美好的生活依然充满了希望。感动之余，教授掏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送给了乞丐。

临走前，教授盯上了乞丐面前放着的那个装满零钱的碗。那是一只土巴碗，土得掉渣，做工粗糙。教授眯着眼睛，专注地端详着那只土巴碗，久久不忍离去。

乞丐被教授的举动给搞蒙了，一只白送都没人要的土巴碗，怎么就让眼前的这位城里人发起了呆？

这时，教授拿起了那只碗，又仔细看了看，然后对乞丐说："这只碗，卖给我好吗？"

乞丐一听连连摇着头说："不，不不不……"



“哦？”教授吃惊地看了乞丐一眼，“看来你知道这只碗的价值了？那你开个价吧，打算多少钱卖给我？”

乞丐一愣，脸红了，连忙说：“不不不，一只土巴碗，白送都没人要，哪能卖你钱？你真想要，拿去得了。”

教授的眼睛一亮。教授说：“这只碗明明是古董，这样吧，我给你三万元，你将这只碗卖给我，去找个事干干，也好让孩子有学上，怎么样？”

三年后一个秋日的黄昏，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教授家。当时教授正在伏案填写一张准备寄往贫困山区，用来资助山区教育事业的汇款单。

教授一眼就认出了中年男人，他就是三年前的那个带着小孩乞讨的乞丐。与三年前不同的是，乞丐的身上多了一件名牌西服，手里提着一盒高级礼品。

乞丐坐在教授家的客厅里，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乞丐说：“我这次来是向你表示感谢之意的，是你的三万元钱让我站了起来。”

教授说：“那么，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呢？”

乞丐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小声说：“三年前，我用卖碗所得的三万元和别人合伙在老家那边弄了个窑场，做起了烧瓷。一些烧瓷拿出去卖时竟被人误认作了古董，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地当古董卖，几年下来，好歹也弄了几个钱。”

教授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教授说：“那个小男孩，他现在上几年级了？”

乞丐说：“我叫他退学回家帮我打理生意了。”

教授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良久，教授起身走进了卧室，从卧室里拿出来一只碗，正是乞丐在三年前卖给教授的那只土巴碗。教授说：“这只碗，只不过是一只再也普通不过的土巴碗而已。”

乞丐说：“既然你一开始就知道这只碗不值钱，那干嘛还要花三万元冤枉钱买它？”

教授说：“我当时买的不是一只一文不值的土巴碗，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乞丐有些弄不懂了。

教授轻轻地挥了挥手，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教授对乞丐说：“你走吧，你怎么还坐在那里？”

乞丐说：“我没坐啊，我站着呢！”

教授说：“我怎么老觉得你还是没有站起来！”

乞丐在走出教授家门厅时，听见了瓷器碎裂的声音。

选自《喜剧世界》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力气大了

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我决定每天坚持健身。

一个礼拜后，我欣喜地对老伴儿说：“快看，以前皮带只能扣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

老伴儿赞许地说：“这才过了一个礼拜，你的手劲儿就练大了。”

选自《大河文摘报》



二维码

公司附近新开了一家快餐店，只需用手机扫餐桌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点餐和付钱。有个女同事点完餐把二维码发到微信朋友圈，不一会儿就有人替她买了单。

我学着女同事点完餐也把二维码发到微信朋友圈。没人替我买单，反而不知道是谁帮我加了20碗米饭。

选自《老年文汇报》



到底要吃哪个

看僵尸电影，感觉僵尸好恐怖，但想了想还是没有食堂大妈恐怖。

因为食堂大妈总喜欢说两句话：“你要吃哪个同学？”“你看后面那么多人，你到底要吃哪个？”

选自《上海故事》

书法大赛

最近公司举行了一次书法大赛，我也参加了。没想到，一个生产机械的公司居然是卧虎藏龙之地。这个写的是“颜筋”，那个写的是“柳骨”，让我颇有压力。

闭目良久，我提笔写下五个大字“该发奖金了”。

众人一致认为，我这幅字触及了他们的灵魂，遂被评为冠军。

选自《特别文摘》

误会

昨天下午回家，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不知道她正在经历什么，艰难孤独的晚年？儿女疏于尽孝？……

我正在思索时，老人打开捂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

选自《中年读者》



沉重一击

那天，我背着双肩包坐公交车，车上人挤人。突然我感觉包在下沉，因为包里没啥贵重物品，所以我挪了挪，没怎么在意，谁知那小偷得寸进尺。

我火了，转身对着他大声道：“掏起来没完了！来，你想要语、数、英、化、物、政哪本书？我给你掏！”

小偷被我吼蒙了，好一会儿才嘟囔了句：“看着不像是上学那个年纪的人啊……”

（包子）

选自《喜剧世界》



拍照

夫妻俩去拍婚纱照。

妻子：“怎么这么贵啊？”

店员：“主要是服装贵。”

妻子：“那就拍套亚当与夏娃吧。”

（艾鸽）

选自《良友周报》

“洗钱”

小百货店里进来一个人，对店主说：“大哥，能帮我换五张旧一点的钱吗？”说着，他掏出五张崭新的一百元钞票。

店主很奇怪。

那人解释说：“中午请朋友吃饭，把钱都花了，这是刚取的钱，太新了，还是连号的，我怕老婆晚上翻我钱包，所以……到你这来‘洗钱’了。”

（伊言）

选自《民间故事》

插图：彭建辉

寻金奇遇

◇文/孔燕　图/周欣欣



艾伦告别了家乡小镇来大都市伦敦，本想找份正经工作谋生，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酒吧卷入了一场帮派斗殴。混战中，艾伦失手把人打成重伤，于是坐了三年牢。出狱后，艾伦四处找工作，却因为有前科屡屡碰壁。

这天，艾伦去面试一个超市收银员的职位，不出意外，当超市经理得知他坐过牢时，立马干脆利索地拒绝了他。

艾伦垂头丧气地走出超市，此时超市对面的一处建筑物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栋尖顶的别墅，楼顶竖立着一尊骑士雕像，骑士骑在骏马上，左手拿着长矛，右手拿着盾牌，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马的左前蹄不见了。

艾伦眼睛一亮，蓦地想起了狱友老汤姆跟自己讲过的一个故事。说是二战时有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为了躲避德军的搜刮，把全部家产兑换成了满满一箱金子，又把金子藏在自己位于郊外的乡间别墅里，才搭上了去往美国的邮轮。犹太商人本想等战乱平息后回来取金子，可是不料半路上他肺病复发，没几天就死在了邮轮上。

临终前，犹太商人把金子的线索透露给了在邮轮上热心救治自己的医生，然而医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恪守着不义之财不可取的原则，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金子。

直到许多年后，医生弥留之际，才把秘密说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艾伦的狱友老汤姆。老汤姆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此时手头上正拮据，父亲的话犹如一剂强心针，让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恨不得立刻就去找金子。

可是不等老汤姆开始行动，他以前参与过的一起巨额诈骗案就被侦破了，警察半夜破门而入，老汤姆锒铛入狱，他的寻金梦也就此破灭了。

老汤姆信誓旦旦地说，他入狱后的每一年都会托可靠的人去探访一趟藏金别墅。据去的人反馈，别墅保存完好，主体结构从未

改变过，所以老汤姆坚信金子肯定还藏在别墅的某个角落里。老汤姆还说，关于金子的秘密，除了艾伦他再也没有告诉过其他任何人，因为艾伦在狱中的悉心照顾让他深受感动，所以他愿意让艾伦得到这笔财富。

艾伦当时只是把老汤姆的话当笑话听，根本没有当真。毕竟谁会相信一个老眼昏花、年届八十的老囚犯呢？

可是此时此刻，白色的楼房、骑士的雕像、缺了一只前蹄的骏马，眼前的情景跟老汤姆向他描述过的一模一样，由不得艾伦不相信。

艾伦不动声色地走到马路对面，先是在报摊上买了一张报纸，然后围着别墅转了几圈。通过观察，他发现别墅后门出入行人稀少，而且门锁老旧，看起来似乎不难下手。

在金子的诱惑下，艾伦决定铤而走险。凌晨时分，艾伦揣着在五金店买来的撬锁工具，趁着夜色再次来到别墅，然后撬开后门的门锁溜了进去。

岂料艾伦刚打开手电筒，一个黑影就闯入了他的视线，那人背对着他，手里也拿着一个手电筒，正在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

看来是碰上同行了。艾伦心里一乐，压低嗓音对着黑影说道："嘿，伙计，如果我是你，肯定不会背对着房门。"

黑影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缓缓地转过身来，可是当他转过身的一瞬间，他手里已经多了一把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艾伦，一个冰冷的男声道："别动！"

艾伦吓了一跳，高举起双手道："别这样，伙计，咱们可是同行。"

见男人不为所动，艾伦害怕极了，又说道："我可以帮你，找到金子咱们平分。噢，不，四六分，你六我四怎么样？"

话音未落，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出现在艾伦眼前。他盯着艾伦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显然，艾伦开出的条件打动了他。

"现在，把你知道的从头到尾说一遍，包括你是谁、你干过什么，统统告诉我，最好不要有半点隐瞒，否则的话……"男人一边说，一边朝着自己手里的枪努了努嘴。

艾伦早就吓得魂飞魄散，听男人这么说，赶紧竹筒倒豆子一般把自己的经历和关于金子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男人。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金子在哪儿？"男人皱眉道。

"总之肯定在这栋别墅里，只要您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保证能找到它。"艾伦战战兢兢地说。

"暂且相信你一回！"男人吹了声口哨，然后把枪收了起来。

紧接着，男人告诉艾伦，他也是为了金子而来，不过现在别墅已经改造成了一家私人旅馆，为了掩人耳目，他特意在旅馆找了一份客房的工作。

"有份工作打掩护，可以正大光明地出入，总比偷偷摸摸强。"男人说。

"谁说不是呢，先生。"艾伦心里苦笑一声，如果能早点找到工作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动找金子的念头。

"行了，叫我鲍瑞斯吧。"男人沉思片刻，又道，"这么着，我帮你在旅馆里找个活儿，你正好可以帮我打掩护。我是说，当我去找金子的时候，得有人把我的活儿给干了，否则引起别人的怀疑可就不好了。"

"没问题，鲍瑞斯。"艾伦爽快地答应了，领薪水找金子两不误，他没理由拒绝。

第二天，艾伦就到旅馆报到了，鲍瑞斯给他安排了一个客房杂役的岗位。

"干好你的工作，别问东问西，否则你要是暴露了，我可不会帮你！"鲍瑞斯用略带凶狠的语气警告艾伦一定要"少说话、多做事"，艾伦忙不迭地点头。

杂役的工作量非常大，清洁卫生、收拾客房，每天还要推着上百斤重的推车到处运送行李。几天下来，艾伦累得腰酸背痛，可是反观鲍瑞斯，自从艾伦来了以后，他几乎什么都不干，只要有活儿就指派给艾伦，然

后再趁着艾伦干活儿的时候玩儿消失。

艾伦曾经请求鲍瑞斯让自己也去尝试着找找金子，可是鲍瑞斯却摇头说艾伦初来乍到，背后肯定有许多双眼睛盯着，最好还是不要轻举妄动，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艾伦只管把杂役的活儿干好就是了。

艾伦心里明白鲍瑞斯是想抢在他前头找到金子，而且以鲍瑞斯的精明，他直接拿着金子远走高飞也不是不可能。可是鉴于自己也是揣着不光彩的目的而来，而且又有前科，艾伦只能忍气吞声，每天被鲍瑞斯呼来喝去。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艾伦已经完全适应了旅馆的工作节奏，他不仅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把鲍瑞斯额外塞给他的活儿都干得非常漂亮，旅馆老板科尔甚至在员工例会上亲自表扬了他。

面对同事们赞赏的眼神，艾伦心里美滋滋的，可是此时他突然发现，鲍瑞斯已经连着几天没来上班了。艾伦正想找人问问，科尔突然叫他去办公室一趟。

艾伦刚进门，科尔就拿出一个胸牌递给他："从今天起，你升任客房经理！"

"可是先生，鲍瑞斯他……"艾伦目瞪口呆，他记得客房经理是鲍瑞斯的职位。

"他不会再来了。"科尔扫了艾伦一眼，面色平静地说："他辞职了。"

尽管艾伦已经预想到鲍瑞斯会这么干，可是此时听科尔说出来，艾伦还是不由自主地沮丧起来，自己辛辛苦苦白忙活一场，鲍瑞斯却带着金子迈向康庄大道，这简直太不公平了！

"对不起，先生，我必须要告诉您一些事情。"几经挣扎，艾伦还是向科尔说出了真相，同时也坦白了自己的前科。

可是当科尔听艾伦说完之后，却捧着肚子大笑起来："你被他耍了，小伙子！"

艾伦气得咬牙切齿："是的，我是被他耍了，先生！他拿走了全部的金子，他把我骗来只是为了给他打掩护！"

"不不不，不是你想的那样。"科尔止住笑声，摊开双手说，"根本就没有金子！"

科尔告诉艾伦，二战刚结束，盟军就在一次例行搜查中发现了这栋别墅，并且找到了藏金子的保险箱。可是因为犹太商人已死，他本人没有家人子女，亲戚们也死于战乱，因为找不到合法的继承人，所以政府在召开了民意听证会之后，把金子捐给了慈善机构。

"顺便告诉你，此事轰动一时，还上了报纸。"说着，科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旧报纸铺在办公桌上。

艾伦拿起报纸看了几眼，反而觉得更加困惑："既然如此，鲍瑞斯为什么还要把我招进旅馆？"

"鲍瑞斯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合开了这家小旅馆，生意一直不错。可是最近鲍瑞斯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说自己要退休，要去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上享受生活。说实话，这老家伙虽然平时缺点一大堆，可倒是个干活儿的好手，这么多年，他从没动过歪念头，一门心思地扑在旅馆经营上。我不想让他走，我就对他说，走也可以，除非你给我找一个干活儿像你一样认真负责的人。鲍瑞斯没办法，只好到处找人，可是他找来的其他小伙子个个皮娇肉嫩，干不了几天就跑了，只有你坚持了下来！"科尔说完，笑得更大声了。

原来鲍瑞斯是拿金子当诱饵找旅馆接班人，艾伦歪打正着地通过了鲍瑞斯的严格考验。

艾伦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他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试探地问科尔："所以您还打算留下我吗，先生？"

科尔笑眯眯地说："当然，为什么不？你干活儿是把好手，我就喜欢你这样踏实能干的小伙子！"

最终，艾伦把客房经理的胸牌别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出了科尔的办公室。艾伦刚一离开，一个人影就从酒柜旁边的小门里

闪了出来。

“嘿，老伙计，人已经给你找到了，现在是不是能告诉我你到底把那瓶好酒藏在哪里了？”竟然是鲍瑞斯。

科尔微微一笑，指了指酒柜：“左边第一格，你一眼就能看到。”

鲍瑞斯拿起酒瓶，气哼哼地说：“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科尔，你根本就没把酒藏起来！”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你每天都出入我的办公室，却从来不肯多看一眼酒柜，你说怪得了谁？”

“下次咱们得把赌注加大点儿。你是不知道，为了这瓶酒，我差点儿把这栋别墅翻个底朝天！”

原来鲍瑞斯提出要走的时候，科尔要求跟他打个赌。科尔说自己藏了一瓶陈年好酒在别墅某处，如果鲍瑞斯能找到酒，科尔就立刻放他走；如果找不到，鲍瑞斯就要继续待在旅馆直到找到合适的接替者为止。

鲍瑞斯一直以为科尔把酒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却未曾想到酒就藏在科尔办公室的酒柜里。

两人谈笑一番后，科尔站起身，轻轻拍了拍鲍瑞斯的肩膀：“好啦，老伙计，现在去享受生活吧，带着这瓶好酒！”

鲍瑞斯怔了一下，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郑重地握住科尔的手说：“谢谢你，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你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

“我早就说过，你不是第一个来找金子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不过你竟然把我当年对付你的一套拿来对付那个好小伙儿，是不是太残忍了？”

“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对他可比你对我温柔多了，当年你可是让我洗了三个月的床单呢！”

说完，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选自《上海故事》2019.12

我们是一家人

◇文/张培智

正准备睡觉，有人邀我加微信好友。

我犹豫了一会儿，出于礼貌，通过验证。

对方马上发来消息：“阿姨，您好。我是雅尼。”

“雅尼？”

“我妈是金花。”

是表妹的女儿。“你不是叫静娴吗？”

“是呀，上大学以后才改的。”

“从没听你妈妈说起。”

“这都怪我们平时不常联系，慢慢变得疏远了，也不能经常向您请教处世之道。”

“请教？从何说起？”

“我妈经常说您聪明、能干。”

“哪里，哪里。”



“真的，阿姨。我一直不以为然，直到上次在舅舅家喝喜酒仓促见您后，才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妈妈的话很有道理。”

“你爸爸妈妈好吗？”

“谢谢您的关心，他们都很好。阿姨，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多联系多来往。”

我们是一家人，说得好。这样的话出自一个90后女孩之口，顿时令我内心感到很温暖。

“是啊，我也一直这样想，长时间不往来会显得越来越生疏。跟你爸爸妈妈说，我来选个日子，找个地方，大家聚一聚，以后要多来往。”

“好的，阿姨，我一定会转达的！”

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微信，瞬间跳出十几条护肤品推销广告，是表外甥女发的。

选自《喜剧世界》

寿棺之谜

◇文/张省如　图/黄胜



棺毁人无

盛夏的一天中午，赵文轩没有告诉家人，千里迢迢从南方赶回来，准备帮妻子冯昌敏夏收。

刚进家门，就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昨天深夜下大雨，他家后山坡上废弃的牛栏突然倒塌，墙基上的一块大石头顺着山坡滚了下来，从屋顶穿过，正好砸在了邻居家顾大娘的寿棺上。

赵文轩一听，惊出一身冷汗。

顾大娘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户，虽然七十来岁了，身板还算硬朗。

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天气出奇地寒冷。顾大娘家是两间土坯房，不挡风，晚上难以安睡，她便突发奇想，睡到寿棺里。

有道是习惯成自然。自此，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顾大娘觉得每晚只有躺在寿棺里方才睡得踏实。

赵文轩问妻子顾大娘有没有被砸着，冯昌敏说："不知道，天亮后我到顾大娘家里，发现她的寿棺被砸坏了，蹊跷的是顾大娘人不见了。"

夫妻俩一路小跑来到顾大娘家。顾大娘家的房门没上锁，赵文轩推开门，只见靠墙角处的寿棺被巨石砸成了五大块，却没有发现顾大娘的踪影。

顾大娘是否受伤了？赵文轩为此很是焦虑。

如果顾大娘受了伤，她不可能一个人到镇卫生院或就近的村诊所就医，一定会叫上冯昌敏。

十多年来，顾大娘生病时总是能扛就扛过去，实在扛不过去了，也是托冯昌敏去拿药的。

赵文轩思来想去，突然想起橡树洼村的曹文耀，他是顾大娘的远房侄儿。顾大娘别无亲戚，会不会到他家去了？

于是他叫冯昌敏到曹文耀的家里去看看，自己则留在家把顾大娘的寿棺修整一下。

赵文轩以前学过木工活儿，他找来工具便开始修整寿棺，没费太多的工夫就将顾大娘的寿棺重新组合在一起了。

尸骨惊现

傍晚时分，冯昌敏才从橡树洼村回来，但跟在她身后的不是顾大娘，而是她的侄子曹文耀。

曹文耀说自己并不晓得顾大娘的去向。他径直走进顾大娘的堂屋，在屋里巡视一周后，有些惊讶地说："你们夫妻俩搞什么鬼名堂，我大婶的寿棺不是好好地停在这里吗？怎么说被石头砸坏了呢？"

赵文轩急忙解释说是自己刚修好的，"她的寿棺是我家牛栏墙基上的石头滚下来砸坏的，我不修，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曹文耀有些不依不饶："现在天都黑了我大婶还没回来，你们说怎么办？"

"我们再去找。"赵文轩拉着冯昌敏转身要走，却被曹文耀拦住了。

"村里的人谁不知道我大婶晚上是睡在寿棺里的，你们说寿棺被砸坏了，而且是晚上被砸的，人却没了，鬼才相信呢！"

赵文轩真有些急了，曹文耀在一旁说："我大婶要真的被砸死了也就算了，你们也别害怕，这是天灾又不是人祸。再说，此事天知地知你们知我知，破点财消灾算了。拿一万元钱来把我大婶安葬不就完事了。"

冯昌敏心想：顾大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是把这事闹大了，公安局来查没法说清。现在寿棺又修好了，谁能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想到这里，她拉拉赵文轩的衣角，小声说："就依他说的算了。"

赵文轩却说："人命关天的事马虎不得，出钱是小事，但我不能背一辈子的黑锅。要是出点钱就此了事，那不是等于我认账了吗？"

"这事不急，你们再想想，我明天下午再来听你们的回音。"曹文耀说完，转身便消失在黑夜之中。

这夜，赵文轩和冯昌敏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天一亮，夫妻俩就急忙起床，又分头寻找顾大娘去了。

直至中午，冯昌敏从自家菜园子里跑出来，失魂落魄地对赵文轩说："刚才一只野狗在菜园子里老桑树下不知啃什么，我走过去一看，好像是顾大娘的尸骨！"

赵文轩来到老桑树下一瞧，死者虽然面目全非，但从衣着上判断，那就是顾大娘！

赵文轩来不及细想，掏出手机就向古寨镇派出所报了案。

迷雾丛生

半小时之后，古寨镇派出所所长郭俊坤和民警万斌就赶了过来。

顾大娘的尸体被掩埋得很浅，老桑树下原本就有一个小土坑，尸体被丢入土坑后，犯罪嫌疑人只在尸体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湿土。

犯罪嫌疑人是故意这样做还是害怕被人发现，匆忙掩埋之后逃走的？菜园子里留下来的脚印很杂乱，根本无法辨认是谁的。

顾大娘之死，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只有等到尸检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案发现场绝非在此。假如是天灾，那么也是有人将顾大娘的尸体挪到这里来的。是谁挪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又是什么？

郭俊坤和万斌在菜园子里保护现场，同时等候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警官们来尸检。

刑侦大队的警官是下午三点多才匆忙赶过来的。经过尸检，顾大娘是窒息而

亡。也就是说顾大娘是被人用双手掐死之后，为了造成假象，用石块将其面部砸烂的。

郭俊坤决定先从顾大娘身上发现的五粒胃药着手调查。就在这时，曹文耀突然从橡树洼村赶了过来。当他得知自己的大婶是被人害死的之后便大哭不止，央求民警们尽快破案，好为她讨个说法。

为尽快侦破此案，郭俊坤决定挑灯夜战。他从赵文轩和冯昌敏的口中得知，顾大娘的身体一向很好，极少服药。

那么这五粒胃药是从哪儿来的呢？翻遍顾大娘家中的瓶瓶罐罐，并没有发现此类药物。冯昌敏也否认给过顾大娘这种药。

从下大雨那天晚上顾大娘在冯昌敏家吃完饭然后返回家中休息，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这段时间有谁和顾大娘接触过？

从天亮到现场被发现，也不过三个多小时，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顾大娘会到哪里去拿药呢？虽然冯昌敏说顾大娘不会到诊所去拿药，但郭俊坤还是决定去问问。

村诊所离顾大娘家很近，不多时就到了。诊所的蒋医生回忆道：“昨天早晨七点左右，我刚起床便看见顾大娘捂着肚子站在门外，说胃疼得厉害，叫我给她开点药。当时我觉得很意外，这么多年来，她是第一次到诊所里来开药。我给她开了两天的药，她当时服了一次，剩下的她揣进兜里带走了。”

在此后的调查走访中，村民们反映，要说谁和顾大娘有仇的话，也就是蒋医生他们家。

在禁猎之前，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猎枪。顾大娘的老伴儿和蒋医生的父亲都是猎手，一年冬天他们上山打猎时，蒋医生的父亲被顾大娘的老伴儿误当成猎物，开枪打死了。顾大娘的老伴儿自知闯下了大祸，当晚就自杀了。村里人风言风语，说是顾大娘的老伴儿为了争夺蒋医生父亲手中的猎物，故意开枪把他打死的。后来，顾大娘赔偿蒋医生家里一万元钱才了事。

是不是蒋医生加害的顾大娘？郭俊坤经过反复核查，排除了其作案的可能。因为从顾大娘拿药一直到中午，前来就医的人就没断过，蒋医生也没有离开过诊所。

蛛丝突现

天气很热，顾大娘的尸体开始腐烂，在曹文耀的反复要求下，郭俊坤决定对顾大娘的尸体进行一次全面的复查之后再下葬。

郭俊坤和万斌来到停尸房，对顾大娘的尸身再进行认真细致的查看，在顾大娘右手食指破裂的指甲缝隙中，发现一根半寸长的毛发。毛发是白色的，不细看很难发现。

郭俊坤很高兴，他掏出指甲剪，轻轻地剪掉顾大娘手中带有毛发的指甲，放进备用的塑料袋里。毛发虽小，但可以确定，它不是顾大娘身上的。

当晚，郭俊坤和万斌便围绕这半寸长的毛发展开侦查。

郭俊坤决定从顾大娘到诊所拿药后的去向入手。顾大娘在村里没有任何亲戚，平时很少出门，偶尔到她远房侄子曹文耀家里去一趟，也从不留宿。

顾大娘那天从诊所拿了药之后，没返回家里，她会到哪儿去呢？郭俊坤推测，顾大娘很有可能是去找木匠来家里修整寿棺。

据赵文轩讲，村里除了自己会木工活儿以外，别无他人。再就是橡树洼村的曹文耀了，顾大娘现在的寿棺就是当年曹文耀帮忙打造的。

民警询问曹文耀时，曹文耀不仅矢口否认那天见过自己的大婶，还大喊冤枉。

郭俊坤不得不从外围调查入手，进一步摸清曹文耀的情况。

据橡树洼村的人反映，曹文耀独门独户，平时很少和村里人来往，其老婆孩子

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有他一人留守在家。

这半年来，他也没有种地，成天走东家串西家的，好像在捣鼓什么文物。为了弄清事实真相，郭俊坤秘密提取了有关人员的毛发，火速送往省城进行DNA鉴定。

嫌犯认罪

犯罪嫌疑人不是别人，正是顾大娘的远房侄子曹文耀。

审讯就地展开。起初曹文耀百般狡辩，拒不认罪。当郭俊坤把铁的事实摆在他面前时，曹文耀才不得不交代了他犯罪的全过程。

曹文耀长叹一声，说起了前因后果："十年前冬季的一天，我在集市上卖牛，碰巧遇上赵文轩买牛，因我出的价格合理，赵文轩没还价就付了钱把牛牵走了。

"当天我去存款时，银行的人说我拿的钱中有两张百元人民币是假的。我很生气，便去找赵文轩理论。赵文轩不仅不认账，还反过来说我讹他。我白白地损失了200元钱不说，还受了一肚子的气。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我卖给赵文轩的牛竟然跑回我家来了。我想，既然赵文轩不仁，也别怪我不义，我也就没吱声。没想到赵文轩为这事报了案，结果我被派出所拘留了15天。

"我因此决定找机会报复赵文轩。后来赵文轩外出打工，我一直没找到机会。大前天我还没吃早饭，我大婶突然跑来找我，说头一天晚上下大雨，赵文轩家的牛栏倒了，一块大石头从后山坡上滚下来，把她的寿棺砸坏了，叫我去帮忙修整一下。

"我问大婶是如何躲过这一劫难的。我大婶说，当天晚上，冯昌敏叫她过去吃晚饭，因为吃多了，胃不舒服，就起来坐在火炉旁的灯下补衣服，因此躲过一劫。

"天一亮，她就来找我了，还顺便在村诊所里开了点儿胃药。我问她，来的时候路上有没有遇到熟人，寿棺被砸冯昌敏是否知道？

"我大婶对我说，既没遇着熟人，也没告诉任何人。我一听，心想机会来了，这次非叫赵文轩破点财不可。于是我狠下心来，上前一把掐住我大婶的脖子。

"我大婶见情况不妙，抓着我的头发拼命撕扯。我用力把她摁倒在地上，骑在她身上，不多一会儿，就把她掐死了。

"为了造成假象，我又用石头朝她的脸上砸了几下，这才住手。

"当天下午冯昌敏便找了过来。我谎称什么也不知道，并想借此敲赵文轩他们家一笔钱。没想到他一点儿也不买账……"

郭俊坤继续审问："你为什么不就地把你大婶掩埋了？"

曹文耀接着说："如果把我大婶就地埋了，我害怕日后露出马脚。再说，找不着我大婶的尸骨，我也就敲诈不成赵文轩了。从赵文轩他们那里回来，我一夜没合眼。

"快下半夜时，我才将我大婶的尸体用自行车驮着，一路小心谨慎地拉到赵文轩家的菜园子里，我还担心别人发现不了，所以在大婶的尸体上只撒了一层薄土。"

"你杀害你大婶仅仅是为了嫁祸于赵文轩他们一家，想敲诈一笔钱吗？是否还有其他目的？"郭俊坤打断曹文耀的话问道。

曹文耀停留了片刻，说道："事已出了，案子也让你们破了，藏着掖着到阎王爷那里也没用。说句实话，想报复赵文轩只是一方面，真正的目的是想得到我大婶的家产。

"我大婶的房子不值几个钱，值钱的是我大婶里屋放着的一套旧家具，听说是明清时候打造的，而且是紫檀木。今年初，我听文物贩子说，像我大婶家中的紫檀木旧家具能值上百万……"

众人一声叹息，原来这才是顾大娘死亡的真相。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月末》

千万别惹猴子

◇文/杨力　图/彭建辉



这是一次非常悲催的经历。

这一天，我和朋友到峨眉山风景区玩，半路上看见几只猴子。虽然路牌上写着告示：别向猴子喂食，但我喜欢恶作剧，故意掏出口袋里的花生抛向猴子。很快，闻风而来大大小小的猴子在我们面前就齐聚了三四十只。

花生和其他食品都喂完了，猴子依然不准我们离开。看着越聚越多的猴子，我们都不禁有些慌乱。这时朋友突然想起，据说翻出口袋给猴子看，证明没有食品了，猴子就会放行。于是纷纷翻口袋，我也翻出来展示给猴子看，谁料这时候一阵风吹来，把口袋里的灰尘吹进了我眼里，我急忙拿手指揉眼睛，可这一揉，竟然惹来三十多只猴子一拥而上，一阵愤怒撕扯后，可怜的我状如一个受伤的衣衫褴褛的乞丐。

猴子居然这么霸道，我不依了。打电话叫来景区管理员，管理员听清楚过程后说："责任不在景区，告示上说不要向猴子喂食，可你们不听。关键是被猴子围困时，你们又犯了大忌！"

"什么大忌？"我非常不解。

管理员说："就是你那个揉眼睛的动作，在猴子的世界里，这个动作表示轻蔑，相当于骂它们傻瓜、笨蛋。"

我不平衡了，本来想向景区索赔，没想到景区把责任又推给了我。管理员走后，我不顾朋友反对，执意要去报复那群猴子。

我想，如果采用武力伤到了猴子，景区势必要我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猴子们自己伤害自己。猴子模仿力不是很强吗，咱就将计就计。

我来到群猴前，愤怒地对着猴子做了一个手枪瞄准的姿势，而群猴也抬起前肢指着我。我会心一笑，又折了一根树枝敲打自己的脑袋，群猴见状，也纷纷捡起树枝敲打自己的脑袋。

我大喜，搬起一块大石，对准自己的脑门。我想，哪怕受点伤流点血，只要能让这帮猴子自残就是好事。果然，群猴也纷纷抱起石块，举过头顶对准了自己的脑门。

我眼睛一闭，心想豁出去了，抱着石头对着脑门就砸了下去……大约半个小时后，皮开肉绽的我苏醒过来，睁开血糊糊的眼睛一看，顿时傻眼了。只见我四周围满了猴子，每只猴子都在戏谑地用前肢揉着眼睛……

选自《特别文摘》

改名

◇文/蜗牛慢慢爬　图/彭建辉



刚开学，中心小学一年级七班的任课老师就集体找校长诉苦，原因是班里学生的名字实在“任性”。什么尚海尹号、卜希金、陈于落雁……顶顶要命的是有个学生的名儿硬是让人叫不出口：他爸姓谢，他妈姓黄，两口子给孩子取名为“谢黄尚”！

可想而知，老师们只要一叫“谢黄尚”，就引发哄堂大笑。遇上调皮的学生跟着喊：“谢皇上……”再接一句“恩典”，弄得老师们十分尴尬。

校长一听也跟着头大，学校没权利让人家改名吧。他只好安慰众老师：“实在不行，就叫他‘小谢’或者‘小尚’吧。”

还别说，这招前三天还管用，不料后来形势急转直下。调皮的学生跟着给谢黄尚起了绰号“小河蟹”“小和尚”。谢黄尚他妈黄小丫闻听此事，冲到校长办公室兴师问罪：“我儿子有名有姓，为什么叫别的孩子全名，却叫我儿子‘小谢’？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嚷嚷着要去教育局告状。把校长急得连连赔不是，保证从今以后所有老师一定叫谢黄尚全名，黄小丫这才罢休。

一想到叫“谢皇上”，众老师不由得憋了一肚子火。不知是谁想出了个妙招：叫谢黄尚的时候，先快速念出前两个字，“谢黄——”接着停顿一下，再吐出最后一个字“尚”，这样感觉就好多了。

老师们一试，还行，就这样叫下去了。可好景不长，这天，黄小丫又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学校，扯起嗓门呼天抢地：“你们这帮天杀的哟，害得我儿子都快有心理阴影了！”

原来，自从“谢黄——尚”的叫法传开后，有同学图省事叫“谢黄”，谐音“蟹黄”，后来不知谁又喊出了“蟹将”。谢黄尚回家跟妈妈诉苦，黄小丫立马不淡定了：堂堂“皇上”被人为降职成了“蟹将”，再这样下去，说不定哪天就被贬低为“虾兵”了。

校长哭笑不得，干脆把事情捅到了网上。这下可好，舆论一边倒地指责黄小丫：“你当社会是你家朝廷还是后宫啊？”

这一闹让黄小丫安分了不少。不久，校长还接到了派出所熟人的电话，说黄小丫准备给谢黄尚改名了！

后来，谢黄尚果真改了名。谁知校长一看他的新名字，差点背过气去，抓起电话拨给派出所熟人：“这跟没改有什么区别？！”

没想到熟人很无奈地说：“我也是才知道啊，这女人根本不是迫于舆论压力改名，而是刚办了离婚，孩子归她，自然要跟着她姓了，谢黄尚去掉谢，不就是黄（皇）尚（上）了吗？”

选自《喜剧世界》2019.11上

劝架妙招

◇文/宋广杰　图/彭建辉



一大清早，大明和老婆就吵得不可开交，邻居们纷纷来劝架，但都没有用。

邻居小林刚下夜班回到家，一听楼里这动静，脸色一沉，包都没放就往大明家跑。他老婆喊：“你别去管闲事啦！”小林边跑边说：“不去不行啊！”

小林进了大明家，那两口子还气势汹汹地吵闹着，甚至还动手砸起东西来，根本没把小林进屋当回事。小林大声说：“大明，你们今天就是把家拆了我也管不着，但你得把欠我的两千块钱先还我呀！”

大明一下子停手了：“你说啥？我啥时候欠你两千块钱了？”

“你装啥糊涂！”小林眉头一皱，来气了，“不是你前些日子去饭店请客，钱不够了，然后就跟我借了两千块钱吗？”

“你胡说！”大明的媳妇一下子就发火了，“我家大明一辈子也没到饭店请过客，你凭空要账，穷疯了吧？”

小林坐到沙发上，说：“我说你们咋不讲理啊？大明，你仔细回忆回忆，我当时借给你的钱，是从银行现支出来的，还是簇新的，连号码都挨着呢……”

“不可能！”大明肯定地说，“大清早的，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咋赖账啊？”小林急得直跺脚，“你该不会把那钱私藏起来，瞒着媳妇干了坏事吧？”

“不可能！”大明的媳妇怒道，“我们大明不花心、不抽烟、不喝酒，更不赌博，从不乱花钱……”

“那你还跟他又吵又闹？”

大明的媳妇一听，无言以对。小林忽然站起来，笑着说：“行了，你俩不吵了吧？那我就回去安心补觉啦！”

选自《老年文汇报》

克里斯坦在纽约经营一家酒吧，由于地点偏僻，生意一直不怎么好。他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让生意火起来，为此他很苦恼。这年秋天，克里斯坦乘飞机到爱尔兰散心，走出科克机场时，他看见一个爱尔兰人站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摆着大小不一的人类头骨。

“天啊，你在干什么？”克里斯坦惊奇地问。

“我在卖头骨。”爱尔兰人答道。

“你都有什么头骨？”克里斯坦问。

“哦，我有爱尔兰历史上所有名人的头骨。”爱尔兰人说。

“太好了，”克里斯坦说道，“跟我说说看。”

“没问题。”爱尔兰人指着各具头骨说道，“这个是著名作家和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头骨，这个是航海探险家圣·布伦丹的头骨，这个是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领袖迈克尔·科林斯的头骨，还有这个是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的头骨……”

“等等！”克里斯坦

著名头骨

◇编译/庞启帆　图/彭建辉



惊呼道，“你是说圣帕特里克！”

“没错。”爱尔兰人答道。

“哦，我必须买下它。你要多少钱？”说着，克里斯坦掏出了钱包。

“100英镑，不能还价。”爱尔兰人答道。

“够爽快。成交！给你。”克里斯坦马上从钱包里点出100英镑付给爱尔兰人。

返回纽约后，克里斯坦请人把买回来的头骨镶进了他酒吧的墙上，然后通过媒体把这个消息传播了出去。很快，人们纷纷慕名而来，瞻仰这具著名的头骨，酒吧的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那一年，克里斯坦赚的钱超过了以往5年的利润。快要退休时，他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退休后，他决定再次游览爱尔兰。

克里斯坦从纽约乘飞机再次来到了科克机场。当他走出机场，又看到那个卖头骨的爱尔兰人。

“天啊，”克里斯坦惊讶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卖头骨。”爱尔兰人答道。

“那么，你今天都有什么头骨？”克里斯坦问。

“哦，我有爱尔兰历史上所有名人的头骨。”爱尔兰人说。

“太好了，”克里斯坦说道，“跟我说说看。”

“好。”爱尔兰人指着各具头骨说道，“这个是著名作家和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头骨，这个是航海探险家圣·布伦丹的头骨，这个是1916年起义的领袖迈克尔·科林斯的头骨，这个是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的头骨……”

“等等！”克里斯坦惊呼道，“你是说圣帕特里克？”

“没错。”爱尔兰人答道。

“可是，”克里斯坦激动地说道，“大约7年前我就在你这里买了一个比这个大一点的头骨，你告诉我那是圣帕特里克的头骨！”

“是吗？”爱尔兰人盯着克里斯坦看了一会儿，然后，他一拍脑袋继续说道，“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美国人。嗯……呃，你看……这是圣帕特里克还是个少年时的头骨。”

选自《中年读者》2019.12

孙猴子碰壁

◇文/刘学柱　图/段明



旮旯村的孙长根是个十分好动的人，人们都不叫他大名，叫他孙猴子。按说五十岁的人了，应该沉稳起来，可他还是那副“猴性”，成天脚不着地，这家那家，村里镇里，到处乱跑。除去晚上在床上躺着睡觉，其余地方安静不了三分钟，就是吃饭，他都捧着碗，四处溜达，不溜达一圈儿饭菜都吃不进肚子里。谁要是找他，有人说在村头，你千万别去村头找，说不定他人在村尾；有人说在镇里，你去镇里一准儿扑个空，他人已经去县城了。

孙猴子如此好动，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他这是典型的多血质，多血质的人就是热情活泼。也有人不同意，觉得孙猴子好动可能是种病，不是说有多动症这种病吗？但不管怎么说，孙猴子好动又没多大危害，有时还是“优点”，比如替人传个话、给人捎带东西，他一跑腿，那局面可就热闹、有意思多了。

每年春节，都是孙猴子最活跃的时候，可今年与往年不同，出了状况，一个很大的状况，武汉爆发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正赶上春节，病毒也太会找时间了吧。

孙猴子这两年在县城送外卖，县城比旮旯村热闹，今年过年，他本打算趁着间歇，好好溜达溜达，可没想到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非常时期，这个街道设卡，那个社区设卡，大街上更是一个人都没有。孙猴子想了想，要不去另一个县城继续干外卖？过去一看，车站通向外地的班车全部停运。一个捂着大口罩、戴着红袖章的人，瞪着眼睛对他说：“你难道不看手机吗？现在防控疫情形势这么严峻，你

还想上哪儿去？别乱跑，回家呆着吧！”

孙猴子只有一部手机，平时送外卖道听途说就能获得很多信息，根本用不着看新闻。没办法，他只好放弃挣钱的念头，老老实实回家过年。

回旮旯村的班车减少了，但总算有，孙猴子脚尖点地，一跃跳上班车。司机同他打招呼：“老哥，身体好啊，精神棒啊！”

孙猴子尖声回道：“还行！”

司机便发动班车出发。孙猴子一看，偌大的班车，平时挤得能榨出油来，今天却只有他一个人。孙猴子叫道：“师傅，不等等人？”

司机开着车回道：“还有个球人。我等了半天了，才等着你一个。”

孙猴子乐了，在车里走来窜去，从车头到车尾，不停脚，缩头伸脑地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瞅瞅车厢。司机呵呵一笑，对孙猴子说：“我平时车上挤满了人，突然没人了还不习惯，你这么一闹腾，我挺适应的。”

公路上车少人少，停靠站点一路无人，班车开得很快，平时五十分钟的路程，今天二十几分钟到站点。孙猴子送了司机一个飞吻，脚下一点，在村口跳下了车。

孙猴子抬脚往村里走，却发现村口被堵住了，几个人戴着大口罩，不许他进村。孙猴子翻着眼珠子嚷嚷：“你们不认识我是谁吗？我没戴口罩吗？”

村干部点了点头道：“你不是孙猴子是谁？我们谁都认识你。你戴了口罩，合格。但是你得说清楚你是从哪儿来的，有没有跟危险人群有过接触？如果你说不清楚，村部腾了个地方，在里面生活段时间再出来。”

孙猴子鼻子里“哼”了一股冷气，便要硬闯，拦都拦不住。孙猴子正得意，斜刺里冲出只大黄狗，呲牙咧嘴地冲他直汪汪，尤其凶狠。孙猴子一看，乐了，这大黄狗是他的老相识，一向对他摇尾巴的。他不亏待大黄狗，每次打此经过，都扔点儿外卖店处理的肉给它吃。今天怎么啦，大黄狗瞎了眼，还是感冒塞了鼻子，居然不认识他了。

孙猴子和颜悦色地跟大黄狗套近乎，不想大黄狗就势将他扑翻在地，两只狗爪子摁住了他的脸。孙猴子一动不敢动，一动就可能破相。村干部奔了过来，幸灾乐祸地说：“孙猴子，你还要大闹天宫不成，老老实实回答以上问题。”

孙猴子只好老老实实说：“我从县城来，没接触过任何可疑人群。”

孙猴子打了一路的电话，给村干部听，来证明自己的话不虚。村干部相信了他，拍了拍大黄狗的狗头，大黄狗便松开了他，夹着狗尾巴跑一边去了。

“回家里窝着，不许出门，直到接到通知才能四下走动。”村干部叮嘱说，向孙猴子扬了扬手。

孙猴子的婆娘跟孙猴子性格正好相反，十分内向，成天炸不出一个屁，可以坐在一条凳子上一整天不挪下屁股。你说这两个人怎么凑成了一家，难不成婆娘该说的话，该走的路，全给了孙猴子？孙猴子回到家，真的在家里呆了大半天，到了下午，就按捺不住自己了，抬脚出了门。

孙猴子首先去了荷花塘边那棵歪脖子老树那儿，老树枝繁叶茂，旁边健身器材、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平时村里人都聚在那儿锻炼、休闲、侃大山，也是孙猴子回村呆的最多的地方。可是今天不同以往，大过年的这个本村最热闹的地方，一个人也没有。孙猴子在健身器材上踢踏翻滚一番，又围着歪脖子老树踱了几圈，最后去荷花塘边呆呆地看了残荷败叶半天，还是没个人过来。孙猴子急了，捏着他那野猫嗓子唱起歌来。孙猴子梗着脖子卖命地唱，希望他的歌声勾出几个人来，可是他接连唱了好几首，“歌声”唱出去，又被四面的大山给撞回来，恁是没一个人理睬他。

孙猴子知道村里人都响应号召，窝在家里不出门。他十分懊恼，但又很无奈，悻悻地往家走，走了三十多步，他又停下来，自个儿对自个儿说：“我这回去干吗，守着我那婆娘面壁？”孙猴子折转身，他想到了王老三。

王老三家是村里的“麻将城”，他夫妻俩被称为旮旯村“麻将王”。孙猴子嘀咕道：“王老三家里八成窝了不少打麻将的！”

孙猴子信心十足地来到王老三家，远远地就咋呼开了：“王老三，大正月的，又不给出门，麻将生意一定兴隆啊？”没把王老三喊出来，倒把王老三老婆喊出来了。平时逢人满面春风、笑脸相迎的王老三老婆，今日却冷若冰霜，远远地就冲孙猴子嚷道：“非常时期，在家呆着去，哪有人打麻将啊！”说着，“哗啦”一下将大门关上了。孙猴子这下可恼了，走到门前，双手在大门上猛拍，边拍边喊：“开开门，开开门！”

可是任他怎么喊，大门都牢牢地关着。孙猴子变掌为拳，“咚咚咚”地在门上擂起来。这下王老三说话了：“孙猴子，大过年的你别砸我家的门。我老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年情况特殊，政府号召我们窝在家里，不许聚会，别说打麻将，来拜年都不接待。我这不躺在床上数手指头玩呢？”

孙猴子一听，只好离开王老三家门口。但他没往家走，他又想起了顾老头。顾老头鳏居一人，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喝酒你一个人喝好了，顾老头偏偏喜欢有人陪着他喝。找谁呢？整个旮旯村就孙猴子乐意与他喝一杯。

孙猴子转悠了这半天，已是晚饭的点了，他打定主意，找顾老头喝酒去。

顾老头住在村尾，孙猴子跳着步，转眼转到顾老头家。顾老头往日见了孙猴子都是远远就迎着，今日却不一样，见着孙猴子像没见着似的。

孙猴子直接闯进去，开口就道：“顾老头，今晚我陪你喝一杯！”

不想，顾老头脸一黑，下了逐客令：“去去去，谁要你陪我喝酒？这次疫情，你算是危险分子，成天东跑西跑，说不定就被谁给传染了，你别来祸害我啊！”

见孙猴子不动摊儿，顾老头顺手抄起个长竹竿，就要往孙猴子身上乱捅，孙猴子抵挡不住，退出大门。顾老头“哗啦”一下关上大门，拿84在孙猴子到过的地方猛喷消毒。

孙猴子又吃了闭门羹，自觉无趣，看看天色不早了，只好回家。他从村尾走到村头，冷冷清清愣没见到一个人，每家每户都在家过年。这时村里的大喇叭响了，是村委会主任司马空扯着大嗓门在讲话，一口一个“居家隔离”。

孙猴子听在耳里，烦在心里。赤膊上阵孙猴子是强项，居家隔离，不是要他的命吗？没想到自己自在了一辈子，这会儿遇到了瘟神，他不得不夹起尾巴。

孙猴子回到家中，对着婆娘喋喋不休地抱怨。婆娘一言不发，端来酒菜放在他面前，孙猴子发泄似的一杯接一杯往嘴里灌酒。

婆娘坐在孙猴子身边，见孙猴子喝得差不多了，不紧不慢地说：“你说司马主任讲话水平低，你给他写稿嘛，他要是在大喇叭里读你写的稿子，你可风光了。”

孙猴子顿时来了精神，叫道：“好主意！这些天大喇叭天天叫唤，要是有稿子，水平就上去了啊！可是，这事儿我干得了吗？”

婆娘脸上爬上红晕，神采飞扬地说：“你不是挺能写的吗？当年你给我写的情书多有文采啊！”

没想到婆娘惦记着这事儿，孙猴子愣了下，将一杯酒一口灌进嘴里，一拍桌子说：“那还用说，我这就写，送到村部，让司马主任念，让大伙儿都知道我孙猴子有两把刷子！”

孙猴子推开碗筷，取来纸笔，将餐桌变成写字桌，

唰唰唰地写了起来。他要一鸣惊人，写了改，改了写，在屋里走来踱去，嘀咕加咂摸，磨蹭到深更半夜，写了一个讲话稿，读给婆娘试听，诙谐幽默，却十分中肯精辟，句句都在理上。孙猴子咧嘴一笑，当即用他的手机将他的大作，发给村主任司马空。

第二天一早，大喇叭就响了，是司马主任那大嗓门，读着孙猴子的稿子。婆娘扑向孙猴子，一双老眼秋波闪闪地看了孙猴子许久，声音柔婉地说："猴子，你还真能泛出花儿来！"

孙猴子自豪地说："你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有七十二变哩！"

孙猴子干劲倍增，此后一天二十四小时躲在自己的两层小楼房搜肠刮肚写东西，整出许多顺口溜、口号、演讲稿，用手机一一发给司马主任，司马主任全在大喇叭里播出了。几番过后，司马主任直接将孙猴子叫到村部，指着一个"蛇头"说："孙猴子，你有多大能耐，都使出来吧，这个麦克风交给你了！"

孙猴子这回正经八百地有事儿干了。他那夜猫般的嗓音，别具特色，从大喇叭里出来很耐听。村里好事者，对着大喇叭拍录，传到网上，孙猴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外婆的护身符

◇文/王鹏程 严蓉　图/颜玮



春节前夕，原本充满节日喜庆气氛的大街小巷，却显得异常冷清。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横行，在人们心中投下了一丝阴霾。林娟从医院下班天已经黑了，刚走到小区大门口时，一股西北风突然刮了起来，瞬间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林娟打了个哆嗦，她娇小的身子紧紧蜷缩在宽长的羽绒服中。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医院发来的通知。她报名参加上海援鄂医疗队的申请已被批准，四个小时后，医院将派车来接她，子夜专机飞往武汉。关上手机以后，林娟站在了原地，她抬头望着自家亮着灯光的窗户，一时有些发愣，她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下午在病房签"请战书"的时候，护理组的同事们没有一个人犹豫过，只是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去可以，可是先别告诉我妈。"

钥匙打开房门，客厅里没有人，只有长长的餐桌上放着好几个菜。林娟像往常一样，提高了声音喊起来：“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妈妈推着轮椅上的外婆从房里出来，外婆上个月中风，刚刚出院，一直是躺在床上，每天都是妈妈喂她吃饭，今天还是出院后第一次穿戴这般齐整来到客厅。林娟急忙迎了上去：“外婆，你怎么下床了呀？好一点儿了吗？”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们提前吃个团圆饭。”妈妈把外婆推到了桌子前，“娟子啊，今晚我们喝点酒吧，难得一家人坐在一起。”

“不，不，我不能喝，我马上要……”林娟差一点儿脱口而出，她马上要随医疗队去武汉，可是，刚要说出来的话抬头正迎上母亲那关切的目光，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又给咽了下去。晚一会儿告诉妈妈，哪怕是晚一分钟也让妈妈少一分钟的担心啊。妈妈拿着酒杯的手停在空中，慢慢收了回去，轻轻一笑，说：“不喝也好，那妈替你喝了。”

“妈……”

“怎么，有话要说吗？”

林娟急忙摇了摇头，说：“妈，你身体不好，也不能喝酒。”

林娟知道妈妈带大她，要比其他家庭辛苦许多。林娟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妈妈是一家医院的护士，白班连着夜班，没时间照顾她，后来只能是外婆过来，帮着妈妈照看林娟。外婆退休前也是名护士，后来林娟要报考护理专业，不能不说是受外婆和妈妈的影响。可是就为了这事，林娟还和妈妈大吵一场。按林娟平时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个专业再好点的本科，妈妈不理解她为什么要选择和自己一样的护理工作？林娟说那是她的理想。妈妈伸出她那条已经瘸了的腿，问她准备好了没有？林娟理解妈妈这句话的含义，那年参加医疗队，妈妈赶赴抗击非典第一线，没日没夜工作，不想染病上身，生命垂危。经过齐力抢救，妈妈的一条命保住了，后遗症是右髋关节换了人工关节，只能瘸着腿行走。护理工作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意味着奉献。在灾难和疫情面前，普通人可以为了保护自己而退避，而她们必须逆行而上，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妈妈的这一句“准备好了吗”，其实是对女儿灵魂的拷问。当年林娟记着妈妈的这句话，最后还是决定报考护理专业。如今，从妈妈的目光中，她又读出了这句话。

“医院来通知了？”妈妈瞧着林娟平静地问。林娟不明白妈妈怎么知道了，再瞒下去也没有意思了，“嗯……来了，我刚到小区门口时来的信息。”

“那什么时候走？”

“还有三个多小时。妈，我先去准备行李。”“行李妈都替你准备好了。”

说完她又端起酒杯，走到林娟跟前，说：“这杯壮行酒妈妈更应该替你喝了，当年妈妈走的时候，你外婆也替妈妈喝了那杯酒。”

“妈……”林娟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妈妈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抱过外婆的头，有些哽咽：“妈，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为我送行的吗？”

外婆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中风以后，只有妈妈能听懂她的话。

“妈，外婆说什么？”

“外婆说，走之前你有什么心愿要告诉她。”

“心愿？妈，我想给外婆洗个澡。”

自从妈妈换了人工髋关节以后，最困难的就是蹲下身，给外婆洗澡的任务早就落到了林娟身上。她要走了，现在她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这除夕前给老人好好洗个澡，让她干干净净过个年。

给外婆擦背时，林娟眼圈红了。本来胖胖的外婆已经瘦得不像样了。妈妈轻轻拍了拍她，说：“孩子，家里不用你操心，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林娟强忍着热泪，使劲点了点头。

“林娟啊你记着，哪天妈妈老了，你也

这样帮妈妈擦背洗澡好不好？”林娟转身看着妈妈湿润的眼睛说：“好！好！好！”

“这可是你说的，妈妈把这话当作你的承诺,一定，一定！”

“一定，一定！我会给你擦背，我要让你的外孙女也要像我一样会给外婆擦背。”

“都还没有男朋友，哪来的外孙女。”

“那等我从武汉回来马上找一个，闪婚。”

“一言为定！”

“决不食言！”

“好，好！”

不一会儿，医院来电话说车子已出发了，要林娟15分钟后在小区大门口等。林娟推起行李箱正准备出门，外婆突然叽叽呱呱叫喊了起来，林娟一脸茫然，不知道外婆在说什么。

这时妈妈捧着一个红布包从里面出来：“我知道你外婆说什么，她是想让我把她的‘护身符’给你戴上。”

妈妈打开红布包，里面是用一根红线串了的红十字。妈妈对林娟说：“这是你外婆那年参加唐山大地震医疗队时，一位被他们救活的老军人给她的，说这个红十字在战争时他就一直戴着，每次危难都挺了过去，是他的‘护身符’，他把这个护身符送给了你外婆，希望成为你外婆的‘护身符’，愿好人一生平安！孩子，如今妈妈替外婆把它给你戴上，也希望你平安。妈妈和外婆等着你回家。”

妈妈将外婆的“护身符”给林娟戴上了。林娟拉开门，转身说：“妈，外婆，我走了！”

妈妈举起了手，突然，外婆用异样的声音，清晰地吐出四个字：“平——安——回——来。”

“一定平安回来！”林娟像个军人一样，向妈妈和外婆敬了礼，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到楼下。她那娇小的身躯，猛然间显得格外挺拔而充满力量，迎着扑面的寒风，昂头而去。

选自《上海故事》

隔离有爱

◇文/秦加倪　图/段明

23日，社区刘大姐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们绿岛小区张涛刚从武汉出差回来，请监督他隔离观察。”

刘大姐反问：“你是他啥子人？”

对方说：“我是他未婚妻，他这个人粗枝大叶，不太重视这件事，所以拜托你们了。”

第二天上午，绿岛社区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张涛的居家隔离观察。主任介绍情况说：“张涛，男，30岁，凯达科技公司技术员，1月18日开车去武汉采购，23日上午离开武汉返回。按照市里要求，他来社区登记查过体温，表示愿意呆在家里自行医学隔离观察14天。张涛还表态说，不就是闭关修炼十多天吗？没问题！”

“问题是，谁来监督他？谁来关心他？十四天的隔离，时间可不短。他父母过世早，爷爷婆婆又远在老家乡下，未婚妻在上海医院抗疫一线工作，抽不出身来照顾他，他独自一个人过年，会焦虑、苦恼的。我们有责任关心他，我们得让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无后顾之忧！”主任接着说。

刘大姐举手说道：“这个任务 ，交给我吧，张涛和我同一楼栋。他住五楼，我是一楼，如果他出门，必须经过一楼。”

事情就定了，刘大姐负责监督张涛的



居家隔离观察，同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可刘大姐还没有回到小区，就接到同楼栋四楼住户李叔十万火急的电话：“张涛出门了！”

一听这话，刘大姐一路小跑，赶回23栋一单元，等着。单元门一开，果然张涛出来了。戴着大口罩的刘大姐一举手，拦住他道：“小张，我们是约法三章，你同意自行在家隔离观察哦！”

看刘大姐来真的，小张有些尴尬地解释：“不是，刘姐，我是打算出去买口罩。也想给我乡下爷爷婆婆买过年的新衣新裤。”

刘大姐马上递上一个口罩，道：“眼前是非常时期，其他事情，你就别操心了。”小张无奈，乖乖戴上口罩，返身上楼回家去。

刘大姐又赶紧通知物业，让负责消毒的保安赶过来，从一楼到七楼顶，把楼道全喷了一遍，这才放下心。又给小张打电话，千叮咛万嘱咐，交代一番。

楼栋邻居说：“刘大姐啊，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儿过？”

“过嘛？！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眼下武汉的疫情十分严重，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病毒飞不到四川来。”刘大姐建议社区，考虑张涛对乡下爷爷婆婆的挂念，派人送两套棉衣棉裤去给老人。

第二天晚上，张涛就接到爷爷打来的电话，“孙儿啊，你快递来的新棉衣棉裤，我们收到了，合身又暖和呢。你们社区的人说，你不能回来过年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呆着吧！别给大家和政府添乱！”

小张忙打电话问刘大姐，刘大姐说：“这是社区的心意！”泪水模糊了小张双眼。爷爷婆婆让他安心，他得听。

社区主任称赞刘大姐：“你做得好，该帮助的帮助，该严防死守，要严防死守。目前疫情更严重了，市北有个小区，对武汉回来的人员没有隔离，到昨天两个人一发病，

整个小区都封闭。所以我们对小张早隔离，是对的。不过，我们疏忽不得啊！这小张独自一人呆着，情绪如何，没人盯着，还真让人不放心。幸好是你监督他，换别人怕约束不得他。”

刘大姐点点头：“为他好，也是为大家好！”

不过，刘大姐还不放心，想想，还是上楼挨家挨户和大家打声招呼，让大家都关注小张的隔离观察，做好自家防护。然后，刘大姐又打电话，向小张推荐网上的工会专为呆在家里的年轻人开展的系列活动，让他在家有事做。

接下来几天，还算平静。每天三次测体温，正常。邻居们见面都说：“小张还是挺配合隔离观察的。”

可是，刘大姐摇头，“还有十天呢。十天都能安静呆家里，就真不错。”

一连几天给小张测体温，仍然正常。但是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和新闻发布会，令刘大姐紧张。她明白，一旦疏忽，感染者潜伏期发病，会有多少人遭殃，很难说啊！既然自己举手做小张的监督人，就得保证楼栋不出问题。这是对社区，对楼栋，对大家的生命负责。

第二天给张涛测体温，张涛突然紧张兮兮地说：“刘姐，我未婚妻也去武汉了！”

刘大姐有些吃惊，马上安慰他：“她是好样的，你安心隔离吧，你的情况，我会随时通知她。”这天晚上，刘大姐看新闻，上海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出发，勇士们挥手告别。

刘大姐想到自己20多岁的女儿。女儿在省城医院，下午刚打电话告诉妈妈，她报名参加医疗队支援武汉去了，要父母在家自己保重。社区李主任也来问刘大姐：“要不要换一个人，你休息休息？”

刘大姐咬咬嘴唇，说：“这个非常时期，大家的压力都很大。我是党员呢！”

初四，初五，小张安静呆在家。到初六晚上，他终于承受不了了，半夜戴上口罩，就偷偷溜下了楼。

刘大姐仅打了个盹儿，猛一愣，醒了，急忙看楼栋监控，一片黑，往回调，惊了一身冷汗。一个人影戴着口罩蹑手蹑脚下楼来，伸手用胶带贴住了摄像头！这人正是小张，你说可气不可气！

几个电话，刘大姐调来几名巡夜的保安，大家分头出去堵小张。绿岛小区位于三江交汇处，小区有八道大门，小区外是环形景观路，刘大姐急中生智，抢过保安的电动车，冲出小区，顺景观路追踪。两分钟，在外面景观路路灯下，截住了小张。他慌慌张张地说，半夜出来透透气。

刘大姐严厉批评他：“人不能太自私，得心里有别人。”

小张自觉理亏，不敢和刘大姐犟嘴，也不好解释原因，只好嘀咕着又回楼栋。其实他心里有苦：自己尚在隔离，未婚妻又去了武汉，夜里辗转反侧，难入眠啊！

张涛和未婚妻微信聊天，抱怨说：“我隔离观察，有楼栋刘大姐盯着呢！再说，我身体棒着呢！你别风风火火的，太紧张，我不过是想爷爷婆婆了。每年，都是我陪爷爷婆婆过年，今年却见不着他们，心里难过！还有，一看到你去了武汉，我心里发毛啊！”

刘大姐听张涛未婚妻发短信转述说，张涛还是想着爷爷婆婆，爷爷婆婆又不会用手机视频，春节了，和亲人都见不到一面，所以心里难受。刘大姐自己眼眶红了，到底，这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她向社区建议，和张涛老家村长联系，请他安排张涛的爷爷婆婆和他视频见面，他看到亲人，也就安心了。

第二天，初七中午，刘大姐打来电话，让小张到门口端菜。门开了，戴着口罩的刘大姐双手端一个大圆瓷盘，里面有八小盘菜。刘大姐说：“八个菜，有七个是邻居们做的，剩下一个菜，看你能吃出来是谁做的不？”

小张忙感谢大家。刘大姐说，同一个楼栋，就是同一个大家庭，祝你节日快乐！

小张奇怪，八个菜，七个是邻居做的，剩下一个到底是谁做的呢？

他一下注意到里面有一只腊肉烧菜头，那飘出来的香味，他自小就太熟悉，这可是婆婆做的菜的味道。他心里疑惑，就听楼下有人喊他快到窗前来。

楼下小广场上，邻居们正向他挥手，大家祝他新年快乐！然后，刘大姐告诉他，吃过午饭后，爷爷婆婆马上和他视频见面。

视频里，张涛看到了爷爷婆婆。婆婆说，她在电话里教刘大姐做了孙儿最爱吃的腊肉烧菜头，以后想吃腊肉烧菜头了，就请刘大姐做吧！原来，刘大姐做出了婆婆的拿手菜。

第一次，小张感到莫名的温暖。在小区里，他并不孤独，大家给他的是暖暖的阳光和爱！

14天隔离期转眼过去了12天，小张体温正常，吃得香睡得着。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这天上午，是小张隔离观察的最后一天，刘大姐到底放心了。天气好极了，艳阳高照。她坐在单元门外绿化带木椅上，高兴地想，到今天晚上，小张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就这当儿，从单元门里走出一个人，是个戴眼镜的陌生人，下巴上有些胡子，戴着大口罩、鸭舌帽，大衣裹着身体，匆匆出来，瞟了刘大姐一眼，就赶紧走开了。

刘大姐有些纳闷，啥时候楼栋进外人了，我咋没看到？

忽然，刘大姐想起来，张涛未婚妻昨天才在微信里叮咛她，这个张涛得认真监督，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变花招溜出来。

刘大姐不敢大意，她马上悄悄跟上去。这陌生人出了小区门，扯下胡子，取下眼镜和帽子，自己得意地笑了。这当儿，背后传来故意的咳声。

他回头一看，懵了。刘大姐瞪着铜铃大眼，狠狠瞪着他。

这人正是张涛，他只好向远处的河面望了望，又乖乖跟刘大姐回去，继续隔离观察。

“隔离观察最后一天，不会有事了。”他自己解释说。谁知刘大姐超强的警惕性，他还是“栽了”。

邻居看着刘大姐押着小张回楼栋，都笑了。三楼李伯说：“刘大姐啊，今天隔离观察时间也满了，你就放过张涛吧！”

谁知，刘大姐干干脆脆说：“不行！”

楼道里又按照刘大姐的要求，消毒一遍。

到晚上，事情突然起了变化，小张一测体温，发烧了。社区紧急把小张送去医院。

这时候，大家才后怕，才明白，刘大姐十多天的坚持有多重要！

两天后，医生的结论出来了，小张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吃点药，养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原来是虚惊一场。

得到确切消息，刘大姐赶紧给张涛的未婚妻发短信报平安：“我总算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你安心工作吧！你在意的人总算平安了！我们小区也平安了！祝武汉早日平安，祝全体医务工作者新年快乐！”

第二天，刘大姐的女儿给妈妈发短信说：“我遇到张涛哥哥的未婚妻了，我们现在并肩战斗在第一线！”

插队

◇文/白五儿　图/周欣欣



明代末期，平安城里有个名人，名叫王霸，靠着祖传家业，整天不务正业；仗着学过几天功夫，到处欺男霸女。而且此人有一个独特的癖好——特别爱插队，吃饭、买东西、看戏，就没有他不插的队。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城中一霸，走到哪儿，大家都得给他让路，否则就是看不起他。

这天，王霸在城里东走西逛，远远看见一家铺子门前排着长队。王霸好奇心上来了，走过去看了看，原来是药王谷的铺子正在低价发售灵芝。

药王谷是有名的药材大户，生意做得大，老板也乐善好施，每年都会拿出一部分珍贵药材低价出售，以接济那些有需要的穷苦百姓。

铺子前闹哄哄的，伙计正喊着："后面的散了吧，最后一个了，各位下回再来吧！"后面排队的众人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排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又惊又喜，拿着钱袋就给伙计掏银子，边掏边念叨："还好赶上最后一个了，不枉小生天还没亮就赶来排队，多谢多谢！"

谁知书生正要接过伙计递给他的灵芝，就见旁边伸出一只手，一把将灵芝抢了过去。王霸拿着灵芝看了看，"嘿嘿"两声："这大蘑菇不错，回家炖只鸡补补。"

书生一看，吓得一激灵，这不是王霸吗？他哆哆嗦嗦开口道："王大哥，这灵芝是我一早赶来排队才轮到的，家有老母卧病在床，急需这灵芝补身子啊，还望王大哥能体谅小生。"

"去你的，谁是你大哥！"王霸嚷嚷道，"你说你排队轮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没瞧见，老子现在站在队伍的第一个吗？"

"这、这……您插队了啊！"书生笨嘴拙舌地说道。

"老子插队怎么了？老子就爱插队，别给脸不要脸！"王霸指了指书生手里的钱袋，

蛮横地说，“你不是有钱吗？去别地儿买去。”

书生急得脸色都白了：“小生家境贫寒，这钱已是东拼西凑，勉强才够买一株低价灵芝，别家铺子怕是连半株也买不到啊！人命关天，王大哥……”

王霸打断书生的话：“你老娘是死是活关我屁事儿！”

这书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这一下可急了眼了，也顾不得自己手无缚鸡之力，冲上去揪住王霸的领子，软绵绵一拳就冲着他的脸去了。

王霸身强体壮能让他打中？他微微一侧身，让过这拳，伸手一推，就将书生推倒在地。书生倒在台阶上，王霸还不解气，上去就是两脚：“你这厮失心疯了？连老子也敢打？”

踢了两脚见书生没反应，而台阶上一大摊血迹洇开了，王霸这才有些慌了。

药王谷伙计壮着胆子走出来，发现书生头上有个在台阶边缘磕出来的大口子，又摸了摸书生鼻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杀人啦！”围观的群众四散开来，留下王霸站在铺子门前，脑中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就已经在大牢中了。

县太爷看着王霸说：“小老弟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平时你瞎折腾折腾也就算了，怎么还闹出人命来了？”

王霸一把抱住县太爷的大腿，说：“老爷！看在小的平时对您多有孝敬的分上，您可得救我啊！只要您能救我，小的自有厚礼奉上！”

一听厚礼，县太爷心动了，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对着王霸招招手，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王霸听后抚掌大笑。

三日后开堂问案，一身白衣的书生母亲跪在堂上哭成了泪人，而王霸则一口咬定是书生先动的手，自己不过是出于防卫。王霸出钱找来的证人也都一口咬定，亲眼看见书生当时怒气冲天，拿着棍子冲着王霸袭来，王霸不过是自卫罢了。

最后，县太爷判定王霸是防卫过当，罚了些银子便放他走了。本就伤心过度的老太太一口气没上来，当场便随儿子去了。

王霸哼着小曲儿走在回家的路上，毕竟有惊无险，他的心情不错，至于那个书生和老太太……命短而已，不关他的事儿。

走到半路，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突然手持朴刀，从树林里钻了出来，大喝一声：“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

王霸虽然是城中一霸，但他欺负的对象仅限于普通老百姓，而此人王霸刚好见过，就在刚刚衙门口贴着的告示上，这是个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

王霸吓得浑身颤抖，只求破财免灾。然而不巧的是，刚刚在衙门他兴奋过度，把身上的钱都给了县太爷，让他给兄弟们买酒喝。此时，他身无分文，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大侠！我没带钱，别杀我！”

男子眼睛一瞪：“你穿这么好能没带钱？”说着他便上前一通翻找，却只摸出了一个灵芝。

男子大怒，自己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出来抢劫，最后只抢了个蘑菇不说，还将自己暴露了。且这小子一看就不是好人，要是回去以后报官，带着官兵来抓自己就麻烦了。这样想着，他便怒火中烧，上前一刀就将王霸给砍了。

且说这王霸迷迷糊糊地下到了阎王殿，就看前面排着长队，一个鬼差正吆喝着：“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登记！”王霸这会儿也明白过来自己已经死了，他心有不甘，一个箭步冲到队伍最前面。

鬼差皱了皱眉说：“这位兄弟，你都死了还有什么可着急的，去排好队！”

王霸可不管那套：“我怎么可能死了呢？我小时候我娘给我算过命，我能活到八十岁！快查查是不是弄错了！”

鬼差无奈，只能翻了翻手中的生死簿，一看还真是没轮到王霸，正疑惑间，就见阎王爷来了，赶紧行礼：“见过阎王爷。”

王霸一听这位就是阎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质问道：“生死簿上写得清清楚楚，我还能活四十五年，你怎么搞的，赶紧送我回去！”

阎王爷慢慢悠悠坐到椅子上道：“是啊，但我看你这么爱插队，想必是等不了这么久的，于是把你插在前面了，别客气啊。”

王霸傻了眼，他是爱插队不假，但这转世投胎的队谁愿意插啊？阎王爷却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补充了一句：“放心放心，你还没到转世投胎的时候呢，不是还有四十五年吗？这期间，你就在这路口维持秩序吧，有一个插队的，你转世投胎的时间就往后延长一年，好好干啊！”

接着，阎王爷又吩咐鬼差：“之前被这小子害死的那对慈母孝子，赶紧给他们找个好人家投胎去吧。”说完，阎王爷没再看瘫在地上的王霸一眼，就转身离开了。

鬼差踢了王霸一脚，骂道：“还不赶紧起来干活儿！”

从那天起，王霸便开始在通往奈何桥的路口维持秩序。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生前被他插过队的人陆陆续续去世，一来路口听说了这个消息，个个都忍不住故意来插队，也不知道王霸至今有没有转世投胎。

选自《故事会》



◇文/阴阳眼　图/颜玮

我最近频频来古玩店找老谷头儿，但都吃了闭门羹。倒不是有多想念他，而是有个发小托我帮忙，让我带个人来见老谷头儿。这个人是发小的中学老师，一个中年男人，也不说找老谷头儿有什么事，言语间躲躲闪闪，那不爽利的劲儿让人看着就不舒服。

我趴在古玩店的大门板上朝里看，那个人就站在我身后，还嘟嘟囔囔的，语气颇让人厌烦，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屋子里黑漆漆的，在缝隙处都能闻见陈年老物件特有的气味儿。就在我放弃准备离开的时候，屋子的角落里突然亮起来两只蓝中透黄的眼睛。那双眼睛呼地一下

扑到门板上，爪子挠得门板咯吱直响，把我吓得一个趔趄，差点儿没摔倒在地上。门板里面竟然有低沉的吼叫声，似乎是从猛犬喉咙里发出来的带有威胁意味的警告。

“这死老头儿啥时候在店里养了条狗啊！吓死我了。”我连忙抚摸胸口。

“你个小王八羔子骂谁呢？”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来。

我回头一看，乐了，正是老谷头儿，他把夹着的皮包递给我，打开门锁往里走。我拎着皮包站在门口不动，老谷头儿回头奇怪地问：“你小子咋不进来啊？”

“你先把狗拴好我再进去。”我心有余悸。

老谷头儿嘿嘿一乐，也不理我，把窗户和门全部敞开，屋里透亮。他简单地在屋子里收拾了一下，然后对我说：“小子过来瞅瞅，我这儿哪里有狗？”

我狐疑地朝里面看了一眼，就那么大的地方，一眼所及，别说条狗了，连只老鼠都没有。

看到没狗，我放心了，招呼那个人一起进来。我随手把老谷头儿给我的皮包往桌子上一扔，刚准备介绍后面那个老师，老谷头儿却叫了起来：“小心！你个小浑蛋。”他赶紧接住那个皮包，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一个东西。我定睛一看，似乎只是一块不起眼的黑色石管，表面还凹凸不平，长满了癞蛤蟆皮一般的球状疙瘩。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雷击石！”老谷头儿说，“这雷击石是雷电击中地面所生，生成条件非常苛刻，要雷电瞬间一击，暴雨顷刻而下，熔岩冷却之后方能产生。雷击石乃纯阳之气所化，蕴含天地间的雷力，是最为纯阳至刚的物件，所以很多人宅邸不靖的时候，都会求一块雷击石来镇宅驱邪。”

“哦，原来就是一块类似于铜镜的驱邪物件啊，也不是很稀奇嘛。”我笑着说。

老谷头儿微微一笑，说：“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东西。”他伸手往管状的雷击石里掏摸了一下，竟然从芯里抠摸出来一卷似皮非皮、似纸非纸的东西。展开以后，上面红色如血的笔迹鬼画符一般画了一大片图画。

“这是一张符，鲁班符。”

“鲁班符？”我再次吃惊，“鲁班符是干吗的？”

还没等我说完话，老谷头儿手中的鲁班符突然自己跳了起来。老谷头儿猛地捉住它，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听见屋子角落里一阵“呜呜”的低吼声，跟我刚才在门口听到的一模一样。

这可把我吓坏了，赶紧站起身来：“怎么有狗啊，狗在哪儿呢？我从小就怕狗。”

老谷头儿哈哈一笑，站起来到角落里揭开盖着的一张报纸，拎过来一个东西，往我跟前一放，可把我吓了一跳，真是条狗。

就在我拔腿想跑的时候，老谷头儿叫住我，一伸手把狗头给扭下来了。我止住脚步一看，原来这是条假狗，外面覆了一层狗皮，从腔子口往里看，里面竟然有各种木杆连着，似乎是一条能动的玩具狗。老谷头儿三下五除二就拆开了那条狗，结果发现整个狗身子里只有木杆和木销子，连一根电线都找不到。

我傻了：“这是什么原理，刚刚我明明见到这条狗会动！”

老谷头儿哈哈一笑，得意之情尽显：“小子，读过书没有？《韩非子》记载：‘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墨子·鲁问》说过‘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些东西，老祖宗早

就做过了，我们弄条会动的狗不难吧？”

老谷头儿快速地安装好那条狗，不知道在哪里动了一下，那条狗竟然猛地朝前一跃，发出了似曾相识的吼声。这回我可听清楚了，似乎是某种木片和毛皮摩擦的声音。

这时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桌子上那个鲁班符突然跳了一下，飞过去贴在了狗的背上，那狗一下子寂然不动了。我和旁边的人同时惊呼了一声，老谷头儿哈哈一笑，揭了那符卷好，重新塞进了雷击石里。之后他把狗重新拆开，只见狗皮里面四四方方画了一个符咒，笔画繁复，透着诡异。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狗会动。这狗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他的家族世传木匠秘术，能工巧匠辈出。我当年送他一本古书符咒图谱，那本书是在宋代古墓里发现的，据说源于公输班大师，曾经在诸葛孔明手里流传过，古书里的一些符咒可以用来驱使木牛流马。他苦心钻研了十几年，前几天才把这条狗送过来。”老谷头儿用讲故事的语气娓娓道来。

“而这个鲁班符，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据说和驱动木器自走的符箓是相生相克的，因为书中记载符咒驱动木器，乃邪祟，须得阳气镇压，所以他前几天就接我到他那儿去，顺便送了我这张鲁班符。因这符咒见邪气自飞，所以才用了雷击石镇住。”

听完这些，我目瞪口呆，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直在聆听的那个中年人突然站了起来，然后给老谷头儿深深地鞠了一躬。

“谷大爷，请救救我吧！”言辞之恳切令我和老谷头儿都吓了一跳，这是什么状况？

那人长叹一声，开始说自己的故事。

他是个教师，攒了半辈子的积蓄在新开发的一个楼盘买了一套新房子。新房入手别提多高兴了，这是一生的追求啊！为了装修出自己满意的房子，他亲自找了施工队，又是跑材料，又是亲自监工，花了一个月工夫，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

一家人欢天喜地住了进去。可是住的当天晚上就出了怪事，他们夫妻俩只要一沾枕头睡觉，就会听见有人敲门叫门的声音。夫妻俩去开门，可是门前却空无一人，每夜都是如此。两人觉得是有人恶作剧，就在门口装了摄像头，可是睡着之后，依然会有人敲门叫门，开门还是没看到有人。调出监控视频看，结果让两人毛骨悚然——门口竟然空无一人。

这下两人发毛了，赶紧报警。警察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之后，委婉地告诉他俩，是不是应该找医生开一点儿缓解精神的药物。

两人一下子陷入疑神疑鬼的境地，好好的新房子也不敢住了，只得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住着。开始怀疑是风水问题，想是开发商瞒着大家把房子建到了不干净的地方，可是旁边的房子却没有这等事情发生。也找了一些所谓的大师来看过，结果做了几场法事，晚上却依然是老样子。最后这老师忍痛想低价把房子给处理了，谁知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整个小城都知道他那个房子不干净，根本没人敢买，弄得他很是烦恼。

后来他听我那个朋友说老谷头儿精通风水堪舆术，能驱邪，就找了他来介绍。朋友本不想管，但好歹是他老师，只好把他推到我这里来，我也只能带他来见老谷头儿了。

哪知老谷头儿听完，只是微微一笑不言语，似乎有什么事是他已料到的。那人知道老头儿找到了症结所在，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谷头儿说：“你这是得罪人了啊！”

那人知道这回找对了人，激动地央求老头儿到他家去看看。老谷头儿沉吟了一下，答应了，同时带上了那块雷击石。看他笑得诡异，我老觉得他似乎知道些什么。

来到那人家里，房子里装修的气味还没散完。装修格调颇为保守，到处是木板包着沟沟沿沿。老谷头儿一到他家里便夸奖，说好久没见过这么好的木匠手工活儿了。那人颇为得意，说是专门从很远的地方请的木匠师傅，然后又气呼呼地说：“那个木匠手脚不利索，老是浪费材料，弄得花了不少冤枉钱。”

老谷头儿听了一愣，摇摇头笑了，一边在屋子里看，一边问那人多少钱请的这个师傅。结果那人说出来一个令人吃惊的低价格，连我这个不懂装修的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人得意扬扬地说：“那个木匠啥也不懂，不知道先要预付金。最后因为他浪费了材料，我便扣了他的工钱做抵。”

老谷头儿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琢磨着什么东西，最后叹了口气对跟在后面的中年人说：“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要去追究任何事情，否则你以后有扯不完的麻烦。”那人一听似乎有望，连忙赌咒发誓。

老谷头儿没理他，拿出雷击石，抽出鲁班符放在掌间，然后慢慢贴近墙壁上有木板装饰的地方，四处走动，最后在一处墙角线停了下来。只见那鲁班符一动，“唰”的一下贴在了某个位置上，就像磁铁吸附上去一样。老谷头儿揭掉鲁班符，狠狠地一脚踢过去，木板应声而碎，只见下面有个拳头大小的空洞。他伸手进去，掏摸了半天，拿出来一样东西。我仔细一看，是一个木雕小人，眉目鼻眼栩栩如生。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只手做屈指叩门状，头还侧耳倾听，嘴巴微张，似乎在叫门。

老谷头儿拿出来说：“看，就是它，魇镇人。你得罪的这个木匠是个会魇镇术的，你克扣他工钱，他奈何不了你，只好给你下了个魇镇术，让你夜夜不得安生。”

“啊？这个王八蛋，我要去告他！”那人火冒三丈。

老谷头儿脸一沉：“你忘了答应过我什么了？还有，这种人岂是你能得罪得起的？你也不想想，他略施小计就可以让你寝食难安，如果真的下手害你，你还能好得了？再说，你拿这些怪力乱神去报案，公安机关能受理吗？话又说回来，你要是不克扣他工钱，他能这么干吗？”

那人一听只得讪讪地说：“谁让他浪费材料了。”

老谷头儿说：“这么好的手艺，不浪费点儿能做出这个效果吗？”老谷头儿语重心长地说，“别欺负老实人啊！”

回去的路上，老谷头儿一直笑意盈盈，把那人给的谢金扔给我：“明天找个地方捐了，把发票给我。其实他不来找我，我这两天也要去找他了。”

我大惑不解，睁大眼睛看着他。

他无奈地笑笑：“凑巧得很，他请的那个木工是我那个朋友的徒弟，小子不谙世事自己跑出来打工，结果被这个人坑了，一气之下就藏了这个魇镇小人在他家里，回去和师傅坦白了之后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刚好我在旁边，因那小人也是符咒驱动，可以在木板缝隙里自走，所以他师傅就给了我这个鲁班符，一是用在我那条狗身上，二是托我去他家取出这个魇镇小人来。”

我听完之后哑了半天嘴，看老谷头儿的目光愈发地崇敬中带着畏惧，心里暗下决心：打死也不得罪他们这类人。

选自《惊奇物语》

会下雨的树

◇文/兰风　图/黄胜



这些日子杨村热闹得出奇，大老远就能看见长长的车队排在村口，缓慢地进入村里。村民们也都放弃了田里的庄稼，在马路边支起花花绿绿的帐篷，卖各种小吃。这个既没矿又无美景的小村庄，近来全因为一棵会下雨的树，而引来众多的游客。

首先发现树会下雨的，是村里一座丞相墓的守墓人，名叫陈海盛。神树就长在坟墓上，从土丘顶长出来，遮住了整个丞相墓。陈海盛的家就在附近，围着坟墓有一大片他家的柑橘树。

一天早上，他手里提着一壶茶，肩上扛着一把锄头，嘴里叼着熏得油光的老烟嘴，顶着一个草帽，开始了他的锄草工作。等到太阳快到头顶，老陈便到丞相墓那棵大树下乘凉。吧嗒几下，一阵白烟飘起，他的目光也陷入了沉思。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在城里打工，打算在城里买房，不回乡下居住。陈家历代都守着这个墓，如今到他这代，怕是要断了。老陈自言自语地对着墓说：“我儿子不愿意留在这里当农民，你要是想有人守着你，就把里面埋的金银珠宝拿出来吧。”说完便倚着树睡着了。迷迷糊糊的，他看见树上站着一个穿着古代官服的人冲他撒尿，一下子惊醒过来！

“得亏是个梦！”老陈把头顶的帽子摘下来扇风，却突然觉得黏黏的。他吓得猛地站起来，抬头向四周看去，晴空万里，不像是下过雨啊！老陈看着树顶，边看边往外退，发现确实有许多水珠滴下来。他扛起锄头，三步并作两步往家走。到家后，把门一

锁，躺在摇椅上一言不发。媳妇喊了他两句也不应，随便骂了他两句就准备晚饭去了。

老陈点燃一支烟，表面沉静，内心却波涛暗涌。到了傍晚时分，他提了一袋香烛纸钱出门，媳妇问他也只答道："一会儿就回！"

第二天一大早，老陈就打电话让儿子和儿媳妇回家，做了一大桌好吃的。一大家人围着桌子吃得津津有味，心里却嘀咕着今天是不是什么重要日子，忘记了？二两小酒下肚，老陈终于发话了："我们家要发财了！"看着众人疑惑的表情，他说出了一晚上精心准备的说道儿，"我们守的丞相爷终于显灵了，它头上的那棵树，居然下雨了……"他把昨天的经历说了出来，大家都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读过书的儿子说什么也不相信，饭还没吃完就带着大家来到树下看看真假。

儿子眼看着一颗颗小水珠滴下来，而周围又没有下雨。"如果是迎风坡下雨，那不可能每天风都这样吹，局部小气候不可能小到一棵树吧？"儿子试图用学到的地理知识解释。

"管他那么多呢！我看就是丞相爷显灵，看我们家太穷，救济一下我们。"老陈打断儿子的猜测，"你们听我说，明天把周围的柑橘树砍了，用网子圈起来，对外就说丞相墓的大树下神雨了，喝了治百病，学生喝了头脑聪明，考状元！"

一传十，十传百，来接神雨喝的人越来越多。老陈一家人就在围栏中的一个小门口守着。刚开始同村的人来都是免费，后来神雨的名声大噪，城里的人都开着汽车来了，他们便开始收门票，从五元钱一张涨到二十元钱一张。村子里其他人也看到了商机，摆起了食品摊子，卖饮料、炸土豆等。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人群的热闹与财富的幸福之中。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突然来了记者，还带来了气象专家。老陈热情地向记者和专家讲述大树下雨的神奇事情，气象专家到大树下四处张望，还带着仪器测量，忙活了一下午后，专家们也是一头雾水，不能用科学原理来解释这个现象。随后，电视台《古今奇谈》栏目专门为此做了一期节目。这一播出，省城的更多人都慕名而来，游客量不逊于那些著名的景点。

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杨村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娶不到媳妇的光棍居然有人主动找上门，在城里打工的子女也陆陆续续回家……好事一个个接踵而来，让其他村子羡慕不已。

老陈的儿子拿着卖门票的钱，决定在村里办个小厂，不再外出打工了。这算是完成了老陈的愿望，可他在村里走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看着荒废的庄稼地，邻里之间为招揽客人大打出手，孩子们也不好好上学……他思考再三，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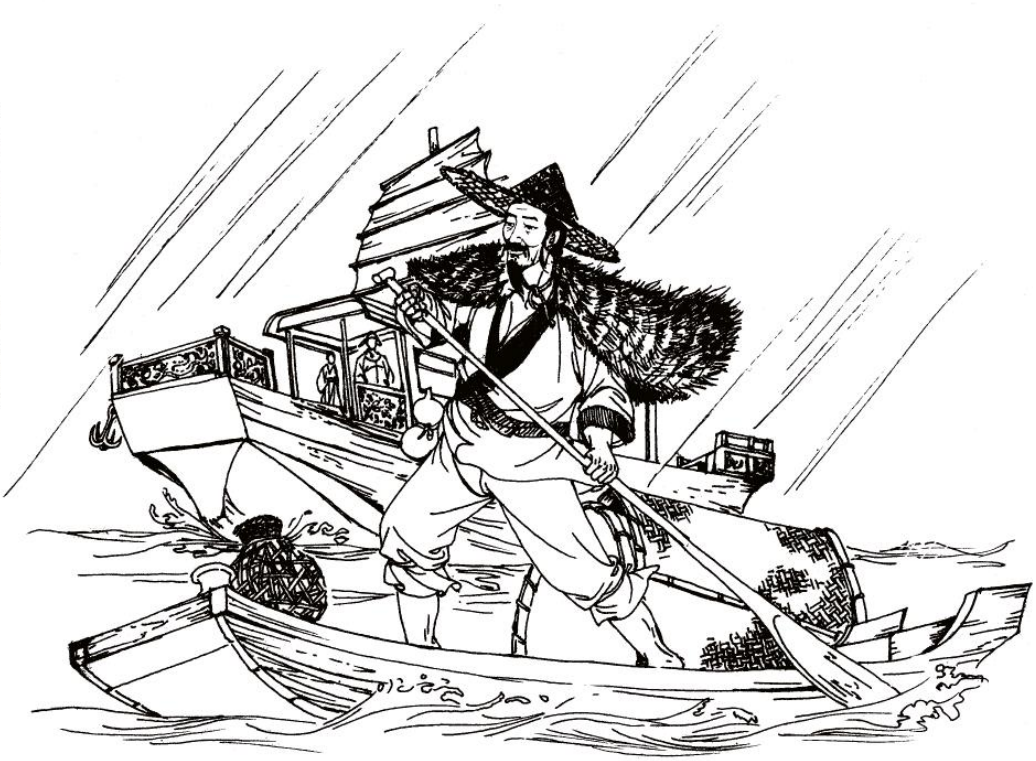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消防队来了，直接开车到了神树下面。一位消防员当着大家的面爬上树，取下了几根枝条，向大家解释道："其实神树根本不会下雨，那些水珠都是树枝上虫子的分泌物。"这句话可真是晴天霹雳！消息迅速传开，一开始大家都还不相信，直到两天后一位昆虫学家来了，认出了这种细小的虫子叫"朴巢沫蝉"，它们靠吃树枝为生，吃饱后就会排出大量的分泌物。由于虫子数量庞大，让人觉得下雨一般。

神雨最终是虫子的分泌物，据说当天村里的卫生所挤满了人，都说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奇迹被打破，人群渐渐从杨村散去，村民也从美梦中醒来，该种地的种地，该上班的上班。

至于消防员为什么会来，当然是老陈通知的。原来，他那天晚上用香烛去祭拜的时候，就发现有虫子被火烤下来。他便大胆地上树仔细一看，就知道了缘由，于是就有了这出闹剧。

修道迷津

◇文/陈允岚　图/黄胜



隋大业年间，裴谌、王敬伯、梁芳三人都追求超脱世俗的境界，于是结为好友，一起入白鹿山学道，认为用铜炼金、用汞炼银的方术一定有效，长生不老的仙药唾手可得，至于腾云驾雾、羽化成仙的功夫，只要勤修苦练也总能达成。然而，他们耗费十几年的光阴，历尽千辛万苦，手脚都磨起老茧了，却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梁芳死了，王敬伯对裴谌说：“咱们背井离乡，抛弃荣华富贵，到这深山老林饱受清苦，就是为了得道成仙，有朝一日能骑鹤驾云去蓬莱宫里过快活日子，如今看来没什么指望了，恐怕只能熬死山中。我打算出山享乐，游玩尽兴后再去追求功名，虽不能与神仙为伴，但身处高官显贵之流也算一等荣耀。”裴谌说：“我早已看破世间的荣华富贵，如大梦初醒，怎能再回到梦里去呢？”王敬伯不听裴谌劝说，独自出山了。

当时已是贞观初年，王敬伯不但官复原职，还兼任左武卫骑曹参军，可谓风头正盛。大将军赵胍甚至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他不到几年就升任大理寺廷评，披上了红袍。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淮南，坐船来到高邮，仪仗森严，威风十足，江上的渔民都绕道回避。这时天降小雨，忽然有只渔舟出现在官家船队前面，船上是一个披蓑戴笠的渔夫，划着桨如疾风般飞快驶过。王敬伯很不高兴，觉得这个渔夫太放肆，胆敢藐视自己的威严。待他仔细一看，才发现那渔夫竟是当年与他一起修道的裴谌。

他连忙派船追上，命人把裴谌的渔舟连在自己大船

的后面，请裴谌进舱坐谈。他握着裴谌的手说：“老兄当初坚持修道，结果如何，还不是浪迹江海的一介渔夫吗？依我看，修道之事不过捕风捉影，及时享乐才是正经。如今我虽不算飞黄腾达，但混得比老兄强多了，你若有什么需求，我一定帮你达成。”裴谌说：“我虽身份低微，但终日如闲云野鹤，自由快活，倒不需要那些功名利禄，你能帮我什么呢？我常与山里的朋友去广陵卖药，途中有个歇脚的地方，就在樱桃园北侧，你在公务之余可到那里找我。”裴谌说完就潇洒地离去了。

后来王敬伯路过广陵，想起裴谌的话就前去探路，果然找到了樱桃园，一打听还真是裴家。门童领王敬伯走进院里，起初四周非常荒凉，但越走景致越好。走了几百步后，又拐进一个大门，门内楼阁重叠、花草繁茂、烟云盘旋，令人神清气爽，环境之幽美无法形容，好像不是凡人住的地方。王敬伯顿时心潮澎湃，与这里的生活相比，做官实在没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内心仿佛住了一只腐烂的老鼠，举止也像蚂蚁一样卑贱。

不一会儿，听见轻微的佩剑撞击声响，两个青衣女子走出来说：“裴郎来了。”只见一个衣冠华贵、仪表不凡的人来到面前，王敬伯连忙下拜，抬头一看，竟是裴谌，不由满面愧色。裴谌安慰道：“你长期做官，吃惯了腥膻之物，膨胀的私心妄欲像一个沉重的包袱，难免使你步履艰难。”裴谌把他请到客厅，只见里面雕梁画栋，屏风和帷帐上都画着仙鹤。四个青衣女子捧着碧玉盘碟进来，器皿光彩照人，其中的美酒佳肴也绝非世间所有。天快黑时，席间点起彩灯，照得满室光影迷离。十几个女子在旁边奏乐，个个都是绝色尤物。

裴谌对管家说：“王敬伯曾是我的道友，但意志不坚，个离我而去，如今他的心已完全归于凡俗，所以就叫世间女子来陪他取乐吧，最好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女子，总比烟花女子的格调高些。”没过多久，管家就领进一个女子，向王敬伯下拜。他连忙还礼，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赵氏。他大吃一惊，但没敢说话，赵氏也很惊恐，不断地看他。裴谌让赵氏坐在玉阶下弹筝助兴，王敬伯趁裴谌不注意，从盘里拿了一颗深红的李子扔给赵氏，赵氏将李子藏在衣袖里。那些女子演奏的并非世间曲子，赵氏跟不上拍子，裴谌就让她独奏，旋律清亮，宛转动听，宾主酬答十分快活。

天快亮时，裴谌命管家送赵氏回去，又对王敬伯说：“这里是九天画堂，凡人不能进的。但你我曾有旧情，可怜你被功名利禄迷了心窍，这才请你与夫人到此，希望能让你醒悟。你有公务在身，在此耽搁一宿，你的下属想必很是惊慌，还是尽快回去吧。今日一别，将来恐怕很难重逢，世间千愁万虑，望你珍重，我就不再说什么了。”王敬伯拜谢而去。

五天后，王敬伯公务完毕，即将回京，又偷偷去找裴谌，想向他辞行。但到了樱桃园后，再也看不到什么神仙府邸，只有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于是满怀惆怅地回去了。

王敬伯到京复命后，回到自己家中，赵氏的娘家人找上门来，怒气冲冲地说：“我家女儿尽管丑陋粗鄙、不堪匹配，但既然与你行了大礼就该受到敬重，你怎能用妖术将她弄到万里之外，让她当乐伎来取悦旁人呢？她藏在衣袖里的那颗红李子完好无损，言语也有根有据，你还想隐瞒吗？”王敬伯只好道出来龙去脉，说：“当时我也稀里糊涂的，不知到底怎么回事。看来裴谌已得道成仙，故意显示法力给我看的。”赵氏也为他说情，大家才相信他没用妖术，不再责骂。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青衣

◇文/羡鱼　图/颜玮



一

青衣派乃江湖第一秘派，全派只有一人，名为青衣，武功深不可测，是拿钱办差的冷血杀手。武林中众多悬案，皆传是青衣所为。

曾有权贵给出万金，让青衣刺杀华阳派掌门。华阳派听得风声惊恐不已，在掌门房前布置精兵数百，寸步不离地把守。黑夜降临，房内一阵青光闪过，门外弟子开门，掌门已被长枪钉死在屏风上，双目圆瞪，血溅珠帘。

虽是个冷面杀手，可那青衣一袭青纱飘飘，腰缠白玉酒壶，头戴笠帽，白纱遮面，江湖都传是个面容姣好的妙龄女子，美得似天仙一般。

那日武林盟主选举大会上，青衣从空中翩跹落下，坐定武林盟主宝座，说即将归隐，望江湖纷争莫再相扰。说完，她踏叶而去，自此江湖再无人知青衣踪迹。

二

青峰山上，一排竹屋临崖而建。这日晌午，青衣正卧倒长廊闭目养神，忽然林中树叶一阵躁动，瞬间射来千百箭羽，数十名蒙面刺客执剑飞出，摆阵将青衣围住。

剑光突突刺来，青衣拈起一把画扇挡过剑锋，踏空飞出数米远。

双方睥睨等待露出破绽，正僵持着，突然不知从何处冲出一名少年，手拿劈柴刀朝刺客冲去。面对凛凛白刃，少年也丝毫不惧。刺客唯恐青衣突袭，一剑刺进碍事少年的胸膛，刀锋立时被染红，少年应声倒在血泊中。

青衣目光顿时冷峻，摘下数片竹叶飞出，片片锋芒逼人，刀光剑影间，数名刺客皆遭惨死。

那少年躺在泥里气息未落，双日如烛火暗弱将灭，他一只血手抓住青衣的裙纱，气息奄奄道：“姐姐，我保护你。”

三

少年名为连城，是个孤儿，那日他上山砍柴，在林中窥见青衣被众人欺辱，遂拼了命地要保护她，可后来那胸口一剑，就是转世华佗也难救活他。

青衣见连城血色尽褪，气息将落，她凝眉思索片刻，从腰间酒壶里倒出一粒乌丸喂入连城口中，连着给他输了数日真气，终于将他

救活。

连城醒来后不肯下山，信誓旦旦说一辈子留在这儿保护她。

一脸的少年意气惹得青衣笑了，她推过去一碗清酒，道："喝了它，我就收你做关门弟子。"

连城大喜，仰头喝尽碗中酒，跪倒在地上连喊师父。

此后十年，连城终日习武青峰山。青衣派秘法奇绝，招式万变，连城尽得青衣真传。

这十年间，无数江湖仇敌寻上山头，来势汹汹。不论对手是谁，青衣皆关门坐定屋中，让连城迎战，不到他垂死一刻，青衣必不出手。

如此历练，二十岁时连城武艺已是炉火纯青，万夫莫敌，自此在江湖叫响了名声。

四

除了剑法武功，这琴棋书画青衣也是尽相传授，他二人常在廊下对饮赏花，桃花映红了霞光，青衣纱衫飘动，容色极美，是十七八岁的女子模样。一旁的连城剑眉星目，身材如竹挺拔，寻常人看来不像师徒，倒像是一对神仙眷侣。

连城二十二岁那年，青衣命他每日下山历练，不论打家劫舍还是劫富济贫，日落前必须回来。如此三年，江湖上连城名声极盛，众门派皆想招揽他入门，更有人传他堪登武林盟主之位。

这日，青衣在廊下小酌，她问连城，山下名利世俗可令他心动？

连城摇头道，红尘浮世，都不如陪师父在这青峰山上逍遥。

他提起酒壶往青衣杯中斟酒，咫尺之间，他看见青衣肤如凝脂，十几年来面容未见一丝衰老，仿若长生。连城一时疑惑问出了口，青衣目光转瞬清冷，看他一眼便起身离去。

五

当年华阳掌门惨死后，门派名声扫地，十五年来他们招揽众多高手誓报此仇。

这日连城打坐之际，背后寒光四起，他拔剑转身，惊觉华阳派高手尽数出动，已将山崖围得水泄不通。

青衣神色淡漠，抿一口酒，对连城眼神示意。

连城凌空而起连发十余剑招，势如暴风骤雨，数名高手急速近身摆阵，剑阵呈防御势步步紧逼，纵使他剑法凌厉了得，也渐落下风。忽然他一招未稳被人破招，长剑猛地刺入他胸口，紧接一狠掌将他打出了数米远。

青衣眉头一紧，几步飞到连城身边，为他输真气续命。

青衣拔出青剑刺向剑阵，剑阵变幻莫测，吞招出招皆在一瞬。加上真气空虚，青衣将一众人杀尽后，体力透支，半膝跪倒地上。

她正欲放松，忽闻背后异动，转头一瞬剑刃已贯穿她的心脏，血喷涌而出。

她瞪大了眼，连城正看着她狞笑："师父，既然您不肯把长生之术相授，那就容我去江湖得一世英名吧！"

青衣一脸错愕，但转瞬即逝为蔑笑。她仰面倒地，耳边响起那句"姐姐，我保护你"。伴随一阵清脆笑声便落气了。

连城阴笑着，名利富贵，这一计他盘算了数年，如今终于如愿成为华阳派副掌门。忽地他猛感腹部一阵剧痛，立即弯腰吐出一大口黑血，顷刻就摇摇欲坠。

江湖无人知晓，青衣派有一青蛊，世代相传。这蛊由青衣养在身边，只为下到传人体内，若青衣死时不让蛊发作，这蛊就能由新任青衣取出继续养。

青蛊呈乌丸状，以酒唤醒，唤醒后须时刻待在青衣身边。这蛊防的不是别人，而是习得青衣派绝学后妄图取代或离开的本派传人。

从青衣倒下的那一刻起，青蛊就在连城体内发作，吸食他的生命。连城正疑惑恐惧，直到看见青衣脸上那一抹凝固的冷笑，便轰然倒在地上，师徒二人依偎在一片血海尸山中。

江湖滔滔，一代秘派青衣自此消散，再无后人。

选自《上海故事》2019.12



武林刀客

◇文/朱章华　图/段明

崇山峻岭之中，一条羊肠古道，远远传来嗒嗒的马蹄声。声音由远及近，一匹千里白驹带着滚滚烟尘疾驰而过。马上之人，风尘仆仆，不断扬鞭赶路。此乃小李飞刀第五代传人凌寒。今天早晨他突然收到一封急信，信中说，恩师病重，危在旦夕。凌寒含泪看完，随即翻身上马，赶往师门。

心急，马蹄更疾。突然，马失前蹄，长嘶一声，直往下栽。不好，有陷马坑！凌寒急提一口真气，跃离马背。不料，一张巨网骤然撒下，将凌寒裹住，吊至半空。凌寒急忙取刀割网，却不知那网是用什么织成的，锋利的飞刀竟不能损其分毫。

一声嗯哨，路旁树林里闪出一帮人，个个持刀，贼眉鼠眼，摇头晃脑，一看就知不是什么善类。凌寒见只是些打家劫舍、剪径越货的山贼，心就定了七八分，索性躺在网中，拱手笑道："各位好汉，小弟身上还有些银子，就给大家买碗酒喝，只求好汉们放小弟一马。"

一个腰圆膀阔、满脸络腮胡子的山贼站出来，扬刀指着凌寒吼道："少啰嗦！几个小钱咱们不稀罕。凌寒，我敬你也是条汉子，说吧，喜欢什么死法？"

凌寒心中一凛：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知道我姓名，还直嚷要取我性命？心中思忖着，已做好防备，脸上依然带笑："这位大哥，凌某不知何故冒犯了山头，竟要置凌某于死地？"

"受人之托！"那络腮胡子答道。

"那就请如实相告，也好让凌某死个明白。"

"你已是笼中之鸟、瓮中之鳖，告诉你也无妨，是……"那络腮胡子正待说出，

旁边一个头领模样的人眼睛朝他一瞪，呵斥道：“二弟！”络腮胡子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不满地朝大头领一瞥，悻悻地站到了一边。

那大头领阴着脸，也不多话，只把手一招。小喽啰们会意，忙收了刀，取弓搭箭，对准凌寒，只等一声令下。大头领缓缓举起手，猛地往下一挥……空中立刻亮起数道寒光，还带着裂帛的声音。

但死的并不是凌寒，而是那些小喽啰。那些小喽啰齐刷刷地倒在地上，每个人的颈部都插着一把刀——小李飞刀。小李飞刀以快、狠、准威震江湖，凌寒尽得真传。

只剩下大小两个头领站在死人堆里。络腮胡子看着横七竖八的死尸，已惊悸得六神无主。大头领是个老江湖，先是一惊，然后就平静了，看着尸体若有所思。

“快把我放下！否则，再就是你们俩！”凌寒在网中威吓道。

络腮胡子忙不迭地要去解绳索，大头领却突然伸手挡住了他，对着凌寒冷笑道：“凌寒，你唬得住别人，唬不住我。你身上已经没有飞刀了！今天你必死无疑！”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飞刀？”

“世人皆知，‘小李飞刀’身上只带九把飞刀。而刚才，我正巧带了九个小兄弟，现在他们都死在你的飞刀之下，所以我敢断言，你身上已经没有飞刀了。”大头领说完，得意地笑了。

凌寒也笑了，笑得更得意。这让大头领有点心慌。凌寒笑着说：“你的推理一点儿也不错，我平时确实只用九把飞刀。但你还是错了——我用九把飞刀并不表示我身上只有九把飞刀。我有十把。最后一把是纯金打造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用的。事实上，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还真没用过它。”凌寒取出金刀晃了晃。金刀反射正午强烈的阳光，耀眼炫目，直刺得大头领两眼生疼。凌寒将金刀收进袖管，接着说：“我想，今天它该派上用场了。你猜，我会射你身体的哪个部位？”

大头领真有些害怕了——小李飞刀从来都是百发百中，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虚张声势：“凌寒，你只有一把飞刀，而我们却有两个人。无论你射死我们当中哪一个，另一个照样能杀了你！”

“那你俩商量一下，看谁被我杀，谁来杀我。”

大头领和络腮胡子面面相觑，都不敢动——两人都知道，谁先动手，谁就先死。

就这样僵持了半个时辰，络腮胡子终于憋不住了，对大头领说：“咱们逃吧！”

“谁先动一步，我就先射谁！”凌寒在网中厉喝一声，惊得两人把刚要迈出的腿收住了。这样又僵持了一会儿，络腮胡子“扑通”一声跪下，哭丧着脸说：“凌少侠，你饶了我们吧！我上有老下有小……”

“要我饶你也不难，先放我下来。”

络腮胡子连滚带爬跑过去解开绳索，然后急忙转身，拉着心惊胆战的大头领撒腿就跑。

“站住！你们现在还不能走。”

两人慌忙停住脚，惶恐不安地回过头。

“告诉我，是谁叫你们杀我的？”凌寒从网里钻出来，厉声问道。

那大头领抢着回答，语气近乎讨好：“是毒蝎子王浩。上次他强抢民女，被凌少侠你打成重伤，一直怀恨在心，就假借你师门弟子的口气给你写了一封信，说你师父病危，然后给了我们一千两银子，叫我们在路上伏击你。凌少侠，这全是王浩的鬼主意，不关我们的事，你饶了我们吧！”

“这回我就饶了你们。如果你们再为非作歹，被我知道了，定杀不饶！”

“不敢不敢，我们再也不敢了！”两人诺诺连声，作个揖，转身落荒而逃。

看着两人远去的身影，凌寒掏出“金刀”——给未婚妻买的金钗，呵呵地笑了。

选自《武当》



铁佛少年护国行

◇文/蒋延珍　图/段明

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位置，并抓紧搞复辟帝制行动。蔡锷将军身患重病，却积极组织讨袁。

袁世凯要调蔡锷入京，蔡将军很是被动。铁佛派大当家熊伯焦虑地对熊青云说：“这如何是好！蔡将军的军饷严重不足。”小青云坐不住了：“爹，让我去帮蔡将军。”“可你还小啊！铁佛派事也多。”“爹，自古英雄出少年。”

熊伯挑出的八个弟子都身怀绝技，吩咐青云把凑的财物带上。他们还得到消息，云南产金矿，有批金子和一尊小金佛，正被人想偷运出境。青云对师兄弟说：“只要把这批宝物弄过来，不正是雪中送炭吗？”正巧当时袁贼也正派出爪牙前去抢宝。

当熊青云他们抵达时，宝物已被另一批人捷足先登抢走了。他们打听到是土匪所为，决定到龙潭虎穴去夺宝。

青云他们遭遇埋伏，被抓上黑虎山。大当家一看，竟是几个伢子，佩服他们，喊松绑。当青云讲明来意，额头有刀疤的二当家眉毛一竖：“管他啥将军搞啥子事，老子只管把肚皮弄饱。”大当家斜了二当家一眼，说：“小兄弟远道而来支持蔡将军，你们选几位出来，看有啥功夫护宝？”“你们三个对我一个！”青云看了看那些人不像练家子，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抱拳。“呀，小娃儿，口气大哪，就照你说的比。”

三条黑影一晃围攻上来，青云不慌不忙，展开铁佛派拳术。只见他一招乌龙取水，惊晃策打、背锁刁揉、封勾撩拿。不一会儿青云从腰间抽出九节鞭，上下左右舞动起来，恍若流星，呼呼作响，横扫千军，三人不能近身。再见他随手捞起一长棍，箭手打关窍、穴位等小点，三个人不一会儿都被点倒在地。青云一个收式抱拳：“本人武学浅薄，还请英雄们指点。”

此时，二当家横眉斜目，拔出剑来，就欲厮杀，大当家当即止住。山下急报：“当家的，山外来了一伙儿拿枪的，还有一个洋武

士。”“遭了，袁世凯派的追兵赶来了！”青云惊呼道。“莫怕，蔡将军是爱国好汉，曾救过我几个穷苦兄弟的命，是该我回报他的时候了。”大当家忙吩咐起来，自己先去引开敌人。临走青云把身上一包东西甩过去，喊拿去对付敌人。

三天后，当青云告诉大家，那伙人也得到一个“金佛”，不过是金纸包着的铁佛。其他师兄“啊”地叫了一声，这可是铁佛派的象征。“师弟，你不怕师傅把你皮剥了？”“我留了纸条的。”“不好，他们发现后很快就会追上来。”大当家催促快跑。

“哼，想跑？”那伙人发现上当，怒砸铁佛后，气急败坏地赶过来，拔出枪，就要来抢宝。洋武士看着一群半大孩子，对拿枪的摆摆手，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听说中国功夫是花拳绣腿，不中用。你们敢跟我比吗？”“比就比，我先来跟你过招。”师兄弟看着人高马大的洋武士，都替青云捏把汗。“如果我能胜，你们不准抢宝。蔡将军解救穷人，你们也别助袁为虐。”洋武士蛮横地说：“只要你用武功赢了我，一切好说。”

洋武士东撞西打，主动出击。铁佛派以僧门龙拳、虎拳、豹拳、缠丝拳、鹤拳五拳及绿林小手为专修，桩技同练。身形瘦弱、擅长铁佛功夫的青云不甘示弱，他用五分六肘，四两拨千斤的招数，牵制化解敌劲。早看准对方破绽，一道绿林小手快速拂过洋人咽喉，洋人痛得龇牙咧嘴；青云以盘手、提手、箭手，手灵足稳，眼锐胆壮，一记钩挂撩腿，洋人“嘭”的一声，跌倒在地，赢得开局。第二局，洋人已锐气大减，但他招招千钧之力，若碰上，非死即伤。青云轻盈闪过，主动出击，快拳如风，勾手带杀，攻势如虎。突然，小青云被洋人扫了一掌，逼得他后退两步。瞅准洋人下三路，他一招乌龙盘柱，轻扭身躯，移步勾拳，斜飞一脚，洋人只有招架。

本来三局两胜者赢，洋武士早已恼羞成怒，哪管第几局，一招猛虎下山，疯猛地扑上来，想用强壮威猛之力快打制胜。青云以逸待劳，避其锋芒，以钩弹针踢，近身短打，后发先至。一闪已在其后，将洋武士右手反扳过来，无影腿一钩，第三次摔得洋武士仰面朝天。

那几个持枪的爪牙，拼命想抢宝物。可趁热闹，大当家偷偷命人伺候左右，他们的枪早被下了，只好投降。洋武士也“扑通”跪倒，拜青云学武，不停地叫“小师傅”。

青云他们把这笔军饷送到，缓解了护国军的燃眉之急。蔡将军激动得不断咳嗽，跟他们握手致谢。看着长相有点神似自己的小青云，蔡将军如获至宝，把他拉到一边如此这般吩咐。

熊青云略微化装被带到小凤仙处，小凤仙惊得退了两步：“你是谁？”熊青云用手指做了个嘘声的动作，轻声说：“蔡将军要忙大事，派小的来陪你几天，躲过袁老鬼的监视，你们的唱曲我都能背，你弹唱吧。”小凤仙取来琵琶弹奏起来：“燕婉情你休留恋，我这里百年预约来生券，切莫一缕情丝两地牵……”

熊青云画了小凤仙唱曲的像，惟妙惟肖。小凤仙一高兴，竟舞蹈起来，熊青云赶紧吹箫伴奏，几曲罢了，两人相谈甚欢。

几天后，蔡锷亲自担任第一军总司令，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惊惶不已，自己监视下的蔡锷天天莺歌燕舞，何来分身备战？匆忙应战，北洋军陷入劣势，袁世凯只得取消帝制帝号，最终败于蔡锷之手，被活活气死。

小凤仙等来蔡锷将军病重不治的噩耗，哭得死去活来。

云顶山上青云向父亲请罪，父亲说：“你们护国有功免罪。铁佛，会被弟子重立的！”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11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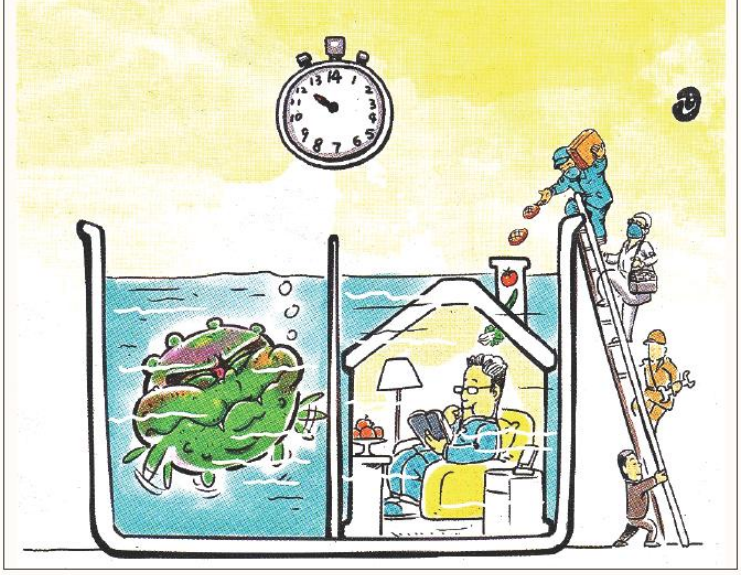
★漫画吧★











放心，扛得住
/ 岳增敏　阿霏

致前线的妈妈
/ 陈景凯

高手出手 / 王凯新

快盯上那个不戴口罩的
/ 王祖和

憋闷大战 / 张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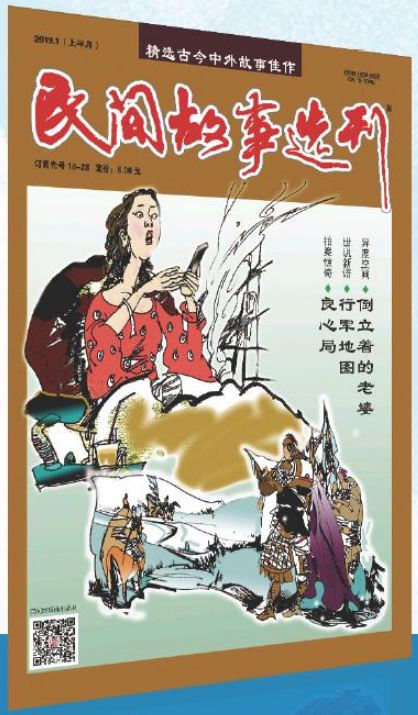
（摘自《讽刺与幽默》）

欢迎订阅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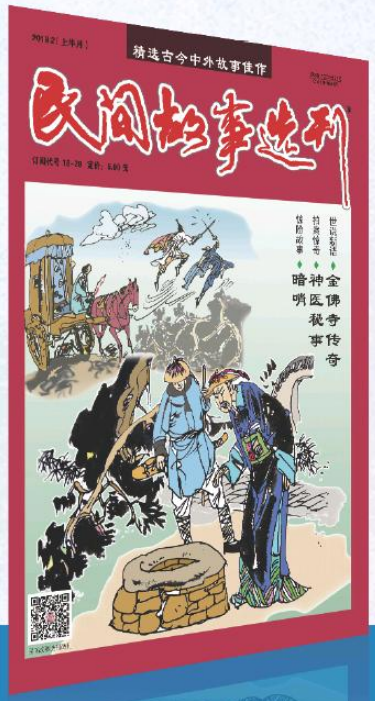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7>